

居官寡過錄六卷

〔清〕盤嶠野人輯

青照堂叢書本

重訂居官寡過錄引

盤嶠野人居官寡過錄于居官之道言之畧盡矣時省覽彷而行之未有不爲良史者然其前後體例似不甚合乎爲更訂之前編補以已說亦取其條例之符非有益也時齋

青照堂叢書

居官寡過錄序

清照堂叢書

劉氏清金彙辨別錄

重訂居官寡過錄一言評李元春時評閱男來南薰秦訂

初選京師勿收家人舊役

今世多慕財，人多且奢。上人萬托意，賢宦家人多用僱覓。蓋我先與工食而後可責其不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1

做好官幽默宜痛快

大清集

1

得缺後或有僥幸不可向部員在京商賈者假借益

於我有相投之心 我歸於彼有相屬

之心後到任所彼或要說人情要勸告狀不從則微

心從之則利且爲德而未若故寧可省

費不可喪體至彼或有禮物餽送更絲毫不可受也

與郡士夫在京者交

鄉士夫在京者見新父母選出必來致禮相賀亦無

卷之三

來南曰皆當  
若誰當爲  
一切無論  
任與否皆當  
子此關心  
問彼中利弊因訪以前仕宦者某以何故得官聲某  
以何故掛吏議可爲法戒然訪及本處士夫特固要  
虛心採聽更須防其言土俗民情處用綿裏藏針之  
法以爲後日便於己私張本以小人度君子此亦人

赴任  
和

青縣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

1

居不參駕不必全幅羽須表行李源車馬在蹏籠費  
用臨境免鋪設接待吾見廉吏無論大官小官有從

必盡效其事要不可不知此意

官初到一切人役

新宦初到一切人役來接衆目攢視

思所以掩飾之視其所疑者何在後卽思所以惑亂之觀其所畏者何在後卽思所以恐動之此皆凡百

舉動不可不慎而其要尤在於少說話○凡接官有

一定地界或有送其囊馬昇盒擣樽遠迎數十里之外者雖一時熱情不可却絕然恐此輩即是縣中好事之人須防後日纏擾官府亦不可多假詞色使其

回縣誇口說新官與我一見如故借此耀勢凌人若在本分之地相接者除屬下鄉民不必下轎但以溫

語勞歸外凡同僚儒學紳衿皆宜下轎致謝遠勞人見其謙恭謹慎必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矣若妄自尊大乘轎從紳士面前長驅而過彼口雖不言心必

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一

三

不悅做官者豈可一入境而遂使人不悅乎

上任宿廟

上任先一日至城隍廟齋宿務端誠敬不會客不飲酒次早行祭其祭不可抄寫覽泛舊套必出自已

天地開闢無神靈氣機

真心實實以不敢枉法不敢貪財對神矢誓自此以感召神靈至勤

萬古鑿繫

後倘有愆苟且處卽想起對城隍發誓時私心便止

○上任儀衛只照常規不必分外多張旗旆鼓樂伺候人役偶有失悞此日未可遽行杖責卽有大觸犯

我者且忍一日以養和植福

交代稿

交代之際往往新舊相爭成隙皆是爲利起見不知作官原以爲國無論人我一耳舊政告新子文可法也但凡事須慎不可一爲所欺虧空尤不可接任者

到任皆是急於接事或以上官強諭有出結姑受者矣不知此一誤接他日更欲謝之而不能往往以此護謹每不到任以此萬勿委蛇但須和以辭之耳大抵作官遇事爲寅爲上皆當以外和而內介處之

交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四

上任有鄉士夫同僚佐員具禮一槩不可輕受蓋此

時見禮卽受人必視我爲貪夫後將思所以餌我矣

川堂相會使吏書門役環侍左右彼見衆人屬目必

○自此以後接見紳士不可延入內堂只在賓館或不便開口說情則我旣不相絕以開罪又不相昵以

見如果說其人實在見之以陰物望

見

神龕牌位損壞與否潔淨與否如有缺略卽諭整飭  
俟下次行香再閱倘仍違玩定責廟守次閱 犯聖  
祠次閱兩廡次閱名宦鄉賢祠既畢升明倫講書行  
賞然後起而與諸生約曰自今以始不依固要以禮  
相待諸兄亦要以法自守毋違卧碑毋擅入公門自  
取薄待相與有成乃見自愛

看養濟院看監

官當新任於樞門勢宦酬禮答拜無不檢點在心至  
於狹獨之人極枯之子恐未必一時遂能念及然新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一五

官眼中無此輩此輩心中則有新官時時望其餓慘

初只要養吾  
之心不作他  
人說

念念欲其救援若漠然不顧能無使人說我知鋪錦  
上之花不肯送雪中之炭乎故任後須要看養濟院

養濟院有非  
其人而居住  
無其人而相  
者皆因奉公  
銀者亦不可  
不知

問其月糧有人侵奪否病者得藥否死者得棺否  
須要看監看時取出監簿查點如有應釋放者卽與  
釋放應保候者卽與保候應鎖押者卽與鎖押分別  
罪犯輕重逐一區處巡視周圍培塿堅固與否分付  
獄吏禁卒毋得疎虞亦毋得凌虐詐索仍令置錄一

來前日春秋  
傳云明曉之  
官忠信之義  
如此方許作  
面有虛詐者令犯人攀錄中屬以憑究治又有重犯

在監年久遂爲牢頭凡遇新犯下監必索見面燈油  
葉鋪等錢少不遂意卽行凌虐甚至斷其水漿致餓  
餓至死者如有此弊亦許犯人鳴鑼以憑究治如勢  
壓不許鳴鑼訪出重究不恕若此者蓋以囹圄中人  
冤枉固可哀矜卽情真罪確者亦當使其死於  
朝廷之法不可使其死於獄吏牢頭之法也

僉押

每日僉押文書應親遞上司詳驗公文必須擇小心  
吏書專管對讀明白一字無差方許用印不可任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一六

差錯潦草致上司批駁回來責本官之不精明也若

初任僉押尤宜謹慎有吏書人役侵用銀兩假作前

官支用補卷徇私者有事情難處前官不敢主張乘  
機申繖者諸如此類不可勝數須先示諭凡一應僉  
押用印公文俱以本職到任之日爲始從前一切俱  
不許牒牘彙報其應僉押用印公文須於先一日送  
衙查驗如有作弊情由重責治罪

公庫

每日上堂須有一定時節不可忽遲忽早更不可一

吾女立原平  
平陰北堂日坐

日無故不出益一邑人民或要申冤或要稟事或候審理或候比較均立門外有寒而無衣者有饑而無食者我閑作飲戲於署中彼實受苦楚於衙外以致路遠者不得歸徒倚人家簷下抱病者不得息呻吟誰氏門前有惻隱之心者斷不出此

出示補

應示者有兩端勸諭百姓安業服教恩訟急公一也申明自己絕賄拒托勿令一人誤入招搖網羅二也

此有一事皆先須出示令人知之又前後親自傳喚諭問則欺隱之弊何自而生此袁子才所言真良法也其有宜秘切行查者不在此例

放告

放告先頒狀式諭令字不可冗長語不必文雅勿押舊款勿牽多人投文時除雜事明白具稟外凡有對頭告訴者俱自備小封筒將狀票裝封在內外面寫告狀人某人以便點名點畢共計若干狀用一木匣封鎖隨入內衙逐一細閱不應准者次日貼示其事大而情真者准之卽事小而情急者亦准之將票次

來南目錄

早發與該房將狀仍置一櫃勿令家人門役從旁竊

看抄賣原詞蓋被告得見原詞知有自家理短處必要多請訟師千謀百慮打點彌縫之策演習停當臨審竟有瞞過問官抵住原告者今我不令泄露使被告茫然不測說彼何事及至當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按狀審問彼倉卒之間不及檢點塗飾真情自然畢現矣

裁役

衙門中必有人役如吏書幕供掌記快手聽差皂隸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暮過錄

八

刑杖體不可廢然此輩聰明不用以奉法而用以舞文精神不用以効勞而用以罔利略假笑罵便生成福潛窺動靜巧弄機關燭籠爲奸憑城作祟到任後須要逐一點查擇其可留而不得不留者留之其餘或係犯法革退復向署官鑽入者或雖係新入而於京制定數溢額太多者俱要革汰不可姑容蓋衙門

少一役民間少一蠹矣

事上接下補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大學言之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中庸言之凡上下各守其分皆須盡禮去私而下之事

上爲難要之不愛官則不妄奉大抵官之陞黜自有

命定無論道當然也

裁陋規補

官撫有陋規之名在煥曾謂陋規不可裁予不以爲然旣曰陋規何不可裁不裁陋規終是作官苟道但不以陋規受下則易而不以陋規奉上則難奉上者只先遵守常規以誠謹感之或可漸減也受下者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一 九

身節儉自不需在下之奉語今之大吏能此者不久之人相效未必不成風矣

自奉補

海剛峯在官母生日用肉二觔尋常一切自奉可知也今大吏亦有日食青菜且以待客者儉以養廉當官三事之外此最要道但須誠意守理庶不貽鄙吝之諭爾

自屬補

身勤其事則不需多人勤儉本相因也而一切不涉

來昌黎府志  
南安堂書

中令曰不過望六委靡則無廉積不諉他太則絕弊竇雖有當分任者更如此亦不少然亦必親自考驗不得以不事煩猥藉口

農桑補

長桑前人具有成說胡大初畫簾結論臨民篇亦言之然二者錢糧之本末故復補於此夫古者有巡省勸課之法君猶然太史可知况令乎當耕斂時上之人但一親臨民自皆樂爲其事且無他業矣畫簾結論爲文讀示亦當知

錢糧補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一 十

錢糧例是加一伍自封投權只應照例行之兩期徵收賢有司又自有存恤之心如曰吾無所利作官何爲忍剥民之脂膏以自利哉或不能自給節省自有道焉或慮催科不寧則刑固不如誠導兒寬之牛車負擔其效可觀也果有好猾抗違懲之亦必服矣嗚呼今作官不受賄資錢糧之出卽以爲公取卽以爲良有司不知數錢升糧民有乍貸而無從者背心害理分外一毫多取便獲鬼神之譴便折子孫之福況濫收大半嚴催不恕貪而且酷不知陰虐多少生

凡世有廉吏之後不可言者正是茲輩豈真廉吏哉此在大官尤不可不知

積貯補

賈子曰積貯天下之大命也蓋凶荒軍旅皆賴此焉

古者設倉無非良法今斂散皆成弊政採買換倉俱

出少而收多官取二三吏役取四五又欲其省事委

之包戶包戶又取四五甚者視爲利藪頻年採買每

歲換倉民於錢糧外又出大半之賦真不堪命矣貪

汚者不足論亦有欲爲良吏者於此稍不究心以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一士

俗行舊規任吏役作樂害固不可勝言也朝廷設官  
非令終日昏睡何憚數日之勤親視出納爲民情命  
卽爲已惜福乎

教化補

凡教化皆須以身一切倫常根本大端細務上爲之  
以道下未有不聞者聞之未有不悅者此感應之機  
也次須爲文處處貼示欵曲告諭又各鄉堡擇有品  
望士人立爲中正十日爲講聖諭廣訓木間召百  
姓于邑隍廟或表到鄉爲泛說切身道路其有民善

行素著者訪知則獎勵之惡行久彰者訪知亦戒飭  
之民非甚愚吾未見其難曉也

草俗補

民俗日敗皆以上無教化亦以法令不嚴如衣食之  
僭侈禮俗之屬奢曠匪賭博奸宄宵小盜竊婦女遊  
會諸弊皆須嚴立條規勤行訪查犯者重治不貸亦

當易革

學校補

學校以教士人于其中賓興養老飲酒亦卽所以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一主

民今一切視爲具文博士不盡職守合循故事教何  
以興俗何以善凡博士須於課文外每月一坐明倫  
堂會諸生講論立身道理及泛說書傳疑義守令皆  
須親臨之與共指授此卽古者大學天子親視諸儒  
問難之義也但天子只於臨雍拜老歲一行之守令  
則不待養老月一視學不爲數亦不爲侵職也至養  
老賓興或廢而不行或行而不敬飲酒之禮且以入  
錢爲賓此尚可訓乎

書院義學補

書院于學校外廣育成才也義學以教貧家之小學也今書院義學郡縣所在皆有而爲師者率以鑽穴得之尚何以教其受學值而無教如博士倚席不講者比比也間有教者書院山長月課數藝義學先生訓字者而已于古人根本之教不一及也朝廷

之例書院山長不許上憲薦人當令各紳士推擇學行可爲師法者報上延請立規講學與學校間行義學之師亦令紳士推擇爲立教法此尤各須先審推擇之人爲何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一 三

獄訟補

民服教則訟自少其有訟者亦須先論以息訟或令

鄉保處和不和則以速訊爲善勿令多牽干証差役喚人卽令與原告同喚不當拘索者勿速拘索到罪非重罪命押不得私押將審俗有鋪堂之禮似彷古者入鈞金束矢之意隨事定規令原告獨出卽以此與差役此外須親問者除走喚時與飯錢不得少有需索審時須先背審然後對審大要總是推情度理彷五聽之法不患不得罪狀勿盡委之刑名幕客若

得其罪者用刑以寬減爲主疑者不嫌三審五覆終棄者原之果有元惡大憝何惜重法毋使爲民害且令被害者冤不得伸也

軍需補

一有兵役則軍需之煩擾民不堪命領軍者孰非朝廷爲民之官所過之境皆當體恤此意萬一有縱兵不念民者地方官何難據例與爭蓋就當時朝廷亦必有軍簿令旨也其他更胥里役之弊亦不可勝言只勤慎審實辦便皆不能欺大約寬一分則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一 四

受一分之福矣

災賑補

水旱之災所在代有朝廷賑恤無歲不下而民受其惠者鮮矣爲官者當此民困待斂之日而又從中刻剥肥已飽吏此尚可爲有心肝乎此得不作無窮之孽乎夫古人救災之法歷代賢者所遺兵存皆可師而行之以子論急則先發後聞甚則勸捐使各處自賑此不易之道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况朝廷自有優典何至使民離散且填溝壑耶

報節孝補

朝廷歲旌節孝所以獎勵之也以書吏需索閭里中苦節而不表非苦節而獲表者不可勝數矣宜出示定除紙筆少費又諭舉報紳士務要得人此皆要事不可或忽

舉士補

國家自有舉士之典如舉優行察孝廉此猶鄉舉里選法也後世濫舉非以情則以賄否則自投文書猶不免于駁放正士且恥爲之矣若有此典官司自舉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一一

而不責其人自辦乃可不然寧嚴毋濫尚不若不舉之爲得

來南曰首卷已蓋爲官之要後申說其要者耳

人也  
不念此著非

青照堂叢書

朝

劉振清

金秉梓

男維翰

宗校錄

居官寡過錄二

李元春

時齋評閱

男來南

董參訂

錢糧說

做官欲做好官必如意於有關萬民之事隆禮縉紳縉紳曰好官也而未登縉紳者不得與加惠學校學校曰好官也而未列學校者不得與又或好在折獄之無私何以處夫不與一訟者又或好在用刑之不酷何以處夫不犯一法者又或好在公平物價不虧行戶何以處夫不入市廛不爲商賈者夫此禮縉紳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一一

惠學校折獄平刑體恤商賈豈不當一一盡心而求

其有關萬民統諸色人等在內者莫如錢糧一事蓋

一邑之民非有地卽有了無一家不在錢糧之內卽無一家不在徵比之中然富而易完者十之一二貧

而難辦者十之八九每見徵比逼迫之時重利稱貸者有之減價變產者有之逃竄流離者有之甚而賣男鬻女者有之又甚而筆楚致斃者有之此時僅完正供尚恐民力難堪若再加耗橫徵是猶病夫方在呻吟而又督以力作加之鞭撻痛上加痛何以克當

所以兼吏到任務須痛草火耗前官之重者我不敢

署在出示

重其所重卽前官之輕者我更要輕其所輕天平不

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大張告示凡里民交納錢糧

止將由單派定正數依薄司庫平印等秤納自封投

櫃不許私摺重等不許摺頭阻索官府去一分之耗

羨小民受一分之利益澤及萬民有不家戶而戶稅

者乎不然取百姓之膏脂充一己之蠱藥往往貨悖

不畏此者最心之人也學出舉亦多是不可不憲

而入者亦悖而出此正所謂毒肺救餓爲酒止渴也

其亦何益之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三

可貴可憐

錢糧米豆草束等項原有一定名目一定分數每見貪官奸胥將由單所派本色折色單需所索若干豆若干草本等分數隱起不肯出示乃於額外增數牒膩混徵及至徵完之後赴上司銷算則仍照本等分數造冊其從前所增之羨餘悉飽奸貪之谿壑無論

蓋爾愚氓莫底裏卽有明知派徵過額者其如官吏苟制不敢聲揚欲爭一線之脂膏反受無窮之敵

朴反不如含糊完納知猶不知之爲愈也然而私下

此尤宜知

蓋嶠野人曰秦撫膠侯賈公有察弊催糧檄其後

段云爾等加耗之故原欲利已詎知加耗則病民

病民則法令不行於下以致民頑糧欠而有司之

參罰隨之是加耗非能病民徒自病耳胡不輕革

革耗使民易從官無染指之弊有令誰敢不遵現

奉有錢糧全完不渝俸滿卽陞之旨以此爲利

利莫大焉現今各處有司尚有賣田鬻產爲百姓

賄糧而得陞轉者彼破已財爲民爾等歛民財爲

已何賢不肖之相去一至此哉

每圖即每

之光鴻實竭集於官府之一身矣賢有司於此每有

徵比必將本折與米豆草束本等分數逐一開列分明仍於某里某甲之下註明應納分數寫刻告示遠近張掛使其明知始見於未納之先自不致啞口不

聲於既納之後矣

畢照本

催徵之法莫善於滾單乃有行有不行或行之而作輒不常者則以吏胥惡其害已而輒至沈閼也若賢

明邑宰必當始終力行每圖設一滾簿首依易知由

單驗派本折各項銀米之數次開都圖官田民田山

蕩漢坪基地徵地之類若干本年通編本色折色共

該若干各色條鞭加餉加需鄉丁市丁銀之類共該

若干以爲一圖之總數每甲每戶亦先貢田數於前

次開實徵銀數於後以爲花戶之徵數使民一目曉

然其比較大簿亦照滾單每甲每戶先貢田數

於前次開實徵銀數於後務令比簿與滾簿對同總

數與徵數符合官執比簿以稽查民遵滾單爲符信

中間不致有飛洒私加之弊矣編派之善莫善於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易過錄二

四

將滾簿於十甲中只揀銀數之第一欠多者滾至其

家令於本限資簿銷比則此甲定當如數納清此甲

既納又擇他甲之欠數次多者滾去則次欠者亦定

當如限完納倘慮一滾難清每圖置設滾單二件上

五甲爲一單下五甲爲一單從五甲中各自爲滾利

於速轉亦甚便也催輸之善莫善於此納銀先二日

投櫃先一日裝數隨將比簿繳進內衙細查完欠各

圖各甲有依限完納者本日清最掛牌免其聽比則

急公良善幸免一口守候之苦下限必自輸將恐後

不可

鑿牆野人曰  
不妨更張  
之勿拘也  
卽二甲一  
戶可卽十  
戶一單亦

矣是日止於應比圖中令彼責簿聽比對查滾簿責

比無怨如滾簿所納數多而比簿所裝數少便知吏

胥作弊應將收吏權書嚴行訊勘於是水落石出而

急公之民免賄比之苦矣倘有滾簿沉閣臨限不到

者卽勒提到縣倍加責治罰令完清限頭然後交卸

別甲如有藐提不妨偶出飛箚以爲沉關滾單之戒

清弊之善莫善於此況當事不煩全比止摘欠多圖

甲掛牌聽比人知完限銷欠免其伺候無不爭先赴

納將見縣庭應比之人日就寥寥漸可不煩敲朴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易過錄三

五

省比之善莫善於此滾單一到則此甲人戶知有聽

比飛提之督其後自然依限赴納以微免比比諸差

票催提省多少費用省多少敲朴省多少弊竇則又

不用差擾之善莫善於此故曰滾單一行而五善備

焉是在賢明邑宰加意力行始終無間而已

錢糧附錄急說

錢糧通完官所甚喜然民無多積今日完覲徵必不

能完帶徵今日完帶徵必不能又完現徵分限而比

先比現徵後比帶徵又須酌量存起起解者本省軍

需要緊鄰省協倘要緊解部項下要緊約數先徵存  
留者俸薪可緩且緩工食可緩且緩用其一緩其二  
須知此差節此民此賢有司催科中行撫字之一法也

減比杖說

軍需孔亟民力難艱於此而曰薄稅斂下吏誠不敢  
自專也於此而曰省刑罰下吏亦不得自便乎法當  
於比較之時相其情形察其頑善宜多杖也姑少杖  
焉宜少杖也姑記杖焉又或夜深人衆間有老病受  
比者不數杖即可致斃苟不明燈細辨將我無酷刑  
之實而反得殺人之名也可不慎歟

止坐催說

催徵之法最無益而滋弊者莫如坐催坐催者如府  
轄十餘縣每縣差一專役朝夕在縣督催縣管數十  
社每社差一專役朝夕在社督催此輩既得此差一  
至地方索差錢索盤纏索往來銷據使費無日寧息  
甚者府差把持縣官乞恩乞賞縣差曉嚇里社要銀  
要拿到得風頭既盈狐朋相狗差役日久情熟花戶  
習見押生泄泄沓沓錢糧依舊不問乃至違限仍又

別差衙役提拿號件晝攫夜謀需索無異嗟乎小民  
膏血幾何既欲完錢糧又要支應府差支應縣差支  
應提拿號件之差一片窮皮剝而又剝一副羸骨剝

而又剝錢糧猶可稍緩而此輩虎狼立於面前勢不得  
不以完官之正供先填此輩之谿壑則是欲繁而  
翻得遲欲完而翻得欠非策之善者也不如將此一  
切盡行撤去省却旁費使小民得以全副精力專辦  
國課未必無小補也

止僉催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專過錄二 七

朝廷爲恤民而禁差善矣今反爲禁差而議僉糧里  
議點殷實將通里之錢糧俱取足於一人一家切念  
一里之內有十甲一甲之中有幾百戶及千戶盡皆  
良民乎盡皆富民乎勢必良者完而頑者欠富者完  
而貧者欠將頑者貧者之欠終日責糧里以代比是  
欲貴糧里以代賠今歲僉幾殷實明歲再僉幾殷實  
一州縣有幾許殷實堪供僉累只消幾年糧里使殷  
實者盡爲貧窮其不逃亡不死徙者幾希矣況且按  
籍而稽誰是殷實誰是貧戶勢必奸胥猾手先僉趙

甲再僉錢乙展轉更換未必不田多而有力者賄免  
反使田少而孤苦者充當抑有說焉者向來錢糧差  
役是因其本戶抗糧不納差人追逼則受累者猶在  
欠糧之頑戶今若不論其本戶完欠止爲殷實而坐  
以僉催則受累者不在欠糧之頑戶反在完糧之良  
民矣桃僵李代其害靡窮併朝廷一段愛百姓之  
深仁而奉行不善反爲害百姓者張本此法斷不可  
行也

絕連累說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八

另行錄要 有司著述  
小民錢糧逋欠轉徙他鄉官府止宜輕恤招徠使歸  
復業乃有拘提親屬因一人以累衆人因一姓以累  
衆姓彙彙若若監禁呼號者非羊代牛蒙之族人卽  
李代桃僵之外戚此法出自何典此令出自何官先  
賢不云乎罪人不孥孥且不罪況以拖欠錢糧之故  
罪族罪親成何法紀賢明官長宜將節年所欠錢糧  
另作徵收之法務使裕國而不害民將此株累無辜  
之弊政速行洗刷可也

趨包攬說

錢糧有鄉下愚民聽信奸徒哄誘花言不親入城竟  
以糧銀私交排年排年私交里長里長私交糧頭各  
立私票一紙遂爲憑據後被糧頭蠹書交相侵蝕及  
至層層根究其害仍歸小民夫以私票收官糧原屬  
欺公之事即使指墨鮮明亦不足據況於日月既久  
紙約破碎并私票字蹟亦在有無閃爍之間彼此潤  
爭莫可究詰小民安得不納而又納也賢官到任合  
行嚴禁凡完糧者務以印票爲憑不許用私約包收  
如有簧口蠱棍善爲說詞百計哄誘及小民不鑒前  
車仍蹈故轍者查出除不准追賄外仍將與者收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九

急公說  
獎急公說

急公好義人有同情誰肯甘心逋糧忍辱受比但爲  
之官者止以箠楚爲能幹而箠楚之外毫無鼓舞民  
亦何由而知勸也聞賢有司比糧不動聲色遇良里  
殷戶依期交納以花紅鼓樂送出縣堂人皆歡悅惟  
恐輸將不及矣遇紳士大戶方閑比期盡數先交或  
給匾額或予以獎勵相率而傳惟恐遲納不勇矣遇

窮民小戶有穀帛而無售主有雞豚不待市販或代爲設法或曲示變交田父村叟感而流涕因之相勸全完矣勞於撫字而又不拙於催科此爲今日之賢有司也

嚴侵尅說

州縣錢糧起運最爲喫緊官吏不敢虧短其存留者除給兵餉外悉屬俸廩工食雜項支銀俱由州縣開銷往往不肖有司聽經承濶經漫潤將給發之銀每百兩扣尅一二十兩甚至有三十餘兩者其始也官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一 十  
得八九而吏得二三其既也干冒侵漁無所不至每官得二三而吏且得其八九此外又有採買草豆及物料等或先發官價而後採買或先借民銀採買而後發官價其先發後買者官吏視爲給與百姓之銀以上賜下不敢取盈可以任意扣減其先買後發者州縣轉發里老分散花戶又視爲百姓旣捨之物以現博賒原置度外可以借端開除於是外標壯氣之紅封內裏腐元之白鏹此杜少陵所謂忍能對面爲盜賊也然尅其俸薪何以對人屬尅其凜儉

良心存見者  
善惡存見者  
慎矣

何以對子矜尅其工食何以對與僅其價值何以對百姓面面相覩莫敢一問彼雖啞於口我實愧於心矣有羞惡者豈屑倣此

論刑具

李笠翁云刑具當知益藏每至訟庭見搜指竹箇卽板及夾棍杠子之屬皆委之滴水簷下縱值斜風細雨便皆濕透況值傾盆之簷滴乎官長不察卒不知照晴明乾燥時一例用刑一般下手不知輕重殊體一既可以當三燥濕異性十還可以抵如其不信但取一件刑具先於乾燥時秤重幾觔再於濕透時秤重幾觔則受刑者之痛楚加倍不加倍便可知已分爲當世賢明長者辟出一條修行之路各於屢事左右置屋一間繫板於地以防梅雨之月濕氣上侵安頓一切刑具用則取出不用則命隸卒束而藏之此高大于門之捷徑也豈待平反大獄祝綱施仁而後保後世簪纓之勿替哉衙門人役有能互相勸諭勤謹收藏每至用刑之際必量其新舊燥濕以爲下手之輕重則陰德亦自無量矣

居官纂過錄二  
居官纂過錄三  
士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二 士

古人設枷之意不過辱之而已。頭木榜其罪名，動本犯羞耻之心。令其悔過，亦使遠近爲惡者見而知警。法止此矣。原非令之負戴而行，何必過於厚重。但知此刑專爲亡賴者設，略有顏面身家者寧置他法，勿用此刑。蓋以痛可忍，羞不可忍，血可滌，耻不可滌也。官府一念之轉移，百姓終身之榮辱可不慎哉。

粗以攀手銬以拘足，皆所以防閑異人，慮其鬼脫故

也。苟非大辟卽當存銬去粗以遂人情之便，何也？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三

身之用足居其手，居其九非此則五官不能自運。既不置之死地，則當遂其生機，使活潑有用之人，而爲行屍坐肉。不但非情，亦非法耳。至於婦人女子，雖犯死罪，例不枷粗，爲其飲食便溺，不可假手於人重男女之別也。

人謂後世之法寬於前古，以其無刖足之刑也。余謂多用夾棍，多敲杠子，便是刖足之刑。猶之殺人以梃與刃，初無分別。朝廷立法，苟與不奇，有何定額？只在用刑者之慎，不憤耳。夾棍杠子於迭，極重，萬不得

已，而用之非常刑也。惟強盜人命案，威証爲實，卽司讞者原情度理，亦信其真，而本犯堅不承招，不得不用此法。然以是威之非以是殺之也可試而不可用。可一用而不可再用。次棍之得力處全在將收未

收之時。此時招爲強盜，卽是真強盜。此時招爲人命，卽是真人命。若待收起夾棍，而加以杠子，此時供吐之言十句，只可聽一句，併此一句還須待放鬆之後，再訊以定其果否。常有一次不招，而至再夾，再夾不招，而至三夾者。卽使滿口供承，總非確據。以其出於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三

口者非復由中之言，猶病極而爲謔語。據此定案，非惟陰鷙所關，有傷冥福，倘遇慈祥之上，臺解綱之恤，部靈威曲訊，併吐真情，則前案可翻，亦足以妨神明之譽耳。至非人命盜盜及謀叛重情此等峻法嚴刑，卽終身不用，亦未爲不可。

諭監獄

尤展成 譚侗 署府條約云：犴狴之設，原以治惡，非以苦無辜。故六月飛霜三年不雨，皆有覆盆罔照上干天地之和。如不論事情輕重，罪名大小，槩行收禁

正不知一入其中牢頭禁卒百般凌辱俯仰之姿無策妻孥之見何期饑寒所迫多有化爲燐火者除辟遣配站重犯外其餘或召保審釋或暫押以伺發落不得盡繫囹圄至於衙官寄監尤屬不法查出著揭上臺以聽參處

笠翁云婦人非犯重辟不得輕易收監此情此理夫  
人而知之也然亦有知其不可而偶一爲之不能終  
守此戒者以知其淺而不知其深計其今而不計其  
後也間以不可收監之故則曰此中男婦雜處嫌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玉

於拘拏桎梏之時而死於羞慚悔恨之後者職此之由漁勒爲民上者皆當以此存心一念稍寬保全幾許節操一時偶刻玷辱無限聲名此陰施陽報中極大關頭萬勿視爲細事婦人有必不可寬之罪勢必繫之獄者惟謀殺親夫殴殺舅姑二項亦必審實定案而後納之此外卽有重罪非著穩婆看守卽發親屬保回總令法度綱常並行不悖而已矣

嚴反坐

勸息爭訟此仁人長者爲民惜身家惜性命之苦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

玉

不別况牢吏獄卒半屬餓夫老犯宿囚多年不近女色置烈火於乾柴之上委玉石於青蠅之叢未有不遭焚涅者漁曰不然羞惡之心是人皆有施強暴於衆人屬目之地不待責者而後拒之久則難保無虞旋羈旋釋者未必盡有失節之事所可念者婦人幽繫一宵則終身不能自白無論鄉鄰共瞽里巷交傳指爲不潔之婦卽至親如父母恩愛若良人亦難深信其無他而公姑妯娌又可知已此種不白之羞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湔洗常見有婦人犯罪不死

也每見文誥所頒情詞愴惻計慮周詳真不啻垂涕泣而道之矣然徒懸息訟之令而不嚴反坐之條則奸人之心以爲吾之訟勝固可以制人負亦不至損已何所憚而不試其長技乎亦有神明宰官審虛怒發然始雖惡其無實旋復憫其無知亦僅薄責示懲不皆依律重擬則奸人之心以爲吾之訟成固可以直奪敗亦止於枉尺何所憚而不倅其偶中平以故息訟之勒雖殷好訟之風不攻亦徒勞慈父母之誨爾諄諄矣惟如王湯谷先生按浙時三民云前來赴

告者必要一字不虛言言可質方可投遞如所告人  
命三命內二命情實一命情虛自治二命以應抵之  
罪必加一命以反坐之條所告贓私百兩內九十兩  
爲真十兩爲假自追九十兩已得之贓亦必坐十兩  
以虛証之律本院言不妄發爾等務各三思可已則  
已萬勿輕舉一時遺累後日如此則有所勸於前而

知臧復有所懲於後而知畏庶幾乎訟心可以草訟  
庭可以開矣

### 止投狀

青照堂叢書

卷編 告官審過錄二  
六編

去

凡民向上司告狀者先寫極大冒頭証准之後批發

下屬又於原詞之外別造一紙名曰投狀其事與原  
詞絕不相蒙而巧飾一二附會之語又似不甚相背  
使讞者不得不捨彼而就此此舊例也笠翁云奸訟

之民敢於張大其詞以鑿惑聽不慮審斷之無稽者  
以恃有投狀一着爲退步耳原詞雖虛投狀近實以

片語之真情蓋曉天之大謊不怕問官不爲我用彼  
所恃以健訟者在此我所恃以弭訟者亦即在此請  
督撫諸公急下一令永禁投詞凡民一切詞訟止

許一告一訴此外不得再收片紙另有一名上詞批  
發此狀卽照此狀審理實則竟爲斧斷虛則竟坐反  
誣無許代爲說詞強加附會若是則止有初著并無  
後著卽欲自盡其謊而不得矣尙敢以身家性命爲  
孤注而強試於不測之淵哉

### 防舞文

取供書手作草卷因初任不諳法律凡事只托若輩  
因而得行其私公餘當留心律例如斯綏單徒之律

不過數條熟看詳玩每遇招詳只照原取口詞敷演

青照堂叢書

卷編 告官審過錄二  
七編

七

不可添減一字成稿後預送後堂參看明白若於口

詞外妄添一字即是作弊定行治責凡招詳必須合  
律合例但律例有限事變無窮若罪不入律或有別  
例可引亦要查明引用

### 絕差擾

詞狀勾攝勿違差皂快勾提限定日期批註查考拘人到

不奉與方差皂快勾提限定日期批註查考拘人到  
官卽行審問量情發落不得輒候有妨農業此爲聽  
斷服本不可不知

徐欺遺童人命說

天地之德惟在好生律法之嚴最重人命故於始死而相驗其至朽爛而剔骨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凡以使死者得以伸其冤而刑者足以服其辜也至傷痕重在初報檢驗不許過三防其久則滋弊且恐干累并戕害枯骨故立法獨詳總以敬慎民命爲主倘冒昧於出入足以上干天地之和下滅己身之福明蹈降罰之國典幽遭神鬼之冥誅又况于公受賄賂顛倒是非者乎奈有等貪心昧已者但見詞屬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十六

人命無論爲真爲假一閱私喜以爲奇貨可居無論後來貪墨枉法卽此一念神明已奪其算矣殊不知人命一案十九虛西北多觸石投崖東南每服毒自縊實出一時憤激以爲雖不能索彼之命必能破彼之家以此輕生於一旦治獄者卽明知其僞而适时秘訣以爲假人命最可得錢原告自知情虛而不抱怨被告得蒙開釋而反感恩於是肆至咆哮差役作狀訴訟光棍種種小人乘此以明勦暗索撻歲裝風無所不至而其家果破矣然上之人不惟不  
人命不受一錢則一省之無枉死者皆其所留矣自然  
知自罪且以爲功曰彼于此重網吾凶脫不致于死卽多金彼所樂從有何冤枉嗟乎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夫受賄而出脫則不行賄而坐罪可知也卽不坐罪而淹滯不決可知也甚而某詳累駁以致屍朽骸拋死者不得掩土生者不得寧家非司民者之罪而誰罪哉嗟乎專有因由不推究則不明人有良心日瞞昧則予以爲凡枉死者皆官死之也彼見趙甲死而錢乙敗自然孫丙倡而李丁隨競爭圖毆死者緣此而日多故曰皆官致之死也夫假命圖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二十九

凡枉死者皆官死之予亦有此報

心佛不爲實

同此

阿堵物旋以轉獻於人爲利豈特百十倍而已哉若夫真正人命雖云解網必出哀矜稍涉私情終貽鬼怨可不畏歟可不慎歟

佟漚白人命條議七款

一告人命狀必要開明用何械毆某處見今某處斜傷長綫若干某處凹傷橫綫若干問官審訊只於所

毆之處檢看<sub>之</sub>痕立見真偽臣每閱招見問官不依

狀檢假如原告本說耳根一下打死而官則渾身檢驗尋出無數傷痕盡入招詳申報於是院可以傷痕

青照堂業著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  
千

不對爲駁而問官隨增遍毆情節爲比對不知人生一世自少至壯或失足磕跌或生瘡被擊或負重觸

壓血不流行<sub>之</sub>傷者骨則紅日久而消重傷者骨則青終身不散問官不知其義以致訟者數年不決累

難甚多也

檢屍所以驗傷驗傷者驗屍主所告之傷非驗所

不告之傷也猶之百姓告荒官府勘止勘所告之處驗其信否至不告之處則雖有災荒亦遇而不問又如百姓被盜遺失單至獲盜之日所開何

不告之傷亦  
之災亦當  
待要得實耳

物止退何物給之其餘財帛焉知非其固有皆可擅而不論同一理也檢屍之官不解此意見其傷痕卽競爭毆所致有所憑而定罪不爲冤殺無辜嗚呼豈不謬哉笠翁

一有致命之處有致命之傷頂心額門耳根咽喉心坎腰眼小腹脣囊<sub>之</sub>速死之處也腦後頸角脣脰背後脇肋此必死之處也肉青黑皮破肉綻骨裂腦出血流此致命之傷也致命之傷當速死之處不得過三日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告當致命之處而傷青照堂業著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  
千

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于限內當推別

情不可一槩坐死

一檢驗之時檢官嫌其凶穢皆不近屍惟聽仵作喝報或多增分寸或訛報青紅間有犯人與屍爭傷而檢官竟不經目止執一筆爲仵作賸錄耳及再更檢官再更仵作或暗賣屍格約與雷同或意欲重輕多增疑似以致兩檢不同每駁四五死者卽以梃刃裹命於生前又以蒸煮裹屍於身後完璧未嘗暴露經年况血屍傷痕易辨枯骨傷痕難辨亦有蒸煮數

次真正傷痕亦在滅沒之間是愈檢而愈訛也凡屢檢不定之案初檢官應置劣考

檢屍勿嫌凶穢定宜逼近屍所定睛相驗生死大故人命關天求問官寢畔一視而不可得卽謂之草菅人命也亦可勒司職諸君子以昏昧貽譏爲穢勿以骸骨返身爲穢以冤魂叫號爲凶勿以死屍羅列爲救人之死者求以身代則不能若噓氣可以使活送燒可以回生卽與死人接唇熨體亦所不惜况區區二目之流盼哉笠翁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

三

一衆人共毆一人致死合應檢驗最重傷痕以定首犯然有昏夜醉後羣毆而定執某人打某處者雖毆者不能自知其所毆之數而況證人乎大抵共毆只問毆人因由不當刻舟求劍致有冤情也

一告辜限期照手足金及他物等類分別二十日三十日五十日立限律例所載詳矣但係隔月者要查大建小建此生死出入之界不可不慎也

古法之至善者莫若人命中保辜一事辜者罪也

此等當參看  
洗冤錄

細有誣成大獄者此弊最要深察

檢屍之弊多端有等奸民橫盜新挖骸骨造作傷

保辜者令有罪之人自保其罪以塞他日之弊端且求此時之覆轍蓋因被毆之人自非慈親孝子鮮不利其速死以爲索詐兇人之地故以調理之責付之兇人兇人以一朝之忿酿成殺身之禍未有不悔恨求生者救人卽以自救何金錢之足惜是以一紙保辜汚兩條生命也倘其療治不痊如期殞命則限滿餐落之時便可定罪結案何也

以其驗傷之際先得兩造口供被毆喪命者旣以親口訴冤於生前毆人致斃者難以活口賴傷於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

三

死後若說不干己事則從前之調理爲何無証亦可以成招完屍亦可以定罪較審人命於既死之後展轉<sup>考</sup>而莫究其實憑空摸索而不得其端尙有就審於城隍取決於夢寐者其勞逸難易之相去豈啻霄壤之分而已哉

笠翁

一件作之弊有以白礬蘇木黑礬五倍茜草等物製造青紅等傷任口喝報檢官旣不經目旣看亦不精

痕賣與誣告人命者賄通仵作以此陷害讐家所以檢屍一事不惟傷之真假宜辨併屍之真假亦不可不辨也

笠翁

一人命重案動輒經年其中干連人犯必多在縣守候已稱苦累至於起解或隆冬盛夏或老幼病人民間疾苦多少難言相應止摘緊關自正犯并徒流罪名者起解外屍親一人干証一二人對質足矣其餘人犯盡行摘發革家

李殺可人命條議五款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 二  
卷

一人命以原詞爲據隨告隨審卽遲亦不得過三日此爲定規尤不許於臨審時更投多詞改換情節添減犯証展轉告除兇犯應行羈禁外見証鄰佑多不過三四人隨案質審分別保候不許一槩羈禁亦不許聽信經承差役株連多人致滋詐騙一人命以傷痕爲憑奉禁不許轉委佐貳捕員定例印官親臨屍場檢驗如但隔壁聽作作指報則印官必須親臨屍場之爲何須將傷痕顏色分寸某處偏左偏右皮破骨折紅楂白楂係某器所傷分晰致命

不致命如金刃手足磚石木棍等器果與傷痕相合檢驗的實著與口供無錯卽填屍格以定山案不可聽信作經承含糊混報致成疑案難結更不可遲延時日以致屍漬難檢

一人命以初情爲真檢驗之日卽研訊屍親凶犯及繫問証佐確實各口供隨時追獲凶器因何事起誰何人見証才先後下手何人致命重傷行兇及致死日期爲首爲從情節逐一訊明卽便定案以防後日狡辨參差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 二  
卷

一謀殺故殺情律甚重如果有陰謀詭計或有意欲殺須依律坐罪若無謀故責跡証口有據自認無辭者不得輕苟引至圖殺誤殺戲殺過失殺以及威逼等項各有一定律例亦各有不同之情節如圖殺者以一人而敵一人者也有兩人則爲共殺非圖殺矣圖出一人之手又不可以從論言故殺者故意殺人意動於心執物毒打致命當時身死是有心害命也此爲故殺隔日身死爲圖殺若意欲殺人先告於爲從者使隨我而殺之則爲謀殺非故殺矣故殺

者出於一人之意不可以從論也若人不知故殺之  
意而卒然相遇共毆則亦共毆餘人而已同謀共毆  
有分有合分而言之有同謀而不共毆有共毆而不  
同謀合而言之始既同謀終又共毆究其下手毆傷

致命之處之人坐以殺罪原謀者不論其共毆與否  
並杖百流三以其爲禍端之所起若共毆之人雖有  
別處重傷杖一百以其下手致命者抵償矣故

不深罪若原謀自行下手致命或混打不知何人下

手俱問原謀殺其他俱餘人若同行之人既不與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卷

又不助力乃是不行勸阻只問不應如議甲乙丙俱  
依同謀共毆人因而致死者以致命傷爲重乙下手  
律綱甲原議杖一百流三千里丙餘人律杖一百  
是也

一共毆者惟有兇器又毆有致命重傷者方引充軍  
其雖有兇器而無重傷及雖有重傷而無兇器皆不  
得剪摘例文妄引矣如審係某情卽定某罪其口供  
參看引律務須一意到底不許口供牽混參看與引  
律舛錯如共毆致死者須悉某人持某器某處有致

命傷口供務與傷痕兇器相合獨重者議抵不得揣  
摩懲坐以滋辯竇或有自盡身死者隨卽詢其無有  
真正威逼情形卽便赶釋不究仍差人押令限三日  
掩埋則輕生才惡之風自息矣

從來辨人命未能精悉至此非寢食坐卧於律例  
者不能道非視人之性命若已之性命者亦不能  
遁此刑名<sub>二</sub>善爲官必先熟讀笠翁

慎獄芻言

人命中疑獄最多有黑夜被殺見証無人者有屍無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卷

下落求檢不得者有眾口齊証一人而此人夾死不  
招者有共見打死是實及弔屍檢驗並無致命重傷  
者凡遇此等命只宜案候密訪慎毋自恃摘伏之  
明鍊成附會之獄書曰罪疑惟輕又曰牢失不經夫  
以皇陶爲士安有疑罪不經之人豈不失出明斷如  
古人猶慎重若此況其他乎今之爲官者苟能闕疑  
慎獄卽是竊比臯陶其自命正復不小彼鍊成獄  
者不及古人遠矣何聰明之足恃哉

人命不同他獄識者不厭精詳上司數批檢問正謂

棄殺不率  
牢失不經此  
心不可無此語

恐有寃抑欲與下僚商酌爲平反計耳要知一人之聰明有限同官之思慮無窮從前承問者豈事事皆能自決亦知重獄非一審可定未必不留餘地以俟後人卽上司批訊之法亦自不同有詞與意合者有

詞在此而意在彼者又有欲輕其罪而故張大其詞以示國法之重者此雖憲體宜然亦以試問官之決斷何如耳承審諸公須出已見成招慎勿雷同附和若覲望上司之批語以定從違或摹寫歷來之成案

以了故事其中倘有毫髮冤情罪孽比初審者更重

青照堂叢書不次編居官寡過錄二卷

何也天下之事一誤尙可挽回再誤則永難救正獄情不始於我而死刑實成於我也

屍當速相面不可輕檢骸可詳檢而不可輕拆拆骸

蒸骨此人命中盡頭道路有一線餘地尙不可行若使人命是真典償可必則死者受此刲磨尙能瞑目

萬一典償不果枉遭此難令彼何以甘心請於輕拆不如詳檢詳檢不如速驗之後再下一轉語曰速驗

不如細審果能審出真情則不但無事檢拆并相驗

亦可不行矣嘗思片言折獄之人不知存活多少性

卽蒸骨一條  
見審不可不伸須知骨亦有假箠血驗  
骨既蒸之骨恐亦不入

命完全多少屍骸故人樂有賢父母也凡奉上司批駁情節不明者止審情節屍傷欠確者方檢屍傷慎勿一槩煩擾以致生死俱累

### 治盜賊

弭盜未可徒以刑訊治也未起時當知所以弭盜之法方發時當知所以殺盜之法旣獲時當知所以審盜之法三者備焉盜賊庶乎其少息

弭盜之法一重農事按張全義之治東都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寮佐共觀之召田主賜以酒食有田青照堂叢書不次編居官寡過錄二卷

荒穢者則集衆杖之以是比戶豐實遂成富庶夫民之爲盜大率起於游惰迫於饑寒今誠各憲臺檄申嚴飭令州縣官躬歷田間勤行勸課若營其家計者然則民知務本不至以游惰而爲非家有積儲不至以饑餓而生事矣

一嚴保甲南贛巡撫佟蘿白先生諱國器弭盜奏議云弭盜莫如保甲第實行則事理民安虛行則事煩民擾夫盜也彼豈能不與人同里而居朝夕相見乎彼生理經營里人有不知者乎所與交游姓名面貌

里人有不識者乎縱在孤村豈無親戚鄉黨往來乎縱屬流寓其來踪去跡居停主人有不熟悉者乎若以鄉甲之法實在舉行如有一人爲盜則圍約舉發如有一人非盜而被盜誣扳則圍約保救惟鄉甲廢而盜賊敢於公行鄉甲廢而盜賊始有淵藪鄉甲廢而被劫無聲援鄉甲廢而眞盜無舉首鄉甲廢而被盜誣不攻○救此盜風所由日熾也鄉甲之法誠嚴則奸宄無處容身天下不憂不治矣

興泉兵憲胡貞巖先生

諱昇猷  
大興人

弭盜安民議云看得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手

立保甲設團練此弭盜安民之首務古人言之甚詳卽今人行之亦未有簡略而卒屬紙上虛文不能收其實效者非人立法之不善祇以有司厭常喜異預視爲塵飯土羹知其無益而勉強爲之如小兒喜食餅餡而硬投藥餌雖入咽喉難歸脣理反不若哇而出之之爲愈也今欲反虛文爲實事令有司真切奉行非示以簡便易行之法與朝試夕驗之功彼未易中心誠服始終爲之而不倦也何謂簡便易行之法曰在用人力行四字加之意而已朝試夕驗之功

卽在用人力行之內未有用得其人行之果力而功效不立見也卽力行二字亦卽在用人之內未有用得其人而行之不力者保有保長甲有甲長鄉有鄉長往時皆以市井無賴及鄉民之豪猾者充之此輩利于有事不利于無事且素以疾貧忌富爲心惟恐盜賊之不來富室貴財之不盡尙肯出其死力而爲損已利人之輩乎用此輩以靖地方猶之招虎狼以自衛列匕首而防奸者矣竊謂十人之長必須才過九人始無約束不齊之患故非才德兼優者不足以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手

當茲選又須擇其身家稍裕者充之何也身家稍裕則利害切膚衛人卽以自衛衛人或有不忠自衛決無不力者因其所急而急之故爲力不勞而取效甚速今宜著落現年里役暨通都土民各舉一人必素所信服者以充鄉長督率本鄉之狀丁各置器械家演而戶習之非其人則斥去弗用仍坐妄舉者以罪苟勝其任則令有司優以禮數免其徭役使有感恩圖報之心又何有聞呼不應督救不前反苦有幸災樂禍之色者哉

一禁賭博閩西守憲李含馨先生諱月桂  
瀋陽人有云農工商賈各職其事財用於是乎出衣食於是乎充庶幾家給人足以成熙皞之治有等遊閒無藉之徒不循

本業專以陸博爲生每每結黨成羣煽惑良家子弟窩賭騙財惟圖自己煖衣飽食不顧他人敗產傾家不肖子弟一墮術中率皆迷而不悟不死不休以至窮餓其父母演餕其妻子親友壟棄隣里誠強賭第爲盜勢所必至越禮敗行何所不爲迨至犯法亡身悔何及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

三

新旨森嚴設有流徙站配之典亦無非爲不肖愚民下此頂門針令改過遷善以自保其身命耳

一禁遊獵大梁巡憲沈繹堂先生諱荃  
松江人云近訪各

屬地方有種浪子遊棍不務耕作專事盤遊或持鳥銃而走城市或架鷹犬以入山林借打獵之名爲資身之策每見出入無常其實形踪閃爍今當申飭各州邑嚴諭保甲凡鄉村中有此輩用鳥鎗架鷹犬者盡行開報當官試驗如技藝果精卽當收人民壯之列量給衣糧卽令巡撫道塗擒拿賊盜以禦其身倘

有不肯改業仍舊胡行該鄉鄰保立行舉首收其鎗械嚴逐重懲益利器不可以假人而防奸不厭其過密也

一逐娼妓江南總督于北溟先生

諱成龍  
山西人云江南民

風塵薄遊手好閒子弟每被無賴棍徒勾墮花柳場中壞心迷懲初則蕩產傾家漸至爲非作歹且流臭黠賊埋名改姓托身於遊娼寡婦之家畫隱宵現結交地頭匪類搆探某某家資殷富又想刦盜財物以供纏頭搗婦愛錢百計爲之庇諱納垢藏污莫此爲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

三

甚當耑著保甲長細查該地方若有遊妓士娼盡行驅逐通限一月之內另改別業如敢不遵保甲鄰佑

卽行公首到官將龜棍重責枷號娼婦當官配賣如有積棍把持保甲鄰佑通同隱諱不報者或經官司察出或被旁人首告先將保甲隣佑各責三十板仍拿積棍與龜棍一同枷號究處

剿盜之法一飭諱盜之弊陝西巡撫賈膠侯先生諱漢  
復山  
西人云有司身寄百里保障一方須令四方無犬吠之驚百姓享燕安之福始於厥職無忝今聞撫屬地

方盜風彌熾或暗襲堡寨或明劫鄉村或要殺道塗

或窺視城郭而該管印官尸位坐觀有同木偶該捕

員役偷安忽視竟若罔聞不惟漫無綱獲亦且隱不

上申迨經本部院察出行查則又多方掩飾百計彌

縫不曰事屬烏有則曰穿窬小盜以明火執仗之公

行捕爲暗中摸索以嘯聚燎原之橫舉稱爲釜內游

魂甚至拿獲參犯審出供招明知行動有地失主有

人贓物有據其爲眞盜無疑矣而州縣等官慮從前

之未報恐叅罰之及身因而寃假出脫不以法繩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呂官纂過錄二

行釋放是功令愈嚴而法網愈漏法網愈漏而草

竊愈多此風不戢長此安窮非止現在之盜賊不能

化爲良民吾恐異日之良民亦將變爲盜賊耳當嚴

檄所屬印官責令捕快人役在於該管境內不時巡

緝凡遇面生可疑之人卽加盤詰呢防既嚴盜自欵

跡倘再泄泄從事致賊生發而隱匿不報及以強諱

竊以竊諱無者或被失主告發或經本部院訪聞定

將印捕等官飛章叢處經承捕快等役立致死地迨

至彼時纔知盜不可諱上不可欺卽欲求爲輕叅小

提公撫河南  
時亦必無今  
所謂紅鼻子  
者

坐首盜者更  
以爲莫矣

罰而不能也

一伸首盜之令冬灝白先生云凡盜賊自首原准免  
罪若大功以上親及同居親屬雖無服者出首與自

盜而溺於情愛遂致隱瞞凡爲盜一二次者父兄知

之一二月者鄉鄰知之鄉鄰首盜其實甚難盜官司  
捕獲真盜或以有可疑者十數駁未已良善之民出

身首盜東奔西走妨工費錢萬一審不成獄不惟自

坐虛枉且致羣盜報復身命俱喪以難事責之小民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呂官纂過錄二

似非情也惟鄉甲法行責成甚嚴則人畏法而不畏

盜盜亦憲法而不憲人矣以後審實初盜其父兄應

連坐審實久空其鄉鄰應重處

一察爲盜之人淮白先生云凡不農不商不工不傭

無恒業之人與盜近矣不事生計恣意賭博與盜更

近矣迨其爲盜形狀自異出入無時潛去潛歸一也

往來多面生可疑之人二也常有羸餘費用不經三

也此皆民間之盜最易覺察者也邇來爲盜多是逆

兵冒營伍之裝飾舞弊領之銅東地方不敢問捕役

兵冒營伍之裝飾舞弊領之銅東地方不敢問捕役

今之捕役亦  
帑盜也

不能詰惟有鄉保法嚴流寓必稽則此輩無所容身矣甚至見在食糧之兵亦有爲盜者傳聞各處禁城居民往往被刦非木卉故縱豈能猖獗至此竊以爲事發之日該管將領應按軍法處斬

一嚴藏盜之地滙白先生云藏盜之地除深山大澤綠林嘴聚外其欲刦掠城市人家若非往來窺探路徑習熟豈能犯然而來是以娼家酒樓旅店開揚窩賭之處皆爲藏盜淵藪卷輞寺院次之誠能信賞必罰勒令捕人不時議察非但得本地之盜已也四方

居官寡過錄二美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美

大盜俱無所容矣  
一緝窩盜之家李笠翁云禁強必先禁竊究盜不若究窩消消不息流爲江河小偷弗懲其勢必爲大盜故於穿窬之獲究之務盡其法無論賊多證確刑配無疑即使偶犯贓輕亦必痛懲幽槩令親屬具結保其改過而後釋之倘以機突所迫四字橫塘於中草草發落是極大盜之根孽之適以害之矣至於窩盜之罪更浮於盜草縱十盜勿漏一窩無深山不聚豺狼無巨窩不來賊盜窩卽盜之源也○滙白先生云

有良策所追  
者亦在寡之

得真情自存  
善法

世無窩主則盜賊何處潛踪盜之去來無常而窩之處有定盜之踪跡猶秘而窩之舉動甚彰凡被刦之處其盜之窩家近不出五里遠至十里二十里止矣蓋強盜行刦勢難遠涉一恐腹饑力盡二恐天明追捕豈有刦掠良久分贓擾攘之後自二十里外而來復出二十里外而去乎凡盜發後密訪附近地方

情形可疑之家未有不得盜者此就被刦處言也又有久慣窩盜因出行刦仍串通本地之窩爲線索者

此鄉甲之法不行故也合應著爲法令獲得其實者

一窩准十盜之賞凡本州縣窩主在別州縣事發者

卽就窩主所在印官以昏庸叢草

一嚴捕盜之法滙白先生云捕盜之法除負固連營者應官兵剿除外凡往來刦掠山沒無時者惟責成靜惟同夥知之當懸重賞云盜夥之中有能出首渠魁及黨與引領兵役剿捕者除免本罪外仍論功擢用則盜黨人人自疑而有解散之勢矣

庚

一慎緝盜之票滙白先生云凡緝拿餘黨不可不慎明住址年貌若糊塗橫開姓名則處處可設牢籠家可施嚇詐矣凡審供餘盜時先要訊明某人年歲若干身長身短有鬚無鬚面白面黑住于某處一一開註票上庶無影射嚇詐之弊往見有事關叛逆重案隔省闕提者並不開註籍貫年貌止列姓名以致逐縣搜查各里取結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其爲詐索何可勝計當申飭各直省內凡有事屬叛盜二案闕提人犯者必須詳註籍貫年貌一一明確如無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專過錄二三

籍貫年貌不許行提

審盜之法一禁私拷李鄴園先生云捕役誣陷私刑立法甚嚴現行則例內開凡番役人等捉獲強盜先送官審不許私刑取供違者於本衙門枷號一月責四十板革役如得財反誣陷無辜者從重科罪至於妄用脣箋毛竹連根大板及竹簽烙鐵等刑致斃人命者以故殺論不准援赦其初招既定不許續扳又拿獲強盜於未審之時承問官卽驗有無傷痕如有傷卽將捕役詳審照例懲治等因遵行在案 國法

昭然孰敢違悖然奸惡捕役慄不畏死凡遇強竊事案不將真犯上緊緝獲先肅殷實鄉愚指窩指盜任意私拿多在深林僻地古廟庵觀空房冷屋之內非刑吊拷五毒備至名爲倣索言之慘不忍聞當此生死呼吸之際何求不得隨所意授矢口招承清白無辜之人頃刻卽成真盜干是恣其勒詐傾家蕩產賣子鬻妻無不徹其虎吻乃復公然私放又慮事後告發故當吊拷之時逼勒親供留爲左券使被害者備受慘苦喊口難言若或詐索不遂卽行拷勒口供爲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專過錄二三

憑糧點私賊嚇令到官照供直認少有更改倍加嚴刑嗟此蚩蚩之民心墮墮地只顧目前暫獲痛楚含糊供認地方官以獲盜爲倖以奸捕之刑拷勒供奉爲金科玉律糞圓結案誰肯細心推勘卽司府各官拘泥初招亦不暇更端平反孰知差之毫釐失以千里無辜之民憑空枉陷有案未結而拖累瘐死卽間有一二招雪而身家早已破碎及至真盜就獲則又勒喝扳窩株連妄指統兜肆捉勢若抄家搶劫姦淫無所不至橫行蔑法言念及此奸捕之惡罪不勝誅

矣

一慎初審河南臬憲李穀可先生諱士楨云盜情以報呈爲據須查問確實或失主已甚其詞或官役隱匿少報以致情形舛錯往往難結皆不得其平也嗣

後呈報到官卽確查情形遵奉定式粘連失單一面選役將拿一面審賊定案○又云強盜以初情爲真緝獲之日立時研審務先問其賊首窩主引線同盜若干某人某處造意某年月日某家劫財若干或殺傷幾人何人下手某用何器械某某各分贓若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

賊仗現存何處再詳查盜口所供與失主所聞失物傷痕相合隨卽耑委捕官帶領捕役起賊不得稍遲以滋轉換其續獲各盜亦隔別研審口供情形贓物一一相對卽是同盜但不許令其先知前賊口供恐畏刑妄招果屬扳誣當卽開釋保候毋得枉死人命○又云審賊以慎密爲主凡賊初拿獲不許在外久停滋弊到官卽擇深遠之處審問明白所云停宿長智淘非虛語况從來無無窩主之賊亦無不通衙役之賊未審明白之時尤不許衙役出入洩漏使餘賊

知覺潛逃然審時亦不許徒恃刑法須察言觀色推

情詰問更在隔別間有供報同夥姓名亦查衆賊口供相同者姓名年貌住址一一註明卽時出票分差往拿限定時刻到官仍前隔別嚴審定奪

一慎扳誣終滙白先生云凡獲一盜未有不令供招

夥黨初獲之時神魂無主情實易露亦有狡黠之徒故將睡眼之讐誣扳數人以脫嚴刑問官不知卽有

落筆附卷之害據彼口說信筆填寫招房輒粘連附

卷以圖勾攝取錢此票一出捕役上手誰敢懈遯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

單一經粘卷凡有姓名者卽爲盜案中人辨得清時身家不可問矣全在問官細心辨其聲口察其情狀蓋眞僞之情辨色自別虛捏之語辨問則窮我多方以辨之則掩護之術不及卒備我隔別以訊之則無情之語不及會同如果情節真正無疑此單方可附卷若是覆答差訛其中必有讐扳玉石不分最爲大害故審盜有司切不得以參差供單草率附卷也○笠翁云每獲眞盜一夥必害良民數十家猶之衙蠹之中有一人被訪則親屬與警家皆不能安枕非虛

扳誠卽防貽禍同一轍也故官長於盜賊之口只宜抑之使閉不當導之使開卽云盜賊未獲真賊未起難以定招結案勢必責令自供然於此時此際亦當内存不得已之心外示無可奈何之色每聞供報一人必詳審數四而後落筆但以又害一民爲憂勿一又獲一盜爲喜蓋於初獲之首盜尙慮其寃而多方輶恤何況由幹而生枝由枝而生葉者哉近日世道澆漓人心不古良民供吐之言尙不足信何况天理蔑亡良心喪盡而爲盜者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据官寡過錄二里

一慎審賊佟滙白先生云盜以賊獲主認爲定案然而執賊論盜往往失真每見一招之中盜數多者當二三十人某人分某物一一分明種種招出未嘗不嘆歎獄者之膠柱也今有雜物數十以二十人分之數日後問所分物各自言其所分不能不爽以一人而言十九人之所分能一一不爽乎况盜皆烏合之衆當昏夜之時作倉皇之事能以一人備記某人分某物乎此皆沿習敘招格套而不近情理者也究所分贓嘗云花費無存夫以真贓花費而無憑坐盜誰

只舉一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据官寡過錄二里

量聽其識認暫寄庫內以防侵隱抽換紊亂疑似等弊解報撫院之後卽令失主領回分別具領領狀入招失主釋放寧家凡有寄賊買賊之人審不知情亦便保釋以省拖累

一辨情跡李毅可先生云強盜務須得其強狀必先問其果有明火器械刦財殺傷等情如竊盜搶奪及謀爲強而終爲竊謀爲竊而終爲強者原情按律各有正條情律此外如有繁冗舛錯口供須前後刪正明妄弗得混亂致難結案

不曰花費無存耶凡盜情未確者則當審其賊歸何處賣於何人若夫盜情既確則不必待賊以定獄律稱但得財者斬謂一人得財則同行者皆斬故又稱同行而不分賊分賊而不同行皆斬也今定獄必拘於賊則真盜以無賊得脫者多矣○又李毅可先生云盜賊以賊仗爲憑起賊必須捕官帶領捕役公同起獲到官卽便查對失單并喚失主揀認每審盜案失單多有不清或因受傷倉卒故未能逐件全閱徃往如此但有對明失單之賊其餘賊物仍許臨時酌

一用矜疑笠翁云強盜殺人之律止於竿首實是千古恨事常有一盜而手刃數人至數十人者卽除爲盜弗論而以命抵命其罪浮於律之分數亦相倍蓰而無算矣况有刦財燒室之強形拒捕抗官之逆狀

甚有姦掠並行俾事主之家巢卵俱空而身名交喪者無一不堪寸磔而其罪止於一梟豈以此輩之肉爲不足食故於一死之外遂不復致詳歎倘於此等

重獄而猶勸當事者予以哀矜則不特爲婦人之仁直是以放虎縱狼爲義散鳩施毒爲恩者矣其有止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編

於刦財而未經殺人放火及姦淫者始可用吾矜疑一念推詳其入夥之由審究其上盜之實以憾之有無定罪之出入如賊真罪確萬無生理雖屬饑寒所使亦難貸以國法所謂如得其情哀矜弗喜者蓋爲此輩言之也或上盜而未得賊與得賊而無主認者皆可開以一面非故縱之也蓋以後世無恒產之授不能責其必有恒心兼以保甲之法不行或行之不力令此輩得以藏奸是爲上者亦有過焉不得概罪斯民故也但此輩原屬無良止可待以不死萬勿處

與開籠使得脫然事外隸入胥靡投之有北俾狠心有制而不逞鷹眼雖捷而難施庶善與惡兩不相防而解網之仁不致流而爲暴矣

訓士文

陸稼世風之壞莫忘乎士志之不立束髮受書卽從富貴起見終日皇皇但知以科第爲榮不知以聖賢

自願科第到手心滿意足求田問舍驕奢淫佚之外無復他事士志如此世風安得不日下也是宜知有向上一途不沾沾於世局常抱不得爲聖賢之懼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二編

不肯以第二等人自處有如此志氣然後可爲士聖賢千言萬語皆是要人篤行知而不行雖讀盡天下書何益每見今人視書自書自身若不相關正誼明道之言不離於口見微利輒動色慾忿望然之訓日寓於目遇細事輒矜張威儀不能自檢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談太極跋倚而讀西銘程子所謂只作一場話說豈不可惜是宜刻刻檢點身心以不能變化氣質爲深耻以負所學爲大懼內省無疚纔可謂之真讀書人

李元氣先生云士未有根本不立而堪別語器識者自昔號尚風流高言簡脫樂就嵇阮之放軼迂祖道學之準繩戢天性蕩行檢骨肉之間媿薄已甚今世趨漸返於淳諸事宜處心以厚但能力行孝弟君陳

之保釐張仲之燕喜皆廟堂所樂得爲臣者也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言乎賢者爲我助不肖者爲我累也近見少年惡習

聚族呼儻流連陸博之場馳騁倡優之巷以非笑異已爲樂以擊斷鄉曲爲能致揖讓不行於里間老成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二

罢

或受其詬諱深可痛懲自今各宜閉門毋得仍以聚會爲慧義方可訓難爲師儒父兄寬也

夫上下相維持有等威不替庠序者等威之所出也

席珍國寶聲價重於連城乃搶攘以來子衿泮藻之

榮不能博負貶編氓之一盼豈時之能賤士哉良由

敗德自輕蠅營苟走利如驚蟄詩書而躬爲商賈

之行染指爭齧酬杯酒而便劫公庭之贊甚至結書

吏爲兄弟聯傭保爲宗親清夜全迷斯文掃地與言

及此尚不自艾而尤人乎

以此五條繩士乃爲真心愛士之官以此五條自繩乃爲真心自愛之士文章其後焉者也至出入衙門把持官府不問而知其全無矣

### 養才士

官蒞任後欲集多士試之必將自己慎擇真才實心作養之意先張一示使懷抱利器者知我別具識賞自肯來獻珠璣及試之時防閑要密禮遇要恭出題面論必如李少文先生云文心須肅懈則急流慢捲雖平穩而總遜風檣文筆須真勦則他肉裝身卽豐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二

居官纂過錄二

滿而全無血性諸士惟恩從肅聚手以真雄及至操

氣所長畢盡使不僂

借文人之錦繡洗俗吏之塵埃

則欣幸當不啻百爛錫矣既試之後甲乙由分拔其

尤者再試之或三試之見其金以鍊而益精玉以磨

而彌潔然後臨其體貌厚其恩施備爲國家達大

之器但只許細論文章不許與閭政事倘借帖括爲

媒非公事而來偃室則不能醫吏之俗反以重吏之

病今而後請不敢復留此物於藥籠中矣

### 禮賢士

賢士與才士不同才士負異人之能樂於見長常與人近賢士抱高人之德耻於衒玉常與人遠故爲吏者得才士易得賢士難惟虛心諮訪誠意搜羅間有

不肯交官不肯媚世守已而樂道讀書而忘名者人笑其迂我却於其迂而想見心術之正人憚其傲我

偏於其傲而懸知人品之高辨驗既真然後從容相就或一騎一僕而叩其戶或一觴一茗而設其廬或

尊爲師或親爲友止見彼爲有道之士不知我爲有官之人仰其德範聆其語言豈惟有益身心有資政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哭

治且使尋常俗土見我所賞者在風塵世俗之外所契者在仁義道德之中亦必改奔競而爲靜恬反卑汚而爲高尚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

科場議

士子領題構思竭三晝夜之力全賴號房以爲棲止舊例東西號房苦甚有餘且於末號置廁四圍設溝以爲疏穢通潦之地邇年號舍傾圯每至缺少臨期取用轆轤甚爲不妥內外溝渠不通秋雨淋漓上漏下溼致士子濡足水中遷就無地又或穢氣觸鼻沁

避無由勢必潦草完卷不惟虛寒土三載燈窓之苦甚有坐致疾病反深性命之憂者實可矜惜故號房宣多設溝渠宜預疏也

場中糊名易書原以杜弊若潦草差訛勢必誤士子之功名且聞向來積弊有包攬榜錄之家每向考劣諸生索銀三五兩不等爲掇善書者代錄貧士無長物任伊僱倩匪人塗鴉塞責士子半世功名十年攻苦博此賓興一日萬一差訛字句功令森嚴內儀官孰敢輕薦是榜錄一字之訛士子終身之厄從來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二哭

名碩賀屈浩嘆者不少合請於場前月餘以各屬送到榜錄諸生行委府廳官面加驗試必善書而文理粗通者方行留用如潦草不堪抑回另取併將考中原卷發對讀所查閱敢有臨場更換名是人非者定行該府縣嚴提究治則胥吏咸知警凜供事士子不蒙亥豕之災矣

從來科場所取對讀諸生例皆青社每多豪華慳惰不肯讀書之人借科場効勞爲名以復衣衿者僥倖頂替勢所不免雖年貌有冊無從稽核今應責令對

讀諸官詳記場內某生曆對出幾卷差訛者改正大

約以十分爲率磨出最多者方准復附其七八分者僅存賞賚毋許槩復倘有虛應塞責不細加磨對者嚴令對讀所造冊登記事竣呈報除不准收復外仍行究斥以爲誤人功名之戒

江南報子多係積棍蠹役串倚營兵飛騎快船持械

雄行無異大盜放榜之後紙條入手打入中式之家

不論貧富勒索之數纏百盈千稍不遂意碎門毀戶

家資什物立成蕪粉領數十人蠶食其家不飽其欲

爲積逋所累他日欲爲廉吏何可得乎當憲賜嚴示

通行各府州縣遍加禁戒犯者治以重法庶羣小不致踵惡鳴張鹿鳴多士受賜無涯矣

今士一獲爵  
之家之條多  
矣中有主者  
尚不大異也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刘振清 亭棗梓

男維翰宗校錄

居官寡過錄三

李元春

濟評閱

男來南

屏藜齋

單騎赴任示

朝邑 鄭維公

譙邦祖

成寧人

爲單騎上任不行知照以省繁費以杜科斂事照得新官上任往往先發諭帖知會各役督使遠迎兼令修理衙舍以候登任此從來不易之規也今本縣不發諭帖不示吉期單身匹馬猝然而至非敢慢令致期駭人耳目以貽躁暴不經之謬也祇以拜

命之日卽知鄙邑疊遭寇蹕地極荒殘兼之饑饉淳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

臻民不堪命若以赴任事例恐照往日行之則一切修築鋪設夫馬下程等項頭緒紛然例多繁費額設錢糧無幾勢必派諸民間取之行戶是官未抵邑而害先及之非所以端厥始也况使一官將至通邑驟然揆之於心亦覺未忍至於衙役接官往往於途次無親則恃接官爲影射之謀近身圖徼倖之福者庶幾免矣茲本縣已於某月某日現抵鄰境擇於次日

某時莊任先一日遣牌知會以便里老衙役人等至期參謁不失朝廷大體除祭門必用三牲外其餘下程小飯等項一槩不許陳設至於修理衙舍鋪設器皿等事尤所痛禁凡有衙役人等齒及此事者關係首先壞法之人到任後即行重處借彼爲令本縣隻身而外止帶一僕斗大一室足以安身其至親眷屬不帶隨身者欲俟到任之後相衙署之寬窄度房舍之頽整自備材料自行修理然後攜接到任不欲於未至之先破費民間一磚一木也特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二

真心爲民父母者須熟讀數十百遍不必拘行單騎赴任之事而當曲體隨處愛民之心

警戒衙役示

青州巡憲周機圓謹亮人

爲處公衙役之新例極嚴衙役詐人之舊習未改歷陳爛戒法在必懲速行改絃易轍以全身家性命事照得在官人役豈盡無良有苦讀無成不得已而流爲胥役者有家原溫飽藉之以撐持門戶者有資身無策賴此以充衣食者初心不過如此豈望作惡害人無奈一入衙門習與性殊日復一日心胆遂雄

公門之內好修行是說你們在公門之內日日所見都是爲官司受累之人大則生死所關小亦身家所係若肯爲他方便方便不消破費已財只少要他幾文再於同夥兄弟面前代說幾句好話不十分難爲他作踐他便是做好事便有無限陰功比在寺廟裏燒香拜佛還強十倍昔人將以前公門中人做的好事受的報應刻作一書名曰公門修行錄也有書吏之子中鼎元的也有皂隸平步成仙的也有皂快之子中進士子孫科甲綿綿的這樣討便宜的人也不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三

知多少你們可曾見過即使你們無此大志不想做第一等好人積第一等陰德與兒孫難道不學箇中等之人免自己一身之刑戮你們若稍存一畏法之心不貪不惡何至告發何至訪拿誰人不稱爲良善就使不富也斷不至於餓餒何故遇了略略方便之人卽想論十兩論百兩騙他就遇極窮極苦之人也逼他賣男鬻女典衣當物不肯白白放過自己詐不遂意還要撮掇同夥之人推班出色分頭各路去騙他及至事發之日鬼神不容不惟一一追還還要賑些交打纏使家藏金穴衝可通神窟不止三足多逾百者一經敗壞連累一家有甚好處你看青州府舊役趙某不過是府堂一名快手何至妄自尊大騎馬赴席前呼後擁這裏結社結盟那邊拜兄拜弟儼然做出箇鄉紳體面人人稱他爲趙四太爺他便以太爺自居上下各衙門之事都要管到當時何等氣焰何等威風寧有幾年今日被訪拋下老母不管東逃西遁累了親兄弟坐監坐牢受夾受打甚至趙四太太都拿入監中他做慣太太的人如何受得氣也就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三

不輕貸此非不教而誅也各宜警惕

痛快明白如看因果小說苟有人心誰不警醒

官到任各宜如此出一片真實化人心腸勸誨諸

役縱不能人盡同頑豈無一二改惡遷善者乎衡

門有一二改惡之役則地方不止有一二受福之

民矣

設櫃求言示

江寧太守徐德夫諱必達  
嘉興人

爲願聞已過願達民情事照得人非聖賢不能無過  
況以本府愚拙過失更多但不聞則不知不知則不  
能改此本府大懼也古人以萬物得所爲極本府卽  
不敢望此倘民有疾苦愁痛而遠不相關何以覲顧  
立於民上但不達則不知不知則無由與除此又本

府大懼也凡我境內軍民人等或得於旁觀之清或

出於風聞之及或念切維桑之急或身在水火之中  
有心豈不能知有口豈不欲言但或以上下相隔不  
能遽通或以嫌犯忌諱不敢入告以致本府空抱血  
誠莫可措手爲此特設木櫃置大門外不問諸色人  
等但是聞見本府過失與民間利病不論大小悉聽

備細開寫投入櫃中聽本府不時開覽庶幾警醒覺  
悟勉圖自效以期仰報聖明俯酬民望至於假此  
爲由言人過失甚至發人陰私豈惟律有明禁卽天  
地鬼神亦所不容堂堂本府更豈爲奸民指使而與  
良善爲讐乎犯者訪出必罪不宥

盤橋野人曰桃源縣令官公諱壩亦有設櫃求言約

其後幅云我爲一邑之父母則一邑之事猶我家事

一邑之人卽我家人於此而若盲若昧如此邑何勿  
避嫌疑明以告我無論前人弊政當革卽我有過而  
青照堂叢書次編卷官募過錄三七

爾輩不言爾旣不肯爲幹蠭之子欲我不爲頑父誰  
母其可得乎自今示後倘有忌諱不便面陳者投諸  
櫃中非同鈞鉅刻以求人實做磬幣鐘鐸之遺斂於  
從事倘有裨益於吾民而不便使聞於土豪衙蠹者  
本縣藏之於中斷不輕泄以開鑿於能言之人也其  
各直陳無諱

設櫃求言極是做官第一要務真心做好官者到  
任後卽令大門外近路而便投處攜小匣半間下  
置一櫃壁懸一牌將自己求言誠意謙和懇到寫

示於上令人樂以善言告我不特得聞已過猶行  
有不便於民者可以改圖卽土豪衙蠹欲爲害人  
之事知百姓不安於無言亦自胆寒而思戢矣倘  
惡聞已過怒視民瘼聽之聲音顏色有不恣意  
妄行而貽禍於子孫者哉

飭屬操守

李含馨

更治至今日敝壞極矣原其故皆起於多欲夫人仕  
不止於爲貧何至舍公圖私惟利是徇以致兩通仕

不有張某亦

矯旋扒彈草是累胡剖身以藏珠但知愛珠而不知

青紫堂叢書 次編 周官纂過錄三八

愛身者矣恩拙孰甚凡我所屬各官務宜精白乃躬  
自愛其鼎以副朝廷簡畀之惠倘有撫字無能釐  
籤不筋百計捲括以填谿壑者本道冷面冰心毫不  
假借一經訪聞定行揭報叅處

飭禁餽送

河南巡撫賈膠侯

爲嚴禁餽送以肅官箴事照得各官薪俸備備養廉  
原無餘貲可供餽送惟是積習相沿互爲此隱在下  
官剝民膏以取媚在上司徇情面以慢客猶鼠同眠  
賢愚莫辨其職業之修廢官箴之賢否則竟置之罔

大法小憲頒  
有如此等入

問言及於此既可報瀆更堪切齒今本部院奉 令  
撫綏正於此觀有司之賢不可不行嚴禁嘉與維新  
爲此示仰撫屬文武官員知悉各宜一洗陋規共爲  
實政一應生辰令節槩不許呈送餽送卽賀啓障屏  
盡行裁革在奉屬者固當自愛其鼎爲民牧者尤宜  
反顧其躬倘謂狐媚可以取容暮夜或無知覺一有

訪聞與者受者立加白簡 功令森嚴噬臍恐無及  
矣

禁官役除道

浙江總督趙君鄰

青紫堂叢書 次編 周官纂過錄三九

爲嚴禁除道人役以達民情以防壅蔽事照得本部  
院勘海巡邊日在途次 王事靡盪敢憚馳驅向以  
民間疾苦未得周知正以巡歷海疆之便欲使黃童  
白叟咸進歌謡土俗民情悉歸聽曉孰意所在有司  
反於本部院馬首之前多設擇蔽又令衙役負牌先  
驅使本部院所到之處幾無人色名爲除道實蔽聽  
聞惟恐小民有口本部院有耳利於民者未必有利  
於官欲使平日食殘之跡掩過一時送得本部院出

疆卽是難星過度是其驅逐聞人乃爲身計非爲本  
院

部院計也殊不知本部院善察隱情反於此處識其  
破綻除已過地方另於回日諮詢民情外爲此示仰  
未經巡歷各府州縣官民人等知悉本部院所到之  
處地方官不得多添人役於馬前喝道以駭見聞并  
不許負牌前驅使道路之人預先走避本部院愛民  
如子但慮其不敢近身並無鄙薄斯民之意爾父老  
百姓人等凡有真知灼見謂地方某利當與某害當  
除有實有益於時事者不妨竟至本部院面前高聲  
陳說本部院自當止馬受言立刻見諸行事但不得  
故違決不輕貸爾民慎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十

二二話刺骨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十一

刻之政而魚肉肌殼骨削之小民乎近訪得該地官  
吏猶鼠爲奸每借緊急軍需名色如取辦糧草等項  
皆借端酒派各里又不以本色徵收每米一石派銀  
二兩或一兩五錢不等既以重價折乾又不肯以平  
價自買仍以此事科累富家每米一石止發官價數  
錢強勒辦解巧者重賄賂免拙者賠累無償只此一  
項軍需不知跋却民間幾許脂膏深却官吏多少肥  
澤故近日軍需二字乃貪蠱之所樂聞而間間之所  
畏見者也至於額徵糧米不許折解題禁已久卽有  
不產米穀地方許以通融折價亦須照依時值平折  
平買僅足完公以免叅罰是卽有司之厚幸矣乃聞  
潮屬官吏皆以重價折入輕價發難亦如前項弊端  
不獨滋害民間常以發價短少辦納不前以致遲悞  
軍需使兵使呼庚呼癸是攤派折乾之弊不獨病民  
兼病國矣爲此示仰潮屬官吏里民人等知悉嗣  
後一切額徵糧米止納本色不許仍假折色名目借  
少派多以因里民取多發少以累大戶如有前項等  
情許被害人等開列科歛強買強賣赴本部院軍前  
參養教年始能漸復元氣况以極凌忍之心行極苛

指名呈告以憑摘印參拿爲爾等除害

云二云

嚴飭假公擾民

江南督撫奏本  
籌辦各款人

爲嚴飭有司借遵法以擾民再禁蠹胥假奉公而生事各惜身命共保殘黎事照得朝廷設官養民自應刻刻懷愛民之念事事存保民之心如奉行一文稟知功令森嚴當思如何奉行方可免於違例更思如何奉行方無累於小民本司誥誠諱諱豈爲地方市恩實爲諸司變鼎適屬員之中愛惜廉隅者固有其如蠹胥習技借景生波不勝覺察稍一姑徇將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主

叢書卽生於奉法之中民生利弊多端其他不能悉舉卽如驅逐廢官一事遵部行也但原令是廢官係旗下者押送歸旗有原籍者速回原籍若夫陞員赴任過往停泊與本身在京候補家眷暫住在外不過僕使人人裹足在在寒心不遂蠹役之誅求卽拘鄰里訊質以致雞犬不寧此非假借奉公因而擾民生事者乎又如禁使廢錢舊錢奉 嚴飭也地方官徇

縱不舉計起議處然原令設局收銷又經本司詳奉

撫部院批准每斤定價六分勸民納官立給現價仍

將收下之錢解司充鑄竟作正項錢糧銷算已經屢檄飭行在案若地方官貴力奉行民間有舊錢廢錢與其兌換行使較之納官易價其值相等何苦甘心蹈法止因勸收之令既不明白開陳而納收之時復無現價給發小民貲財分文皆係膏血不甘棄置是以不顧違禁仍前浪使此皆地方官奉行不力之過乃不思正本清源反藉倚行查株連擾害使民既喪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主

血本復加以衙役索詐傾廢身家嗟嗟誰非赤子忍見其無知入井不唯不加手援乃反幸其沉溺因之以爲利耶此非假借遵法奉公因而擾民生事者乎再如稽查漏稅奉部行也但原令查明從前有無漏報卽與報明請帖嗣後隨開隨報毋許隱漏夫商民挾資開典取生息之利每年止納官稅五兩并無多求彼何惜此些須而甘蹈隱漏之罪大都俱由衙門奸蠹計圖私收侵餉遇有開張卽構同典頭小甲容隱飽橐究竟在官有未報之典戶而在衙門蠹胥則

無不知之典戶也若經查出止應嚴究蠹胥追侵補

報至於本典止以從前聽蠻客隱擬以不應之罪亦

在歷經恩赦以前如此乃見地方官清誤裕國

懲奸保民之意乃今無論先報未報是典非典槩事

混查甚至米糧油鹽舖戶向以斗米斤油與窮民偶

通緩急乃被地豪土棍以平素賒取不遂或一時索

賬過嚴偶櫻其怒動捏私典名色具首地方官不加

詳察隨卽混行拘擾二三十兩之資本傾於一旦似

此生事擾害猶云遵法奉公乎更可異者收納錢糧

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募過錄三  
封投標表美以此無一

遵奉定例不許吏胥秤收止令民戶自封投標木以

禁勒索惜民脂也各州縣雖皆奉行而奉行之中常

有不肖官吏抽稱銀數指稱短少乘金差捉本戶或

少半分三釐而差錢東道費至數兩數十兩不止帶

回究訊再加刑責納戶之受荼毒比於櫃胥之勤索

耗贈倍慘倍多似此遵法奉公不又爲生事擾害之

至極乎總之地方官不思爲民計安全則諸凡幸民

有事借端恣累者正不可枚舉爲此示仰

云優恤舖行示

司李倪伯屏謹啟

云長庚人

可報

照得各舖戶舖行供應上公司公用支給年終類算減

半給價時或錢糧匱缺又復捱至次年積漸滋深終

成烏有舉筆僉票痛癢無關見單取物時刻不緩徒

知左手右手之便不知一髮一膚之痛官票終年掛

壁獮書怒目在門取之無禁杳如逝水之波怒而不

言忍抱經心之疾年終歲暮鼠伺公庭今日求銷丐

筭明日立領開單然望望而前吏亦不筭筭亦不清

清亦不給給亦不完年復一年取復加取至於陞遷

交代積紙如山徒塵案牘雖供億日繁爲炊無光歷

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募過錄三  
五

例相沿爾各行亦急公奉義視爲固然然半利幾何

一虧莫保本廳念此痛心已經數月今代庖縣事誠

恐憲節按臨上司公用朝需暮給取辦無窮自今痛

除前弊每三月季終等清給價庶母子可以相生錐

刀不致失本立爲定規陞商恤市至於屬官務須照

價現給一如民間交易官箴所係尤宜避嫌爲此示

仰各舖遵守

嚴剔造訪積蠹

巡按浙江王湯谷謹啟

爲嚴禁大蠹開訪以除懷附事照得拿訪一款原爲

老奸大猾擅柄專權倚托現任官勢小民莫可誰何  
又爲勢惡土豪結交官府影借顯勢詐害橫行鄉愚  
受其荼毒更爲一班無賴梟棍招集亡命結盟捕黨  
姦淫打搶毆殺人畜盜線盜等項道路吞噬隨經  
廉得其事狀發奸摘伏奮其鷙逐去其害馬總是爲  
民除害非以害民間得杭城有等積年巨蠹盤踞衙  
門專通外內線索打探各屬事情開單列款奸惡逞  
其胸臆生殺出之囊中自神其術放胆橫行其陷害  
良民罪職官府則名曰造訪賣縱大蠹刪抹姓名則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專過錄三去

名曰賣訪受人囑託硬砌無辜則名曰做訪打通十  
一府線索闡節代易七十五縣衙役人名則名曰換  
訪明開此人之款故將局外之賊填入名下以待質  
證當前審到別人身上又名曰借訪既誣正犯之賊  
復捏無干證佐傍註過付助惡致使拖累衙門破家  
蕩產又名之曰乾訪訪之名最多訪之禍最烈因而  
各屬權書蠹吏耳灌其名心虛胆裸無不投托門下  
月要歲會前來供奉一遇上司討訪替死捉生盡將  
菜餉塞責真正大蠹反脫然事外間有一二惡貫滿

吾鄉尚少此  
等奸苟苟  
處無有只待  
如此等嚴明  
責有司耳

益上官坐名取款本役旋卽通知本犯密令自開款  
蹟明中正契之產妄填白佔封簽中表至戚之親寫  
做冤讐對證到得法堂研審之下羣佐譁然毫無的  
據幾座贓山化作一杯雪水有心執法無處下針駁  
問經審終成漏網爲民除害反爲民害爲地方除蠹  
反以滋蠹本院積恨於中除已經嚴拿極懲外合行  
嚴禁爲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有前項大蠹  
盤踞衙門號稱管帳及一切造訪賣訪等弊詐媚橫  
行者本官不自行發覺亟爲剪除本蠹不翻然悔過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專過錄三玄

速行退避許被害人等據實指名赴院呈告以憑立  
刻嚴拿處死并將縱蠹殃民官員一併飛奏究擬本  
院鐵面無情除奸必盡各宜慎旃無自觸網特示  
禁訪蠹扳賦

王湯谷

照得本院奉 命巡方剪除蠹惡原爲肅清民社安  
靖地方茲者按轍甌城聞得此中衙蠹結黨成羣擇  
人飛噬往往惡貫滿盈草露天敗身扞法網計復傾  
人以致波及無辜株連貞善此又甌蠹刁風倍於他  
郡者方諸蠹得勢之時恃寵專權作威作福借陰官

府免剥小民或經營倉糧乘機乾沒或司掌庫藏恣意侵肥或以承行詞訟生端婪詐或以心腹線索訐

事指誑勢焰驚人柄握在手家室富麗羅綺滿前舌

佚驕奢無所不至行路莫不痛心道途罔敢側目迨

至被訪拿究之日輿情方快公論少伸而此輩一片

惡毒之腸如火愈熾不思孽由已作仍復生計害人

如平日婪過賊私盜過帑餉已經訊供在案悉皆認

御平民非借名變產卽托言補庫非捏稱拖債卽取

呈積逋甚至虛田虛產無影無踪逼令警家或富戶

召買承問官以號件緊急任其供扳報一分卽追一

分不問是非曲直究之判斷鉅兩何曾完官裕國仍

用飽橐肥家甚至覲定寓戶姑不告官故爲唆黨搆

詐使其必從佑量家私飽慾方止以賊贖爲生涯以

受害以致地方有拿訪一番加勅一道之譖真堪髮指尤可恨者聞近日提解款證火票虎差分頭四出索供應無了無休非但不異訪犯更有甚於訪犯

者不思款證乃受害之人非作惡之人當日狼吞虎嚼既已受害無窮忍令被訪作證之時又遭如此冤

酷百姓何樂有此巡方巡方何必有此訪拿也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一應現在訪

拿蠹犯承問官司務要就事問事就款鞠款不許款外蛇足一事事後株連一人其款證人犯止用總甲

拿蠹犯承問官司務要就事問事就款鞠款不許款

呼喚不得與蠹犯一體拘拿如有怙惡不悛扳害良民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院呈告

再飭關防 秦瑞寰

爲再申關防詐偽事照得本院自入境以來叢處貪官訪拿蠹惡釐奸剔弊一味認真不知有身家安知

有情面衾影屋漏自信無慙

皇天后土實所臨鑒茲者巡歷淮安淮固神奸大猾之藪也黎丘爲幻習以成風魍魎晝行人不知怪處

有詐偽之徒潛住地方勾結地棍衙蠹招搖串合肆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錄三五

受害以致地方有拿訪一番加勅一道之譖真堪髮指尤可恨者聞近日提解款證火票虎差分頭四出索供應無了無休非但不異訪犯更有甚於訪犯

者不思款證乃受害之人非作惡之人當日狼吞虎嚼既已受害無窮忍令被訪作證之時又遭如此冤

酷百姓何樂有此巡方巡方何必有此訪拿也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一應現在訪

拿蠹犯承問官司務要就事問事就款鞠款不許款

呼喚不得與蠹犯一體拘拿如有怙惡不悛扳害良民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院呈告

再飭關防 秦瑞寰

爲再申關防詐偽事照得本院自入境以來叢處貪官訪拿蠹惡釐奸剔弊一味認真不知有身家安知

有情面衾影屋漏自信無慙

皇天后土實所臨鑒茲者巡歷淮安淮固神奸大猾之藪也黎丘爲幻習以成風魍魎晝行人不知怪處

有詐偽之徒潛住地方勾結地棍衙蠹招搖串合肆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錄三五

受害以致地方有拿訪一番加勅一道之譖真堪髮指尤可恨者聞近日提解款證火票虎差分頭四出索供應無了無休非但不異訪犯更有甚於訪犯

者不思款證乃受害之人非作惡之人當日狼吞虎嚼既已受害無窮忍令被訪作證之時又遭如此冤

酷百姓何樂有此巡方巡方何必有此訪拿也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一應現在訪

拿蠹犯承問官司務要就事問事就款鞠款不許款

呼喚不得與蠹犯一體拘拿如有怙惡不悛扳害良民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院呈告

再飭關防 秦瑞寰

爲再申關防詐偽事照得本院自入境以來叢處貪官訪拿蠹惡釐奸剔弊一味認真不知有身家安知

有情面衾影屋漏自信無慙

皇天后土實所臨鑒茲者巡歷淮安淮固神奸大猾之藪也黎丘爲幻習以成風魍魎晝行人不知怪處

有詐偽之徒潛住地方勾結地棍衙蠹招搖串合肆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錄三五

府免剥小民或經營倉糧乘機乾沒或司掌庫藏恣意侵肥或以承行詞訟生端婪詐或以心腹線索訐

事指誑勢焰驚人柄握在手家室富麗羅綺滿前舌

佚驕奢無所不至行路莫不痛心道途罔敢側目迨

至被訪拿究之日輿情方快公論少伸而此輩一片

惡毒之腸如火愈熾不思孽由已作仍復生計害人

如平日婪過賊私盜過帑餉已經訊供在案悉皆認

御平民非借名變產卽托言補庫非捏稱拖債卽取

呈積逋甚至虛田虛產無影無踪逼令警家或富戶

召買承問官以號件緊急任其供扳報一分卽追一

分不問是非曲直究之判斷鉅兩何曾完官裕國仍

用飽橐肥家甚至覲定寓戶姑不告官故爲唆黨搆

詐使其必從佑量家私飽慾方止以賊贖爲生涯以

受害以致地方有拿訪一番加勅一道之譖真堪髮指尤可恨者聞近日提解款證火票虎差分頭四出索供應無了無休非但不異訪犯更有甚於訪犯

者不思款證乃受害之人非作惡之人當日狼吞虎嚼既已受害無窮忍令被訪作證之時又遭如此冤

酷百姓何樂有此巡方巡方何必有此訪拿也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凡一應現在訪

拿蠹犯承問官司務要就事問事就款鞠款不許款

呼喚不得與蠹犯一體拘拿如有怙惡不悛扳害良民者許被害人等不時赴院呈告

再飭關防 秦瑞寰

爲再申關防詐偽事照得本院自入境以來叢處貪官訪拿蠹惡釐奸剔弊一味認真不知有身家安知

有情面衾影屋漏自信無慙

皇天后土實所臨鑒茲者巡歷淮安淮固神奸大猾之藪也黎丘爲幻習以成風魍魎晝行人不知怪處

有詐偽之徒潛住地方勾結地棍衙蠹招搖串合肆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錄三五

行誑騙遇罪犯則承攬解脫對屬吏則講說薦揚據其口無不可爲之事過其手無一能返之錢若主意稍有不堅鮮不墮其術中與者受者同罹於法憲細所係誰能爲原除一面密訪拿究外合行飭諭云

勸息訟示下車第一示 江寧  
邑宰俞硯加謹此奉  
新會人

云

勸民息訟以安本業事照得本業遂則民生厚民生厚則風俗醇然所以遂本業者惟不輕構訟一事乃喫緊關頭茲本縣下車伊始職在親民要知親民喫緊關頭亦即在使民無訟願爾軍民人等遵我誠諭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三主

保爾身家勿因微嫌小隙之難忍而動思興訟勿安奸徒刁棍之唆使而輒駕虛詞勿惹差役上門而受無厭之誅求勿惹刑責上身而忍難堪之扁楚勿舍家庭宴樂反尋歇店之淒涼勿拋閭里安閒自討路途之跋涉省訟師干証需索之錢留衙門歇家使用之費併力急公輪課追還樂業於盛世之間豈不至樂苟或不慎一字公門九牛難拔費盤纏悞正事荒時日討煩惱諸苦備嘗雖悔何及倘有事屬剝膚萬

真善圖

情方許不時呈報至戶婚田土等情雖經告准仍許親友解紛使有訟者復歸無訟是本縣之素志也必不苛求特此布告

究訟師示

豐城房慎庵謹此奉  
三原人  
色宰

照得健訟之戒已經三令五申冀爾民止圖息爭用力田畝記料積習難更愈懲愈戒每一放告楮牘盈庭及至據詞審理百無一實揆厥所由非小民之好訟貴有陰持訟柄之人不喜無爭樂於有事所謂訟師硬証之流是也自今以後凡有詞訟審虛先責干証後懲原告立拿代書一併究擬但使唆鬪無人則爭者不勸而自息矣合行嚴飭爲此示仰訟師干証人等知悉自後各安已業休管閒非勿以幫助爲忠勿以挑唆爲智如有怙惡不悛仍前爲人扛訟者審虛之日罪歸爾等不是唆人害人乃唆人害己也

嚴聽斷示

湖北謹此奉  
守憲祖漢若  
寧遠人

照得吏治不一端而聽訟尤爲喫緊無論大疑大獄民命所關卽戶婚田土鬪毆小事亦宜虛公鞠審毋移於利口毋惑於旁言毋聽斷於盛怒之時而遷威

兩造母決獄於沉醉之後而浪用五刑母畏勢而忍恨縱好母徇情而含淚罰善若夫山谷細民自幼至老未見一官驟至訟庭臚搘舌訥衆之各地鄉語訥舌難明此時若不細心定將曲直顛倒置民於覆盆之下無論官評有玷且於陰陽多虧又有健訟才民夥謀詐騙專以風影之事架爲人命抄擄甚則誣爲大逆謀叛且多以舊作新牒証混告若不嚴審反坐勢將安底本道以讞獄之當否驗從政之優劣勿謂今日做官止以錢糧兵馬爲重而詞訟爲輕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手

慎初招請

衢州孫沂水謹

常熟人

爲讞決闕係匪輕謹陳膚見慎初情慎覆審以仰佐明尤事照得易無留獄明慎爲先審著詳刑簡平乃聽惟一成而不可變故三刺以斷民中誠重之也查律載大辟二百四十一條而民易犯者無如盜賊人命竊見爰書中人命以下手不真致滋辯竇或數人毆一人輒藉在逃者互相委卸究竟有脫抵之元兌矣盜賊以贓物未的致破成招或一案掛多人輒因無主者更肆罔誣展轉多橫生之藤蔓矣凡此總由

初情之茫昧耳夫初情何在則人犯甫到官造次之頃安排不及三尺臨之尚爾知畏察詞於差庶得其眞若一繫固圉狡智百出淹延日久變態日生甚至後讞與前讞絕不相蒙雖欲爲五聲之聽其可得乎竊以爲人命初報時卽審定某係下手某係加功某係餘人某係見証或手足或器械一一確註繇詳中不得空請簡驗也強盜初獲時卽訊起贓物幾件令失主認明某人盜某家現獲某贓經某失主認領一確註繇詳中不得空列姓名也初申有據則歷訊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手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手

難移此後之紛呶永息矣至駁審一節上臺原爲死生嚴出入也乃問官不免泄泄一經批駁沉閣多年設皆重辟卽瘐死無辭乃一招之中有徒有杖以正犯未結每致餘犯監鑑干和孰甚卽令保候而數數勾提頻頻解審其磨累已徹骨矣職以爲駁問招詳宜勒限刻期審結如情輕罪犯應配應杖鞫問尤孚果與正犯無闕者先行摘發其大辟不妨另招報奪庶分輕重之衡以明上下之服株連可省所全者不既多乎蓋謹於始則疑獄不生斷於終則滯獄一洗

是亦弊訟之大端也伏祈憲俞申飭俾各屬一體奉

行將免濫清而貪索無非恩造矣

禁詭息示下車第二示

俞視如

爲申飭止訟安民之規嚴懲詭息養奸之弊以杜欺  
瞞以防刁黠事照得本縣忝膺親民之寄常切保赤  
之懷首務解忿息爭以期刑清政簡下車伊始出示  
通知雖不能使民無訟亦不致訟獄繁興每當批牘  
不亟濡毫雖情真事確仍再思而行遇告息求和不  
待計而決區區片念在在期孚不料上理未臻風流  
青照堂叢書次編 呂官寡過錄三

滋湯因冤樂靜喜恬之志遂起陰煽陽撲之端或借  
訟以詐財財詐而懲息或託勢以銷狀狀銷而復興  
或捏干誑之名或托里鄰之口原不逼被被不通原  
罔畏雷電之章擅弄魍魎之影卽於死生至大之事  
視爲真僞條繙之情解鉛繫鉛原出一手欲生欲死  
豈伊異人巧設津梁工填怨壑殊爲可恨爲此再行  
申飭嗣後凡有稟息狀詞務要犯証各正身當堂面  
遞以便審息立斷萬無使使兩造心平無滋蔓草敢  
有故違仍前欺准証息者定拿本犯嚴懲

禁委驗請

南昌司李少文  
諱時立  
興化人

爲人命全憑初驗委官多至徇私乞賜申飭州邑正  
官必躬必速人鬼兩無冤讐事竊照人命大獄終始  
論傷真則有死法否則有生法頸項仰藥投河圖賴  
有不坐法以省惡俗之輕生又有反坐法以儆借屍  
之孤注所藉明察長吏無委貸以啟混淆之端勿籽  
殺以滋害之局金科不爽鐵案斯成乃州邑正官  
每每厭煩人命初告不卽躬行相驗輒委之丞  
簿尉巡此輩鮮知自愛妄謂堂官青目委驗一節此  
青照堂叢書次編 呂官寡過錄三

其河潤我者亟責賂於被犯不盈不厭一時衙胥仵  
作之見亦羣起而需索之與屍未入官目而被告身  
家已幾幾殆盡矣及臨驗時仵作之口委吏之手如  
傀儡登場上下相蒙以覆或埋沒真傷混稱發癰不  
言分寸槩稱散亂又或雜報青黑作服毒之左証或  
捏痕八字爲自盡之辯至如縊死與被勒有別渴  
死與拋屍有別自刎與被殺有別生焚與燬屍有別  
諸如此類未易更僕使於初驗不爲究明日久皮消  
肉化簡特先無的據何況衙官法爲賄奪而增減有

無勢所必至耶比望官據以上申卽批行覆檢件作

堅謫初報依樣葫蘆致疑閩籍贗駁不休途篤獄

疾接踵而是則皆初輸弗躬階之屬也職以爲人命

初起斷宜量地遠近在一二十里內者正官卽帶吏

作急往親驗毋使屍棄卽遠在百里內外者亦限三

日內昇至親驗其時日手足金刃傷痕犯證悉書於

初報中必真情織恐莫遷而後始通詳斷不宜假手

佐領若重行簡視亦當面驗枯骨以決前件有無差

訛庶殺人者無勿償重泉之目可瞑誣罔者無濫入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第三卷

禁妄報

江南陳司貞

譚家

肺石之立可空仰佐上臺之祥德卽嘉節永賴矣

爲再行飭禁妄報人命以延民累事照得江寧積弊  
地方人命無論真偽保甲索詐不遂卽行申報以致  
小民生者拋累死者暴露爲害不淺本司深悉其弊  
是以前經申禁凡果真正謀故殺殺方許保甲具實  
申報其投河自縊路倒井失腳落水等項許屍親立  
時收發掩埋不許保甲妄報屢經出示嚴禁不謂猶  
有違冒故雖仍前不法者除拿保甲縣役究處外姑

再嚴行飭禁爲此示仰

禁輕生

于北溟

爲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天和好生民命至重  
乃有無知愚氓罔惜身軀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  
小忿輒尋自盡投縊溺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  
其意謂捨一死可以圖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  
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死不可復生拋其父母棄其  
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目傷心死而有知  
不識其退悔當何如也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又何可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第三卷

因一朝之忿自行戕城致死哉此皆愚夫愚婦一時  
短見不知此身所閼之甚重也父母生我則我之一  
身爲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則我之一身又爲子女  
所仰給輕生自盡耄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  
人撫育人雖至愚莫有不愛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  
忍於拋棄乎故死之重比於泰山唯男死於忠孝婦  
死於節烈乃爲得所若因微嫌小隙懷恨而死男爲  
頑姦婦爲濶悍不幸不義非節非烈枉死而不得善  
名徒家人以訕笑由此思之其亦可以猛省矣至於

奸惡之徒指屍訛詐糾衆毀人房屋碎人家伙捨人衣貲蓬人亂打兒累等乎盜賊輕生之人謂死後有一番可行故拚命之念所由起也除已通檄各司道府轉行出示禁飭外合再刊刻曉諭凡居民人等無論男婦各將身命自重保全父母子女慎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繩淪井服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槩不准理若以自縊自淪自毒捏爲謀故毆打情詞卽坐以誣告之條若不經官糾衆私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槩均拿申報本部院治其搶奪之罪名宜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三 矢  
稟遵毋忽  
勸施農器牌 周機園  
竊據東省之貧民窮無事事皆僱工與人代爲耕作名曰僱工子又曰做活路每當日出之時皆荷鋤立于集場有田者見之卽催覓而去其無鋤者或原無鋤而贊當與人者止袖手旁觀見無人僱覓皆廢然而返嗟一飽之無時覓活路而不得東流西蕩淪爲乞丐者有之甚且化爲盜賊者有之本道知其如此是以自前歲以至今歲皆捐貲買鋤散之窮民恒

有萬子得  
而貴者亦不  
可不知此自  
當重責之

未通行各屬勸良有司照例舉行耳爲此票仰府廳州縣官吏各量力捐買耕鋤散給真正窮民多者至二千柄少者至數百柄每柄不過需銀錢許甚易爲力惟視該府廳州縣之頑力何如耳恭窮民得一鋤便得一條活路便不至起其爲非做歹之心本道不敢謂無鋤之民箇箇爲賊而無鋤之民正難保其不爲賊不敢調施一鋤卽減一賊而施一鋤正未必不減一賊爲力甚寡爲益甚多願該府廳州縣力行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三 矢  
嚴保甲示 李毅可

竊照保甲之設所以靖地方而察奸宄法至善也茲本公司查訪府州縣守令皆不留心保甲捕官力微亦不能行保甲紳衿貢監之家不論狀丁多寡通不遵守入牌各衙門衙役匠作通不遵守入牌卽間有入牌者亦通不遵守令守宿不過一牌之中三五赤貧菜傭聽其查點守宿而已不思保甲原是里井守望共衛身家之策今富貴之家既不肯効力協守而貧賤之流又豈能專心禦賊勞逆不公人無銳志法雖設

矣豈能收效茲欲實行保甲必耑委文武各官公同從頭清查務使家喻戶曉照例十家仍編爲一牌僻小村庄街道就將現在幾戶編爲一牌鄉紳舉貢生員本諱例不入牌其本戶子弟奴僕狀丁俱入牌衙役入牌其家長子弟奴僕俱入牌兵丁除營房內聽各營清查外其雜處民居者俱入牌寺觀僧道俱入牌各戶婦女及男子六十以上十五歲以下通免大牌人戶既清民心鼓舞稽察防守便有根據嗣後鄉長鼓率甲長時常詰誠互相查訪或甲內有不孝不弟酗酒賭博或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習非作歹及面生可疑等情甲長鄰佑卽公同舉報到官查究倘有通同窩隱事發一體連坐使文武士民同心固志互相勸勉實質力行賦盜自無容身地方漸次寧謐享無事之福非淺鮮矣

均戶役示

濟南陳大來  
濟州人

爲嚴禁漏富差貧以甦窮民積困事照得民徭之重今實堪憂力役之征古所不免處今日而欲民安耕鑿之常不歎差徭之苦此心不得之歟也但照糧米

各營清查外其雜處民居者俱入牌寺觀僧道俱入牌各戶婦女及男子六十以上十五歲以下通免大牌人戶既清民心鼓舞稽察防守便有根據嗣後鄉長鼓率甲長時常詰誠互相查訪或甲內有不孝不弟酗酒賭博或遊手好閒不事生產習非作歹及面生可疑等情甲長鄰佑卽公同舉報到官查究倘有通同窩隱事發一體連坐使文武士民同心固志互相勸勉實質力行賦盜自無容身地方漸次寧謐享無事之福非淺鮮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遺錄三

此皆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遺錄三

於百姓俱照鑑數當差一概不准優免外令行出示曉諭示後如有賄囑濫免等弊許受害里民指名控訴以憑嚴究

恤商民示

陝西  
撫院賈膠侯

爲嚴禁科累行戶以恤商民事照得士人一行作吏食祿於官卽宜五鼎自愛勿競刀錐之末勿效市井之爲非特大體宜然卽此規模之大小覘其品行之高卑與前程之遠近從未有見小利而能成大事者也本部院歷任中外刷歷有年從未知以官票索取

一物此遠近行戶所共知自入秦疆以來凡日用米  
鹽蔬新等項登註紅簿現給收倅較之平賣寧浮無  
短且素性廉泊不以口腹累人所用一切器皿俱從

恤民惟有自  
食

儉約幾與太古同風本部院躬行若此凡爾共事諸  
員應有同志乃近訪撫屬各衙門頗尚奢靡不崇節  
儉且其慷慨自奉者又多不費已囊強半出於民力  
動發官票擾民監用行戶支應舞文胥役指少派多  
畏法間間將無作有及至遷延歲月之久所費價值  
多與蠹役中分甚至有候領無期分支不給者復有

通鑑類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錄三  
卷

撫換湖銀鉛多鑑少名爲全給而實不得其半者種  
種情實難枚舉是何異於禦人國門之外者乎獨  
不思商民次持資本背井離鄉不過冀覓頭小利  
豈意終年奔走祇爲貪污作馬牛名爲官取實同盜  
刦與言及此殊覺痛心合行嚴飭爲此示仰撫屬大  
小各衙門知悉嗣後務宜洗腸漱胃革舊從新勿爲  
壟斷之渠魁勿作商民之大盜勿取他人之物而自  
鳴慷慨勿以口腹之累而致誤功名凡日用諸物俱  
照時價平買不許仍立行戶官價等名色擅出私票

今本卷缺  
他人物考

虧短價值倘有仍前見小昧大陽奉陰違者商民有  
口斷難掩飾本部院一有見聞輒登白榜 功令森  
嚴勿以身家嘗試可也

饬土廳示

勦易張堯陽 謂所  
居官纂錄三  
卷

爲嚴築土壤以安良善事照得地方大害除貪官汚  
吏之外即屬地棍土壤益因此輩奸徒雖立衙門之  
外實能陰竊官吏之權巧逢貪污之意伺其嗜好之  
所在或以急公奉上爲名或以頌德建碑爲餌啖良  
民之膏血獻若輩之怨懣官吏一壅衙中小民難逃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錄三  
卷

網外由此而武斷鄉曲以肆咆哮橫行城市以鳴無  
愧小則啟詞滅訟操縱得以自如大則倚轍賣萌  
索任其掌握小民含冤而不敢訴卽經控告而線索  
有靈未有不引火自焚而注水加溺者故此輩一日  
不除良民一日不能安業本道奉三尺撫循茲土豺  
狼固所當除而狐狸亦須急問爲此示仰道屬士民  
人等知悉凡有前項兇徒怙惡不悛仍前作威作福  
殘害善良者許被害人等不時抱牌控告以憑盡法  
重處倘該管有司不能覺察而揭報於前以致被人

告發而審實於後者卽爲若輩穿鼻之人定以善惡縱奸一併揭究各宜猛省勿致自誤

講鄉約示

文太清

三水人

如負芒刺願爾輩息忿止訶若兩造一具卽唐虞之時聖陶爲士亦須鞭作官刑安能爲之曲貸也

禁勒報鑒苑

賈膠侯

請終每於廟觀者非但空閑之所便於集衆實欲鬼神法度相維設教而有司之不法不平亦不可以對神明本縣反躬自訟飲一滴食一粒盡爾輩脂膏原非取之梓里而謬膺豈弟之任何善可以甦民借此赴講之期一一進爾輩面教之良爲一快此來視等

清照堂叢書 次編

三  
上書

之揖拜齋禮雖短襟露肘一如士子之儀正以士君子之道待爾輩爾輩亦無以鄉人自待有司扶弱抑強三尺者不貸之刑書試看干名犯義有不孰而懲之者乎衙臺土豪有不逮而坐斃者乎子少時卽不欲作州縣諒不能以鞭朴度歲月鞭朴豈快活生涯而我日爲之初令東萊卽命一書記專錄刑杖名之曰慎刑錄每夕檢閱惟恐誤責一夫自受事之日起出邑之日一板不遺竹刑之壞者收付工房姑以竹刑計蓋在縣計二十月而壞者計八百條至今追思

易經

爲開墾蠶民自便勅報大拂人情嚴飭奉行各官勿以邀功歛怨事照得墾荒一案關係考成多則論功少則註劣此定法也但邇來朝廷建一功格有司卽增一彊途有司增一彊途小民卽多一死法苟利功青照堂叢書

名志之若齋雖難數百家之生命以自殉所不顧也  
如一聞錢糧全完不論俸滿卽陞之例各處有司急  
圖陞轉無不嚴刑酷比多有斃民杖下者一聞墮荒  
敘績之例各處有司無不家櫛戶比坐以荒田勒使  
開墾多有不顧怨謗者獨不思爾要功名百姓亦要  
性命爾圖眼下富貴百姓也圖日後平安若以力不  
能墾之由逼之使墾姓名入冊轉限卽是三年萬一  
錢糧徵比不來後官豈肯代爲任過則捏墾之罪較  
之不墾尤重求逃得退是猶振苗使長與朱人同一

轍也合行嚴禁

編審示

太守孔元趙  
請與某至署

吾弟編審人  
所立多因土  
之故也

爲清查編審事照得編審黃冊 國課攸關民命所  
係十年大造期于稽謫審核侵欺均貧富以定經制  
以廣 皇仁也豈容猾胥蠹吏高下其手使富家巨  
室田連阡陌者而坐享安腴擔石窮民糠粃不飽者  
而賄充不息地方有司不知體察令閭邑吞聲奸人

肆志是編審止貽百姓之害惡在其爲民父母耶爲

此牌仰該州官吏文到將編冊清查如果賦役均平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

不必紛更致擾倘有賣富役貧及飛訛避差等弊該  
州毋憚改絃易轍速爲釐正造冊呈該必使鄉頭里  
甲按畝糧之多寡以爲差役之充承該州務虛公詳  
慎刻期擴造勿仍憑鑑吏牒廳歸射致有貧富不均  
之怨也

教條示

張蓼園

南禺之山有丹鳳焉其羽九苞其飛干仞則覽者毋  
敢狎之矣况得而羅諸士亦有然氣節者士之儀羽  
也懷文抱質潛德以居豈止歸然物望取重云爾哉

異日出而筮仕正色立朝致身侃侃恒必由之然氣  
節非他厲廉耻植綱常如古人立志不在溫飽每食  
不忘君父遠大自期罔汚流俗庶幾稱焉如徒羣凌  
倨侮植黨害公昂首招搖動稱義橫夫是之謂客氣  
焉於是柔聲厚貌獻詔公庭冠蓋遙臨則鞠躬長跪  
碑祠上壽則攘袂爭先嗟此青衿有同狐媚良足羞  
矣又其甚者結納胥掾之歎借盤餐以遍好滑稽與  
斯之伍笑木強非俊物遂使伍伯賤隸抗顏叫呼是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

可忍也將何不至豈非名教之罪人乎夫士必自重  
也而後人知重之今之搖尾取憐泥首忍詬固卽嗜  
昔之一呼羣吠躍治無忌者也不過齷心一齷遂至  
甘心屈節耳本道目擊頹風痛心扼擊爲日久矣爾  
諸生自今其務整廉閑矯然自好寧介毋通寧方毋  
苟苟風節表表本道且改容而禮之矣當事諸賢皆  
曰此中多佳士吾臭味也其誰不刮目以待何況么  
麼鼠輩哉本道願諸生爲管切安王彥方不願諸生  
爲掃門之賓望塵之客也諸生其善自愛

設義學示

蔡魁吾

旌節孝中文

文太青

爲勸民向學以美風俗事照得九頂山一帶爲四境接壤之區山林叢薄之地其俗驕悍其民好爭跋扈竝陵不循禮義自明季以至今茲陷罔爲非一而足夫天生蒸民秉彝好德安有人而不可爲善者乎殆昔人所言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窮其所由總由人習朴野不讀詩書之故耳本部院之治民先德禮而後政刑輕法網而重文教自信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善之俗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十六

與其令之格而不若俾以格心與其俛首刑章不若束身禮義茲欲使之勉就師儒但恐窮民無力特捐俸銀若干以助設立義學之費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居民人等知悉自今以往舍爾頑梗之澆風就吾聖賢之大道上之明體適用將爲天下之大儒次亦謹度淑身不失一鄉之善士無資者不必另備脩脯有力量者更或擴充饋糧庶幾朝朝夕誦人懷被濯之恩於以日漸月磨里無不美之俗本部院化民成俗之意有厚望焉其各熟思而審處之特諭

看得節烈關天地正氣匹婦之丹心不朽拯人類而激頑風舊奪旌揚多被於顯族而下里窮鄉卽捐軀以白志茹苦以畢年莫之間也本縣下令四野徧查里甲但守節三五年者卽以報於是節烈畢聞於屬事行學官衿裾細查凡與例合應題者五口例未及而節確者姑給匾待題

節孝看語兩條

湖西趙繼退  
韓通美  
守憲趙繼退  
山東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十六

錢狐婺罹喪亂匿窮山臥起挾一匕首不離益日寄其生於白刃之上者豈智慮所及哉是天與以皓髮

而待清世之褒揚也

看得孝廉之稱盛於東漢而近代以雕蟲當之怍矣跡曾生之行循循孺子也盡志無憾白首不衰豈子輿氏之苗裔歟被以嘉名無愧古者

學宮禁牧示

盧山斗

照得文廟之設所以尊先聖而禮前賢教化於是乎興人才於是乎出乃千古帝王必敬必崇之地

非若他種祠廟可以與廢由人敬護任已者也近聞

名營養馬兵丁因見文廟之旁悉屬空地且多青

學宮茂草亦  
燒及除  
草謬謂學圃可牧泮池可飲遂至驅馬啖食其間以致穢氣蒸蒸不可向邇襄濟聖靈升髦國法莫

此爲甚本部院聞之不勝憂指卽云事出偶然非關有意夫學宮何地而可以偶然嘗試且此地可偶則亦何地不可偶乎合行嚴禁

申飭丁祭牌

秦瑞賓

爲興復禮樂以崇祀典事照得春秋祀聖之典陳禮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甲

樂以昭其敬歌詩章以揚其德舞麾翟以明其功制度相沿無容更慢漸爲文獻大邦茲當奉上丁本院方齋莊釋菜以樂觀其盛不意棄雅樂而尚鄭聲廢絃歌而捐佾舞何以崇祀先師聿光俎豆未至既灌已不欲觀之矣合行飭飭爲此牌仰提學道卽

行府縣備查該學原設祭器及八音樂具羽毛管籥鐘鑼見貯何處諸禮生員并樂舞等生因何通不承值致乖祭典速查明白着落門庫清理完備悉照舊制舉行如秋祀仍前缺典立行查究不恕各先具違

通事何以革  
之亦在良有  
可耳

依繳查施行

舉鄉飲示

李少文

爲舉行鄉飲大典禁革陋規以重禮教事照得鄉飲酒禮尊長耆老實爲政教之本朝廷鉅典繫古迄

今卽僻壤遐方舉行無異乃虔中禮樂文明之地屢歲不行誨之則稱無賓非無賓也聞往時推舉正賓不論德而論財擇身家殷實者借斯典以榮之府縣經承儒學門斗及不肖諸生視爲奇貨恣行齎食不

廢不休三爵未沾一屢已盡及與飲後又有酬謝禮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甲

若干是以庶民聞之如避湯火不得已而推及貧者則因無適可啜學宮匪影青衿杜門贊禮無人歌詩不韻以致不成禮而終接厥所由蓋以推舉延請俱屬諸生爲政是以需索稍不如意此譽彼毀暮跖朝夷一任把持公然阻格富者旣通之深山而不出貧者又撓於衆口而不行尊讓絜敬之儀直草莽委之矣嗟嗟主賓僕介經天地紀日月參三光關係何如爲職旣已亡教何必設官且典禮久湮額設錢糧歸

於何處合行查飭爲此仰府縣學官吏卽便遵照舊典每歲於春秋孟月舉行鄉飲其賓介不論貧富止採訪德行著聞鄉間推重者命里約開報姓名該縣徑自申詳候批允日用本縣吏役敦請不必令諸生與事如有仍前把持阻撓者指名申革該縣經承抑仍前廢棄古禮更越王章定申憲拿究官註下考并查屢年鄉飲不行額設錢糧係何人使餘速具緣報屢以憑轉報施行

飭教規示

關 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  
史

爲申飭教規以專職掌事照得士子誦讀之課固有塾師考較之事則歸學使乃朝廷復於舉比一席設有專員顧名思義職非易稱乃其間貢行銓授者已殆窮途科目除署者比於傳舍諸如需求四節之餽餉責備新進之束脩服闋病瘡假滿者非財不爲准理幫糧增補序貢者無錢故意難留扁門題主染指市兒密坐傳觴傾心學霸又有攬管生員戶婚田土爭鬪詞訟者又有所求不遂故縱生員聚衆張皇聲勢挾制官府者福心鄙行大負設立司鐸至意且

讀整飭官之  
禁學教士  
又當日登明  
倫堂薄飭人  
倫理義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  
史

有題無缺文文多佳義者卽係閉戶潛修之士記名優獎其有終歲不拈一義者定屬出入衙門干預外務卽當廉其行止以懲怠廢有司教官卽以解卷多寡爲官評之優劣至於泮宮爲士子發蹟之地乃宮牆萬仞夷於瓦砾反不若昭提蘭若輝煌金碧豈儒者報本反出繙流下乎今後凡學宮圮壞卽便申呈所在有司設法修理本道按臨之日周行相視如仍前不葺責有所歸凡我屬僚其共鳩厥事毋忽

敦儉樸示

浙江李鄭園  
濟南人

照得浙俗素稱淳厚勤苦儉約喪祭婚嫁稱其有無歲時伏臘飲食宴會各有常度至於衣飾居室各安其分未有敢於逾制肆侈者他若冶遊陸博一切耗費傾貲之事稍一濡迹人輒目爲不祥以故家給人足物阜民安不意數十年來俗尚澆靡衣服必極其綺麗器皿必極其精工食物必極其豐美屋宇必極其華飾梨園卜夜幾竭中人之家車馬遊春豈止枝頭之費狐裘貂帽下賤及於輿儕金纏寶釵紛靡悅其婦女甚至娼優隸卒亦竟無所分別矣更有兒女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三編

生計其餘奇妓潘巧治遊玩好不急之費槩行痛絕至於賭博馬弔蕩析身家尤爲首禁倘仍不知悔過自干功令定行拿究重懲

辟邪教示

賈膠侯

爲嚴禁愚民崇尚邪教以遏亂萌事照得左道異術惑世誣民爲首敍辟附從流徙載諸新例何等森嚴蓋以聖賢立教原自明白正大舍此而外卽爲異端從古以來妖言惑衆之徒邪道倡亂之輩代不乏人始因無籍之景從遂成燎原之難撲以致流禍郡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三編

在上者誰如  
此嚴示則革  
廢自革

婚娶妻妾生辰親朋應酬里鄰宴會不惜變產揭債剝肉醫瘡以粉飾體面乃至行頭物色傾家私以炫新奇賽會迎神逞淫巧以驚耳目創名禮拜則旗械轟天演習花園則笙歌匝地其破家蕩產之尤者無如賭博馬弔構營串棍設局置圈田產家資立卽化爲烏有本部院亦旣申嚴告誠近來此風更盛殊切痛心惟是有司爲親民之官鄉紳爲閭里之望必先敦崇儉樸而後小民有所效法合行出示曉飭嗣後一應居處服食婚喪宴會慶用禮節各宜撙節自爲

茶毒生靈草竊一時終宵斧鑽歷覩往事亦邪教害人之大較也乃有無知愚民厭常喜異棄正崇邪皈依白蓮大成皇天等教開香聚會男女混雜陽修善事陰構異謀若不盡絕根株恐貽將來隱禍又憐此輩無知皆我赤子安忍不加勸誨但以法繩合行出示禁諭爲此示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示後各宜悔悟改邪歸正附從愚民亦當速行解散各務農業毋得三五成羣夜聚曉散但看守正者有妻孥生聚之樂信邪者有死亡流徙之苦轉移只在一念之間苦

樂遂有天淵之隔清夜猛省勿再執迷

禁燒香

杭嚴范正譯明心  
兵憲河南人

禁約事照得杭俗婦奢成習每逢春月民間婦女率皆入寺燒香駢肩累迹於招提逐隊成行於道路盛粧靚服女男溷雜而不知羞註疏題綠僧道擁挨而不足怪甚至艷悍兵之目生惡棍之心受耻辱啟淫風無所不至良可浩嘆爲之夫男不但不能禁止且有相逐携行者風俗頽敗最爲可鄙合行嚴禁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嗣後無論城市鄉村老少婦女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異

俱不許往來寺院燒香賽願說法聽經以長婦穀之風敢有故違本道不時差人巡訪定行嚴拿夫男重責枷號僧道住持不能拒絕擅自接引者一并究處斷不姑貸

禁貼價

前人

禁人

爲嚴禁加價陋弊以杜詐害事照得民間買賣田園

房產原係時值估價彼此情願成交初未嘗有所勉強也迨既賣之後有荒田耕種成熟有破屋起造重新房地既已不同價值自然各異有等奸徒凡遇大

造之年借稱推收過付以賣價不登勘詐售主或恃

族衆丁強倚勢索取或使龍鍾老嫗恣意坐逼猶不

遂欲動輒具告在不肖官蠹借此居奇以買產之家

必多殷實可以苟求私念一萌無不立刻准行於是

簽票疊拘則橫差有費催提廳審則承應有費及至

到官惟以暮金之多寡定貼價之低昂但日得產不

輪量行加貼或因谿壑未遂鑿楚橫施甚至監禁枷

示以作榜樣爾民錙銖苦積揭借稱貸買此一樣數

畱爲棲身養命之計者一遇訟累訓致蕩產傾家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異

皆惡棍故生枝節亦屬官蠹利其興訟合行嚴禁爲此示仰督屬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凡民間交易房產田園須於成交之時確定價值不許乘機推造借名加價巧立貼載駕詞與訟如有故違定行究處該地

方官敢有濫准拘擾受賄徇私苦累百姓一經發覺

立刻叅處不貸

禁喇棍

陳司貞

爲嚴禁叫好喇棍以清盜源事照得江寧省城風俗素稱純樸豈今近時鬻風日熾出一種無賴喇棍似

乞非丐游手好閑以精壯之徒故作窮兇之態每日  
竊掠婚嫁喪壽大小有事之家或三五成羣或十餘  
人一夥到彼說油語數句名曰叫好因而索錢索酒  
稍不如意卽行辱罵若與理論卽肆兇扛打庶民之  
家寡不敵衆難與相爭富貴之家又體統自重不屑  
與之較量每每含忍聽其擾害所詐之錢動以千計

以致此輩相習成風全無顧忌意以此爲應得之常

例當擄議價開口動索數十千人畏其兇止求減而  
不敢逆更可慮者凡民間吉凶喪娶親朋畢集往來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三哭

雜沓最易乘輿此輩名爲叫好實窺家室之盈虛并  
探門戶之出入以爲盜竊計耳青天白晝行兇如此  
若在昏夜何事不爲古云清盜必清其源源清斯流  
不濁此等皆盜之源也地方官總未知覺以爲乞化  
小節漫不深究烏知涓涓不塞流爲江河此輩以乞  
丐始寧肯以乞丐終乎除檄行拿究外合行嚴禁爲  
此示仰

徵投充示

平守尤展成 謹 啓

庶民投充旗下與在籍百姓總屬 朝廷赤子何一

今河南有名  
爲紅夥者  
九不可不革

人滿洲竟失本來面目叔姪兄弟視若仇讐鄰里簪  
黨供爲魚肉田房樹畜一筆全收拷掠鑽擎肆行無  
忌所恃者以有司莫可誰何耳不知爾曹有犯申解  
大部訊鞠愈嚴煌煌 國法豈因投充寬假乎何

不平心易氣共相和好而必欲倚勢凌人自投法網  
也

禁營債

樹南  
守憲林鐵崖

晉江人

照得自雄來者皆口口稱雄民爲營債所苦至於妻

女鬻質言之髮指木道獨以爲罪在民不在兵夫兵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三哭

債之數日而利倍再數日而再倍又數日而三倍也  
此其毒如烏喙長萬然烏喙長萬足以死人人知之  
而不敢服故人之死於烏喙長萬者極少其以烏喙  
長葛死者則皆其明知而故服之者也烏喙長萬何  
罪哉不責服烏喙長葛之人而咎天之生此物以毒  
人也豈理也哉今兵債雖狠豈能執途之人而強之  
以償乎旣已借矣而至期不還又安能責此輩以馳  
驅焚券之事乎爲此示諭軍民人等凡有狼心蕩子  
再與營兵掲貸者是明以妻子爲奇貨是明明欲作

亡八也該府察出重責加示其爲兵民居間者是明以人之妻子爲自己甜餌之媒當以掠賣人口之罪

罪之登時杖死然後申報夫兵亦人也亦有妻子也何苦以有限之利息犯此深重之罪刦哉特示

罪民固當然更願當事諸公遇有兵訟負債者斷令勿償則營儻自不肯放矣

勸安葬示

胡貞巖

爲勸諭安葬以全仁孝事照得人子事親生養死葬墓無擇地不封不樹期窀穸永安魂魄有歸而已後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至

世過信堪與牛眠白鵝之祥暴露卜吉再世不葬

恬然安之此名教之罪人也以祖父現在之屍骸博

子孫未來之富貴何異委之溝壑孝子慈孫之用心

當不若是本道叨牧名邦其君子溫文而有禮其小

人淳龐而畏義第此一二細民不解仁孝兩字故不

憚諱戒諭按律稱有喪之家惑於風水及托故停

柩在家經年暴露者杖八十又開棺見屍者絞卑幼

發尊長墳塚見屍者斬若棄屍賣墳地者罪亦如之

今與爾百姓約凡城內外棺柩無主者令地方總甲

報明該縣動本道僚薪買隙地爲義塚蓋收掩埋有主者令其子孫十日內盡歸諸土十日不能約以一月無力甚者寬之三月三月不埋是終無封植之年矣定當察究置之法律以懲不仁不孝之罪

禁圖賴 尤展成

好生惡死常人之情自經濟濱匹夫之諒奈何偶緣小忿動輒投繯死者能復生乎因而借屍料黨鎖縛

拷掠辱及婦女又有惡棍從中搆弄扛幫與訟騙詐

百端真贗未分家先立破及至告官有斷給孝布之

青照堂叢書 太編居官寡過錄三至

劄是以妻見夫繼而不解子見父繼而不救窮極無

聊便思自盡一着夫殺身以利妻子死者何愚圖財

而棄父兄生者何忍今後自盡者果有威逼真情方

准斷燒埋銀兩如無可畏之狀彼自輕生於人何害

不惟毫無斷給仍坐以誣告之罪

禁破喪

陳司貞

爲亟除第一惡習以敦風俗以廣孝治事照得生養死葬人子所當爲累骨露棺不孝之大罪先賢有麥舟相贈之義凡民有匍匐往救之情未有乘人之喪

而反借端擾害者也。本司訪得江南民俗竟有祖宗父母歿經數十年而未葬者甚有歷三四世而停棺槧槧不能入土者細察其故皆由親族人等孰有破孝名色一值舉殯輒扶老攜幼擁坐喪家需索酒席務必暢飲歡呼連宵達旦而後已猶不滿意或間有失禮又必悶然喧鬧不容舉棺富者雖遭破耗猶能勉力爲之無力者束手嗟嘆惟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聽其暴露於家而已更可怪者凡人妻妾病故不論有無別情其父母親屬人等必闖聚壻家先毀器青潔堂叢書居官寡過錄三卷

次編居官寡過錄三卷

血什物以示威然後勒令如何厚殮如何齋醮如何安葬志得意滿方許入殮觀此舉動是人之娶妻非以助家反以破家也休戚相共之誼其謂之何本司商教明刑職耑風紀似此惡俗急宜掃除合行示禁爲此示仰

禁錮婢

金華羅鏡菴譜學金  
別駕江都人

照得男女匹配理合陰陽婚嫁蹉跎事干倫理男子弱冠而婚女子及笄而嫁此古今不易之規例也苟得婺州惡習民間婢女有年至三十四十而未嫁者

甚有禁錮終身髮白齒落而未經字人者是天地間陰陽二道竟屬徒然夫婦一倫總成虛設悖理傷化干犯天和莫此爲甚此皆富家大族喜用無夫之女便於出入房幃恐其一經配合卽分事主之勤以修愛夫之好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遂不覺老之將至及其老也欲行配合又無樂愛之人此其所以子處一生永乏于歸之日也大姓若此貧家小戶又復尤而效之父傳之子子傳之孫遂成今古相沿之惡習若不遇一辣手之官嚴加禁革擇一二頑梗不遵青潔堂叢書居官寡過錄三卷

者盡法懲之則此陋習頑風法將安底試問呼奴使婢之人孰不有兒有女胡不設身處地試一忖量親生兒過期不嫁父母有不哀憐兒女者乎兒女有不怨恨父母者乎人有尊卑情無上下何怒於待已而刻於待人乎且凡民之家畜一牛羊犬豕尚思爲雄覓雌移牝就牡而獨於婢子不然何慈於待物而不忍於待人乎汝身自有妻妾汝之兒女亦各有夫婦皆其習聞而熟覩者窺此琴瑟之歡增彼向隅之泣此種人情不加體貼豈眞鐵石爲心者乎合行嚴飭

爲此示仰合屬軍民人等知悉凡有了娶婢女年過二十以上者不論大家小戶總以一月爲期或外嫁良民或內婚僥僗盡行配合如過期不嫁不配者許

地方鄉保人等指名首告以憑嚴法嚴處其婢女卽著地方鄉保揮貧窮男子之無妻者至本屬當堂配合量給聘資不准全禮此後著以爲例凡屬民間使女婚嫁之年總不得過三十以外茲本屬一面出示一面申詳各上臺事關移風易俗諒無不批允飭行者也特示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

禁溺女典婦

嚴州  
司李  
嵇爾遐

諱承祖  
無第人

天地以好生爲德婦道宜從一而終嚴有溺女之俗無論貧富皆然夫虎毒且不食子况于人乎矧此呱呱而泣者甫肇生機旋罹死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至於貧兒乏食則出典其婦婦若生子子屬彼而婦仍歸此蓋以婦爲本而子爲利也甚至甲典之乙乙復典之丙一婦而展轉數人以夫家爲傳舍及其碎璧歸趙亦恬然不以爲耻職目擊情真痛心疾首請憲通行六縣勒石嚴禁如敢故犯許里鄰首發治以

重罪一以植天地之和一以正人道之始憲臺主待風教職故因條議而並及之

禁宰牛

六合  
縣尹  
顧南樓

諱高泰  
秀水人

爲嚴禁宰牛以肅功令以禳旱災事照得屠牛之禁登奉嚴給屢蒙憲檄本縣禁飭再四不啻頑舌斂矣奈罔利之輩怙惡不悛貪慾蠅頭甘蹈法網

不思萬物之中惟牛最苦佐民耕稼則犁雨鋤雲力任輓輪則任重致遠誠以力濟人之物有功于世者甚大乃肉飛血灑慘目傷心就戮而哀鳴鼓刀而墮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三

涙觀其觳觫深可憫憐故殺牛之禁不惟王法甚

嚴抑且冥責尤重歷觀因果報應昭然爾等誠於清夜捫心自反積孽百務皆可資生何必操刀爲活五味盡能適口奚難舍此一齋目今上天垂戒入夏亢陽民力竭矣何堪再罹凶年過則改焉庶可挽回天意爲此示

此前人有戒予亦有說不以爲樂

青照堂叢書

劉振清

金襄梓

男維翰

臣校錄

居官寡過錄

朝邑

李元春

時評閱

男來南

屏參訂

徵漕積弊示

總漕

蔡魁吾

萬士英

遷陳人

爲嚴禁徵漕諸弊足以  
國儲以延民害事照得方

今最重最急之務無過漕儲生計者蒿目而憂任事

者持籌而歎殫心竭力大聲疾呼而猶然卦欠頻仍

輓輸不繼漕兑之愆期總由蠹漕者之多也本部院

廣詞博諭潛稽密訪此中奸弊無一不悉顧開兑之

後過淮以北種種蠹耗本部院蚤已芟除而嚴絕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

矣乃當開徵之始未過淮之先種種蠹耗本部院不

能一一而躬親之也略言其槩方秋禾之未登卽有

各認保狀催討常例之耗及徵收之伊始又有僉充

厥頭展轉供報之耗印官臨倉而公座桌椅花紅禮

物臺蓋酒席心紅紙張衙門之隨從若大若小無一

不取給也糧官徵收以至府廳之下州縣亦有陋規

甚且正糧而外又有隨米耗米之多名正費而外又

有赤歷比簿之名色而尤可恨者官有通額式斛亦

既經印官較准書有押記似有一定之則無浮溢者

矣乃未較之先木受溼氣令其繁小既較之後暗起

釘銃令其開鬆而且斛柄方潤俾其多受餘米體低

口大俾其便於淋尖計每石多收不下加一私計在

倉餘米約多若干厥頭斗級串逼糧官虛出倉收折

銀代米名爲打虛串而此輩之飽橐無算矣嗟嗟當

此三空四盡之日顛連憔悴之時即使盡絕諸弊一

意惟正之供尙恐地瘠民荒輸將不易而更加此耗

蠹種種何以堪之合行嚴飭爲此牌仰各道照牌事

理通行所屬府州縣印官糧官及吏書人等知悉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

後徵收漕米悉照官斛平量其一切衙門積弊苛索

陋規若官若役盡行裁革其或怙終不悛貪婪如故

除許受害小民不時告發外本部院耳目最廣聞見

最真一經察出官參役處斷不姑貸仍遵本部院此

文大張告示於收糧處所取各該衙門遵依繳院以

憑查核俱無違錯

剔漕弊示

賈膠侯

爲嚴察漕弊以蘇民困事照得從來漕政弊非一端

本部院在部時每由邸抄中見各省章奏科彈舉數

星長之奏正  
與上同

今奉 命撫綏豫中凡地方諸務當從新振刷且備漕糈交兑之際政宜釐奸剔弊之時如漕糧每石舊有定價今歲米賤儘足費用其中有司或徵銀在官借言抵作運價而又重派小民起運本色或有已派本色而仍額外另徵幫價惟知窮堅之是盈固顧民困之當恤此州縣派徵之弊也如較運則零星小戶不得不託里長總納而里長之中豈無指路費而多索者甚至豪強包攬欺壓良懦任意強索致弱民飲恨吞聲而莫敢誰何此里長多索豪強包攬之弊也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三

至於赴灘交兑如經收者逼判縣丞一應官役或指察糧或指收受需常例索使費支供應用打點無所不至矣否則淋尖踢斛百法指勒千般留滯甚有多收於此而明計附餘之糧私折於彼暗合抵算之數於民則瘠於官則肥此經收官役加折需索之弊也如推官職司監兑當執法如山秉心若水有弊即除畱奸即剪務在留心諮詢加意嚴詢恐有賄賂公行上下逼同骩法紀而徇情面授鼠忌器已行不正焉能正人有負任使此監兑官苟託徇隱之弊也如裁

訪禁爲要事  
須有法

道爲糧儲督理掣綱提領期在交兑依限全完開報如期押運早竣者有陞級之典遲緩者有罰治之例所當奉行惟謹其間一切弊端當與推官逐一清釐詳悉開報以期弊絕風清方見明敏長才此乃該道之責任也本部院蒞任之始首嚴漕弊合行確察爲此牌仰督糧道官吏卽照牌內事理有灘官役人等責成推官嚴察作弊事端其經徵州縣責成府官審訪橫徵情弊如察訪有據官卽開揭馳報以憑從重科叅役卽拿究呈解以燙畫法擬處該道仍不時廉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四

訪倘有府推各官徇隱不報該道卽據實開揭同各官職名職徇隱情弊併報叅處

嚴飭官兑漕米牌

王湯谷

爲申飭官收官兑之法嚴禁私加私派之弊以肅漕規以甦民害事照得浙江省漕糧每百石加耗米九石八斗原係向來成例每歲臨兑之時才單橫甲勒贈繁多衙臺倉胥需索無饜順治五年間隨經張糧道條議將九石八斗折銀若干又貼盤運糧司諸司若干名曰載銀令官收官兑使軍民兩不相見杜絕

勒索之端最爲良法彼時尙不分別正耗至順治末年間前院杜謂此項截銀正米應給耗米不應給特疏題定在案云又經撫院奏另疏題定在案則是

漕兌一項兩經具題兩經奉旨官截之外不許科

派分文官收之後不得再令民兌通飭各屬遵行已久無奈楚弁悍丁慘不畏法往往到席倉領兌之日

拴合管兌經承關通各處倉臺故嫌米色不堪酷勒

篤颶贈貼以致押差保歛乘機講兌官截之外另派私截私截之外又派茶錢酒費及話會洗澡等項層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五

屑剝削轉展誅求稍不遂意非以鼓噪縣令即以誤漕脅愚民有司恐碍考成只顧粧襲做陛下百姓念

廩身命誰敢講是等非典妻賣產剜肉醫瘡小民一

浮用浮正數  
不徒收清紀

石之糧費用幾浮於正數毒弊相沿牢不可破本院知之最久念之痛心仍恐事闇漕兌從中或有難出別費非本院之所及聞者因備細行糧儲道係分縷悉取具前項款樣確報前來懸此明鏡可以畢照廳處今當開徵之始相應頑爲嚴飭爲此牌行糧儲道云。如有刁軍橫甲仍前借端生波陪勒私截及經

永倉蠹抑差保歛等輩通行打合指稱講兌名色虐民臺一國者該道訪實不時密揭報聞以憑嚴拿法究立置重典此大害大弊法在必行勿忽

盤糧積弊示

葵魁吾

爲嚴禁盤糧積弊以足國儲事照得各衛漕船抵淮盤驗糧足方可催備北上本部院日行七省文移

案疊如山不能一一親盤勢必間委道府廳官盤糧之日此中積弊有運弁奸丁自知米少先通積歛預

爲請托打點上下朦朧或一幫公奏足米數船議盤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六

或爬米之時將笆斗藉倚倒米爲由虧墳剝船倉底或預先將口袋盛貯數石候盤動何倉湊補或賄買

拋籌虧報斛數將無作有此係少米虧通之弊也又有米本全足載船者自恃全米不懼盤驗不出使用

術虧積棍見無打發數十餘人擁上剝船將米狼羈亂踏併持木棍高抬斛面等弊任有全米難當衆役

作踐暗害將有作無此係不少米受害之弊也又有盤少者責令補足抑差經紀與欠糧弁丁通同作弊明議或五錢或七錢一石租漕米數十石先稟驗明

日則抑上漕船夜間暗將前米仍歸經紀次日復租

他衙種種弊端莫可底止本部院知此久矣除已往

不究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

云。

盜賣積弊示

蔡魁吾

爲押催重運以清盜賣事照得各衙漕船過淮盤驗俱係全米及至抵通交納每幫掛欠盈萬盈千揆其所由皆緣不法奸丁行至濟德天津河西務張家灣等處藉倚打點京通投文屢規倉歛使用駁同岸上積年盜買漕糧光棍先於白日登船議定價銀夜駕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七

小船假帶弓箭刀鎗擁船量斛運官閭阻羣兇拒殺莫敢誰何防漕官兵併不肖有司亦置膜外而天津通州又更甚於他處本部院深知此弊必須釐剔則奸嚴鋤積害姑念已往不究除通行申飭外合再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沿河司道府州縣衛將領等官此後凡遇漕船經過不得任其停泊不許岸上居民上船私通每縣務選老練衙役自帶飯食於過淮之日爲始逐幫挨途押送直至抵通州每日催行五六十里

縣縣押送程稽考卽有神取前縣遵依繳報似此縣縣押送程稽考卽有神

心人著查

奸鬼計無所施矣倘仍有盜買盜賣者許諸色人等

拿稟驗實奸丁積棍一併處死法在必行毋以身試

附 善漕四款之二

杭州 司理 紀子湘 謂元文安人

一曰漕債之禁宜嚴也議剔漕弊者皆以禁戢弁丁

爲首務使不得橫索於糧里殊不知弁丁之橫索亦非得已皆土豪勢宦使然迫於不得不橫之勢耳羣常富豪以放債爲事而有勢有力之富豪又專以放漕債爲事運糧官軍貧多富少每于管運之先預借銀錢花費約至臨運之際以所獲行糧截頭等費抵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九

債勢豪貪其利重又且力能制之故於此輩無求不應此輩得其不吝之財債以倘來之物亦何憚而弗爲若僅藉以養家餬口猶曰二月賣絲五月糶穀此貧民緩急之常奚足爲怪而此輩實不然有借以資緣署事者有借以買縣兑糧者甚有用之抑妓呼盧棄若泥沙而不惜者一至兑運之日勢宦勒索於前土壤微迫於後斧擊鑿而鑿入木去得不肯索於糧里此弁丁譁噪之厲階而官民受困之禍本也卑職常謂京債有禁始可使官吏不貪漕債有禁始可使

弁丁不橫此端本澄源之論也令請憲臺申飭各府印官勒石永禁亦無事吹毛求疵但令凡有運弁運丁欠債不還而債主呈告者一槩不許准理如是則勢豪慮其不還必不敢交陪珠而彈雀矣弁丁一無拖欠則得一分受一分之實惠得一錢受一錢之實惠將歎欣鼓舞之不暇豈復有貪得無厭而爲魚肉糧里督制縣令之事哉

一曰灑帶之法宜善也杭屬九邑漕糈歷有定額奉憲給單領兌其間米數不無零星灑帶固所不免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

往奸丁領單派帶之米有一船而分灑九縣者有一縣而派之數船者彼此兌半留賸各掛未完不惟艱於稽查勢必叢弊遲悞急宜嚴革合請憲臺於發單時填明旗船派定某縣米若干某船米若干必令一縣兌足方灑別縣一船儘完方派別船庶奸丁不致稽延規避而運事可挽遲爲速矣

督糧條禁

周機園

一行月二糧原充運軍日食之需自應按幫按船均派紅單支領以濟實用不意積梗奸書乘未派單之

先頭通該幫蠹丁減價預買及臨期派單將易支州縣任意揀擇或已派紅單捐不給發科派使費久日竟歸烏有以致官丁南北控告累年不給蠹國病漕莫此爲甚此後凡派發行月糧單先將出運船隻數目查算該米若干務要南北品搭均勻不許多寡偏重俟派定紅單在未赴次之先傳集官旗當堂給散如有已經解到者執單赴庫赴倉支領其未到者另候嚴提支給敢有仍前勒買搃收許該幫弁丁擊鼓喊稟除立行追給外本犯立斃杖下斷不寬恕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

一各屬解到南糧係給官丁行月之需自應旋致旋交獲批收銷繳內有上江應解折色州縣錢糧未及抵省便有大膽原差勾過奸書愚哄解役包攬交收將解到銀兩或買賤米以折易本或稱有米捏報貯倉央求顯要人情勒發批收或將來解窩住私家假寫實支先補舊單暗行抵兌解役不察真僞誤墮術中不能遵限銷批致蒙撫憲查批違限叅官拿吏不足自後凡解役解到銀米勿論堂期立卽擊鼓傳稟投進以便懸示卽收敢有仍前包攬抵兌者本

解喊稟以憑立拿按法追處解役容隱查出併究

一加搭三分制錢與七分折色同時給放向因外解

不繼鑄本不數官丁赴次緊急不及候領有等積書

奸棍視爲奇貨可居將制錢每千僅以銀二三錢不

等私買賣支圓射厚利甚有不通官丁勾引銅商竟

自支領暗行銷算者更有歷年制錢旗丁全未支領

或各屬全領折色重復尚支或私扣奸蠹種種積弊

串錢每千二三十不等率皆中飽指不勝屈今本道

徹底澄清如有未經支過某年分制錢者許卽備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士

應支年分數目赴道陳稟以憑追給至已支十分折

色被奸蠹重冒者亦當各自首明勿干被冒之罪至

於此後應給制錢當各具印領赴道稟支決不令爾

等有名無實仍前假冒敢有不法積蠹視爲魚肉可

啖再事招搖誘旗丁冒名支領者許諸色人等擊

鼓喊告每首出一事有據者當堂賞銀十兩以憑立

拿杖斃

一高淳溧水安東各屬加漕銀兩原爲加添月糧而

設有司知考成嚴切自一一遵解間有玩愒州縣起

亦不那役之筆

解稍或愆期若將解到見銀不論多寡通帶派發何患不均近因那勤別項旗丁難以守候遂有一班積

棍蠹書將錢糧三四折勒買到手先付些須定銀後

來者卽爲己物百計營求霸賣庫胥串通書庫或四

布親信之人探誘外解將到通同解役匿批符帶任

意瓜分嗟此貧丁苦累經年所得無幾反不如巨款

大惡坐享厚利近則公行買賣毫無禁忌本道訪聞

最切不勝髮指已嚴檄有司預徵起解本道量入爲

出一例均給爾等蠹棍將從前心腸早早收拾各保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士

性命再莫向本道前作奸弄鬼如仍前怙惡不悛一

經訪聞立拿處死其外解人役錢糧一到不拘何時

卽刻傳鼓隨到隨收若一落歇店並包攬之家卽係

作奸弄鬼本道查出卽將解役人等以通同作弊泊

罪其省城內外歇店但聞係糧道錢糧俱不許容留

貯故如違亦以通同治罪一裁扣工食及增租銀兩

係關頭一二三撥緊急錢糧自應預徵財庫早期支放

以濟修船急需乃有積棍蠹胥表裏爲奸竟將違年未支錢糧那新抵舊或求情闊說或私行免支及至

臨期庫藏空虛官丁守候以致赴次稽延違悞漕限本道熟知官丁受累已極將此等積弊痛加革除嚴令州縣預先起解以本年錢糧爲本年支用不容那移不受請托必期官丁齊集當堂支領以免守候那移如有故違犯科立刻處死

一解役領解錢糧沿途跋涉之勞早晚防護之苦良可憫恤近聞解到銀兩衙役視爲奇貨或假名看色勒索使用或指稱兑秤包攬兜收解役誤信奸欺暫割正數以充使用致臨兑反多掛欠既不能掣獲批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專過錄四  
主

收必致家屬監比解役何事遭此重累自後解到銀兩各房不設專司本道於臨收之際不論某房吏書當堂傳喚一名驗兌以杜包攬勒索之弊敢有仍前指稱經營勒詐解役及門號皂快需索常例者許卽喊稟以憑嚴拿追究

一領運各官皆係部推節次完糧照例加級遂至都司遂擊職銜者

朝廷特恩隆且重矣但其中恤軍裕國者固有而剝丁苛索者不無查領連接單之日各有養廉俸庫足

當堂傳喚官  
防辦  
供南北用度近則不肖運弁視運丁爲魚肉任意科派在省則有碌墨奉職日用薪水等費到次則有樣米錢通關錢租房等錢更有支到銀米視爲已物恣意浪費竟不如數給軍致被運軍南北疊控現今未結者比比此後各宜恪守官箴不許仍蹈前轍凡給錢糧運官旗丁齊集當堂眼同支領如官到而旗伍未到不准關支敢有故違及再事苛索者定行揭參

按職究擬

一隨帶官在船儕重押空南北往來責任綦重近有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專過錄四  
主

不肖匪類濫營斯職惟視開兑之時到次勒索旗丁陋規及兑完開行潛回私家視漕艘若非已任致令同空船隻逍遙河干攬載私貨違違部限甚有貧窮旗丁無力催募水手將漕船拋棄中途者有之盜拆盜賣者有之及新運無船拿比家屬卽將窮丁處死究無補於漕事自後隨帶官奉委之後卽當以船爲家起糧同空遵照該批限期過淮抵省將押回船隻按數具報交代新運取具收管並限單一同繳查如有仍前勒索陋規潛住私家及回省違限並船隻短

少者查出定按漕法追處

僉運弁示

照得僉運運官向來不遂成例各弁任意營求以致應僉者不領運不應僉反領運奸弁得志善良垂首本道痛恨已久所以去歲會同都使司當堂焚香設誓秉公點用今八年起運七年在卽本道已定期僉點部劄註定某衛某幫兩員此留彼去彼留此去循環疊用萬萬不可更亦不敢更者獨是本幫一時兩員並缺勢必取用於別幫多餘之官各弁遂並生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圭

覬今仍照去歲之例缺官幾員將空餘之官不論幾員俱書名下簽簽上註領運字空字掣得領運字者共幾人又將各缺做簽上寫某幫又令掣得領運之人來掣此簽掣得某幫卽領某幫運奸弁旣無所用其鑽營胥吏亦不能高下其手古人云明心不如明迹今細細示知本道之心明迹亦明矣如有呈截混投及妄希夤緣者卽據實揭報聽候參處功令森嚴毋貽後悔

僉運丁示

照得欲除運漕之弊急當始於僉運查省衙額運漕船設丁輓運南北往來經年出入其間逃亡事故者有之若使僉一丁卽有一丁之實用按名頂替亦何致有積弊之患株連之擾乃邇來弊端百出官議視爲奇貨小民畏若探湯一經僉運賣兒鬻女破家亡身將有不可勝言者本道往來茲土遊宦有年洞悉僉甲之弊有四凡值僉丁之時各衛奸識訪知某係運戶子孫某係食糧弟姪或串腹黨或托故之借僉報之名陳說利害勒索銀錢不屢不已其名曰薰再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圭

或僉報之後行票拘提新丁自知不能脫逃買囑奸識或捉屯快或稱赤貧移甲換乙捉張放李上官被其欺詐小民受其魚肉其名曰賣又或已僉旗丁具已有認狀發幫之後或央情面或行賄賂撫以老病貧疲假以官舍或借稱失脚落水有不肖運官希圖包代恣意勒索將軍牢之名代爲照管因而鬼脫其名曰放甚有一班世籍衛軍居家饑富慮其僉報百計修爲遇節則有禮物之餽歲終又獻以常例陋規積載大張羅網深受其賄勝如置買田庄無論豐歉逐

年收取其名曰燒香以致僉報新丁十名實受在藉  
領運者不過三二人耳因之年年積缺歲歲求僉當  
此時數有仁心者固如是乎本道洞矚斯弊雖不能  
救之已往猶可挽之將來際今僉報在卽誠恐各臺  
仍蹈故轍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省衛各幫運官  
及南北議字甲丁士民人等知悉示後各宜洗滌肺  
腸發出良心上循天理如本幫果有真正積缺與近  
日逃亡事故者據實開報以憑酌量僉補其應僉之  
丁識字務要將真正運戶暨運冊新考有名者密爲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七

僉報庶一丁有一丁之用至於見運屯丁如能赴北  
完糧孰有部單運官不得借故詳草敢有捏報缺甲  
及已僉新丁復稱屯快貧疲病發借故賣放者定按  
漕法究處再如真寶運戶各宜靜聽倘經僉報卽使  
百計實錄亦不能逃倘不係運丁如有奸識挾騙立  
卽擊鼓喊稟以憑拿究本道鐵面冰心斷不骯法各  
宜慎之

咨戶部議望屯田

江西巡撫蔡魁吾

據江西布政司會詳內稱順治某年月日承准戶部

還報之鑒定

照會內開興屯一事等因題奏 聖旨是巧取熟地  
以當開荒墾派各里以包屯謀此等情弊誠宜預杜  
必須分別官地民地方免侵擾依議嚴飭行欽此欽  
遵抄出到部擬合就行云○等因奉此隨經移會典  
屯道酌議去後今准本道看議到司該本司復看詳  
到部院據此爲照地土奉 旨分別官民使熟地絕  
隱糧之弊真荒無包歸之苦裕 國興民誠爲盡善  
但以見在納糧與未納糧爲之分別官民二項今江  
省荒畝之中有已經民力開墾者照例三年之後方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大

行起科但荒土雖開糧尙未納民已費盡血力方恃  
有此恒產一旦造作官地此萬不能堪且見在召民  
續墾者自備牛種開耕無論有主無主似宜造入民  
地項下可無容議若以未納錢糧必爲官地將來徵  
歸子遺又何所依以立命嗟此殘民旣無故土之可  
思勢必衆散無常欲使民之生聚其可得乎此民情  
利病之所關不得不爲計及也今據司道會議凡民  
間有主荒田百姓自認某年開墾照依年限納糧及  
無主荒田或附近百姓招徠人民自備牛種開墾者

俱爲民地其無主無人承墾并有主再限三年之後力不能墾者俱作官地庶使民仍懲其故土速於歸業盡力開耕數年之間自可廣墾此開荒之中寓招撫之法似屬善議爲此合咨貴部煩請查照速賜妥覆施行

改屯田作民田議

邵陽顏孝敘

諱堯振  
系奉人

切照國課自當饒裕民瘼亦宜痛瘳蓋鎮糧爲三軍

命脈而軍需皆百姓脂膏故欲裕課必先恤民卑職

親承寶慶衛屯田之屬邵陽者歸併在縣目擊屯民

青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十九

之重困難支謬賦芻蕘倚荷採擇正窮屯出湯火之

秋而千古不易得之遇也謹再述其始終併計其利

弊而詳言之查前朝設衛之初其屯不分則例而定

賦與民有別屯田十畝科糧一石除本軍免食外每

石止輸軍需二分七釐故一畝之田起一斗之糧而

屯軍不知困也自順治六年按院某定衛所以賦比

照武左衛租額驟加三錢較於往昔已增十倍然較

於民賦不堪重而屯猶未即困也迨至順治九年按

院李有將屯改民之議斯時民糧每石徵銀七錢八

改與文深一  
卷之九

分七釐而屯糧亦照例徵解不知民糧有以土田之  
三十三畝零而成一石者有以中田之五十畝下田  
之一百畝而成一石者今竟將屯田一十畝成石者  
不分等則照民起科屯始大困矣十六七年蒙部覆  
併衛於縣改軍爲民將謂糧減賦均擊壞與歌孰知  
人編民戶糧仍屯徵空有歸併之名而無歸併之實  
也夫屯軍未嘗富於民丁而納糧已至數倍將富者

亦立貧矣况原有貧不聊生之屯戶乎併衛初議原  
以足國甚因今朝廷經費如衛官之俸薪衛役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十九

工食衛衙門之工費一切盡裁而獨屯軍之重糧如

昨國則足矣其何以爲難困乎假如屯與民同田若

干畝同銀若干兩納之民糧則國課已完而樂其婦

子納之屯糧則額未足而仍前追呼其安得不臨比

號泣況首竊訴也夫民固吾民而屯軍亦吾民何同

在覆載之中致有雨露不均之嗟再查衛田之併於

卑縣者原額若干石內有荒蕪多有勸墾自十七年

至元年開過若干石尙餘故絕寶荒九百石零勸墾

幾於賴禾而報墾等於零星總長糧重難支甘棄不

前也使屯田而必令屯甲開荒固畏糧額之重又有  
零星遠住離田數十里百里者誰肯荷鋤遠道露處  
開荒若使就近民丁開墾則彼固樂開民田之糧輕  
者又何肯舍輕而就重也現今民田自經卑職鼓舞  
勸墾約計二年以來無不踴躍開新餘荒無幾而屯  
田尙荒多畝此非畏重之明驗乎誠得乘輒春之年  
將屯甲編作民丁其屯田之坐落某里者分其等則  
增入本里嚴經無論屯甲盡樂墾荒卽民房之就近  
者出門見田可謂世業樂其便利無不踴躍開耕立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主

見九百石田之黃茅白草盡可納稅納耗矣或由定  
則恐於減賦未免躊躇却顧不知每年除荒徵熟止  
有糧重病屯之弊實無足徵足解之利與其年年除  
荒無有實際孰若定則減賦便民速墾將此新墾所  
起之科卽抵定則所減之賦不過三年轉移間而今  
日之額徵固未必卽少於他日而前日之重困已見  
立歟於今日矣然欲田分三則屢畝揣摩未免人人  
稱爲下則矣卑職因追溯前朝開耕之初其田盡屬  
磽瘠爲民所棄猶今之逃亡荒蕪故今屯軍開墾科

糧獨輕可見屯產多屬磽地雖經百年耕種其地土  
性成不能壅築爲肥今若較民戶上田之賦恐有不  
及若較下田之賦又嫌過減莫善於定爲中田之則  
與民同賦可免踏勘之擾杜妄報之弊併免駁查往  
返之稽遲而全屯之民咸沐浩蕩於無窮矣當今度  
支告匱遽欲定則減賦似屬迂謬仰見朝廷如傷之  
仁固未嘗以軍需浩煩而計及錦錄有如江西瑞金  
二府浮糧苦累于順治九年一經撫部蔡翰圖題請  
俞旨免此其例若可援也近復奉達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主

皇恩現查前朝有與一方警怨錢糧加重者准題審  
免念此屯戶未嘗有警怨而錢糧之重幾同於有警  
怨者且錢糧之重不貽目前朝而創自近年此又便  
於請命而尤當急爲請命者

革陋規示

兩淮鹽院李公弼  
諱萬元山東人

爲禁索梶封事照得兩淮鹽壅課抽如病入膏肓本  
院志切撫綏極力救援歷來弊竇逐節革除亦可甦  
商困於萬一聞尙有梶封一項竟爲人情禮儀作酬  
謝之資殊可詭異不知此項銀兩久已額徵解部何

堪分外需索嗣後凡綱鹽施封呈院請印者本院當堂面給其割沒銀兩扣引追徵其食鹽施封同割沒手本呈院亦當堂面給敢有仍前需索陋規許商人赴票以憑嚴拿重處不貸

又爲嚴禁茶果陋例以肅鹽政以蘇商困事照得淮南疲弊率因浮費太多其加鉛公費縣坐常例改斥提船搖馬敲針等弊業已節禁飭獨茶果一項向爲爲委掣各官遠離職守不能核腹辦事故留爲二所供應今本院題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三

俞旨悉歸運司衙門則稱掣盤驗皆其分內應盡之事官自有經費吏自有工食倘猶然借名派費不惟有干法紀亦大非本院專責之初意合行禁革爲此示仰官吏商衆知悉嗣後批掣各官洗心任事從公秉秤其茶果等項永不許私收如再仍踵前轍駁削商貲訪責卽行叅拿斷不姑恕

最所掣示

兩淮張伯珩 蘭裕

爲申飭所掣事照得商鹽價運自出場過場以及放橋過關節節雖經稽驗無如過所秤掣之最爲喫緊

人上官全在任  
雖苟心之人  
亦須不持權

鹽務殷繁豈遑專理掣務勢必仍行委官今惟加意遴選不拘司府佐貳州縣正官廉其操守清潔才幹優長者方畀以掣之任合先申飭爲此示仰承掣委官并商綱衙役人等知悉所掣重務雖經牌委本院仍不時稽察密加體訪若承委之官果能潔已從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四

事不改非行嚴飭胥役各商毋蹈陋弊秤掣一秉至公不負所委本院以此定本職之官評註以上考倘有素行堪稱一經委任見利忘害頓棄前節陋規是咷任憑商鹽作弊秤掣不公以致夾帶無忌者本院察出斷不容情官以白簡題叅鹽役追贓究遺奸商以買求作弊盡法重治毫不假借毋貽後悔

禁私販示

李含馨

爲嚴禁積販巨窩以肅鹽政事照得私鹽盛行則官鹽壅滯官鹽壅滯則國課漸虧乃相因之勢也前

已屢經嚴禁緝拿 功令煌煌意謂若輩定知斂戢  
無如勢豪土棍惑不畏死寢食其中指搗龍爲市易  
之源串通快作聯絡之術貧窶止知苟且一時遂將  
煎鹽賤價私售以致商人赴場買鹽往往指鹽交價  
及後倏歸烏有又復守候需時此搗鹽之敢於私賣  
白鹽皆大圖積販有以使之然也淮揚私鹽在在有  
之而揚屬爲甚揚屬州縣私鹽亦時時見告而高泰  
二州及興化縣邵伯鎮爲尤甚或連船滿載或驥駝  
車裝甚至勾通過往糧座等船運發江廣賤賣貴賣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專過錄四 三

小往大來此固販之敢於蔑法公行又皆巡鹽快役  
坐享月利而不加緝捕之故也夫兩淮鹽課爲國  
計軍儲所關豈容鹽役大惑縱私射利狼狽爲奸似  
此蠹 國病真身外有胆而目中無法者矣深可  
痛恨除一面密訪嚴拿外合行飭禁爲此示仰

一定商綱示

照得本院更定商綱所以正本也本院稔知開代之初極意招徠竟有一種赤貧無籍棍徒自認鹽窶終年不納一課不行一引今日將窶賣此明日又將窶

私設鹽業  
不革合在  
役

賣彼且勾連衝蠻地棍徒詐更商或冷爲壁上之觀  
或橫爲穴中之關非平白賴人占窶則平白坐人犯  
法害同臺毒真可痛恨本院提綱率領使各商稟程  
有自則詣算無不冰鉛諸奸無不瓦解著於本月十  
二日選定商綱二十四名出示曉諭凡閩係鹽法大  
政利害深切者必須正身四五人赴院商酌若養尊  
處優不屑屑伺候官府非但上輕朝廷亦非所以  
愛惜身家貽謀子孫長策其餘一切事宜須着落老  
成司客虛中共議毋偏徇一已以礙衆綱公事逢五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專過錄四 三

逢十進見真行緊急者不拘泥日期無事止於期望  
進見凡遇大風雨雪并免見其各散商大小事情必  
商綱督同稟明方許進見不得任意濶陳搖撼滋弊  
其散商各以類分率商綱項下呈冊報院存案遵照  
憲行急公辦課勤慎者商綱卽具呈甘結給以散商  
腰牌立加獎賞無甘結者不與孰係真商行鹽孰係  
假商占窶孰係鬼名罔上本院按冊稽查真偽自見  
且商綱散商之賢不肖隨事燭照涇渭自分不得任  
意紊亂蠹壞鹽法

禁橫斂牌行某關

失名

爲榷關稅有定額科索旨意甚嚴已經三令五申

伏讀  
日  
某年某月某日  
官事照常辦以候申餉再行申報

**恩詔**一  
款內開關稅已經定額差去官員不許分外  
科索擾害商民其地方民事一槩不許干涉違者併  
治煌煌

聖諭誰能充耳不聞卽本部院告誡諱諱亦幾舌枯  
頸禿乃聞邇來榷關巡攔及庫櫃書役人等仍有壅

青熙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去

三

秤驗貨每百觔秤出三十四觔指奉公完稅之商以納少帶多之弊無端坐罪有口難分陽稱以貨入官陰使調停炳廟者被害之商不一而足即使衙役作弊該關豈不知此中情弊恐有不堪上聞者本部院確有所憑急欲爲諸商請命姑念同事一方再加砥礪若便出示曉諭又慮奸商借口併正稅亦復留難故爾行牌密諭以期改過自新爲此牌行某關云云以後徵收商稅俱照關誌定額不得額外科求併

用輕秤驗貨

云

禁私抽 行泉州府

三

興宗葉公  
江寧人

税  
目

國課攸關民納官徵此定例也泉南積習多有認稅代徵之弊徃者奸徒勢惡鑽營告示刊刻號票假公稅爲名橫剝私抽以一取十初稅之於地頭繼稅之於經過又復稅之於市邊甚則編張假示私立印單

卷之三十一

青照堂叢書 次編

菜柴薪皆私立稅名藏悉不漏小民資生日用盡入網羅以致百物騰貴廣商病民莫此爲甚若不勒石示禁何以裕國利民合行諮詢仰泉州府官吏通查一府七縣一切魚鹽貨物雜稅某項起于何年月日奉何明文額數若干管否達部編入全書抵充某項錢糧悉照新舊款項造細冊報道查考其一應雜物不在額稅之內者或有司專擅或土豪霸踞及額稅已納正項復私阻路津壘抽橫索併無名派取止

憑勢力魚肉商民或見之目擊或得之訪聞俱逐一開列報道至歸縣官收應作何布置使官不煩而民不擾舊案作何追銷故輒作何更改假示私票作何禁止一一條議具報以便詳請上臺永定畫一之規

谷戶部

賈容侯

按貨抽稅自有定規查貴部前覆臺臣鄭原題直陳關蠹等事一案內開米麥乃民間日用之物槩不應稅是日用之物莫急於柴薪其不應稅也明矣今西安稅課司大使王正申稱在省民間所用石炭舊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專過錄四三

同貨物併稅獨不思石炭與柴薪無異豈柴薪係日用之物而石炭非日用之物乎除批行司府覆查遵經暫例不稅外擬合咨明爲此合咨貴部煩請查照施行

蘆政申飭各屬牌

蘆政  
部憲王印周諱曰謙  
華亭人

爲嚴核坪江清查新漲隱占併督課佃冊籍以足賦額事照得蘆洲東坪西漲勢所從來陞漲豁坪與廉訪隱占

箇書具在至於錢糧有正課加增籽粒餉銀佃價等

項奉旨俱有定額歲終稽核完欠本部蒞任以來政令率由舊章未嘗少有踰越其各屬急功勤政相與有成者固多然而慢令忽忽者亦有近據詳報坍江率多苟簡徒知簡免課稅並不察補陞科且時見告坍絕無報漲總之官不清削民得好歎似此日居月諸額課漸致虧沒非惟本部任咎恐於該縣考成殊未便也甚有正官徑不覆加丈勘止據委官依樣葫蘆轉文回擾甚非法體擬合通行申飭爲此牌仰本縣察照前今事理各將積欠課餉佃價等項并冊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專過錄四三十籍事件火速催完給批勒限解部仍卽細加察訪新增沙灘及勢豪隱占情弊據實飛報具見本官風裁定行特薦倘再故違定提經承重究不貸

蘆政詳文

顏孝敘

看得蘆地皆在水濱而蘆地之消長皆由水勢之緩急是澤國有而旱邑無也卑縣僻處萬山之中河路淺狹岸石巉生只容三四石之小舟往來不惟不能漲亦無可漲耳較之長沙湘陰爲灘江沅水之尾間支港錯雜衆流匯洶衝擊靡常其地勢有不同故相

陰等處或有而卑縣實無若使稍有蘆地起課全書必定載額倘昔有而今無民弊或有隱漏今查歷年從無此項既無舊載之額必無產蘆之洲既無舊洲可以起課安有新漲可容隱匿地非一處民非一家按畝起課輸納有限亦何敢故爲欺漏以干愆戾無憑查報合行仍具印結以復憲查者也

錢法行布政司轉行各屬

浙江總督趙君都奏天下萬世

爲請復鼓鑄以佐財用以濟民困事康熙某年某月日准戶部咨開浙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出該本部覆浙江總督趙題前事內閣從來泉貨之

利自古及今行之最久患其少而不足未聞患其滯而不行也若錢法不行止用白鑄勿怪乎白鑄日

貴幸而米鹽絲布價値不昂倘遇歲時荒歉閭閻窮

黎將以何物易米而飽何物易衣而煖乎竊以爲可

佐白鑄之不足真如鼓鑄猶可行也雖國家理財

太事開之有源節之有委原不在區區鼓鑄之末若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通緩急而便日用舍鼓鑄又不能濟民之急年來閩鑄停鑄議論不一錢卒不行矣

錢思其鑄不如式則不行故今日之錢體質未嘗不堅好輪廓未嘗不周固也錢又患私鑄日多則不行故今日之錢非有風飄驚眼之可潤公私不辨之可欺也夫錢旣無輕重而又無盜鑄然猶壅滯而不通者其故安在職以爲行於近而未行於遠責下效而未責上行也今若使外省收銅開鑄尚官督理一准寶泉寶源鑄造之法稍不如式或失之輕或失之重或失之厚或失之薄或形色參錯或體勢滲漏或孔方不方或輪圓不圓有一於此卽治鼓鑄官之罪然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後立法遍行可行於京師者必可行於外省可行於

江淮者必可行於浙閩去其各省分鑄之名省名去而以天下之錢供天下之用何有江淮自江淮浙自浙閩自閩之異乎由此推之錢旣一樣流通天下第

民百姓在城可易市井之雜貨在鄉可易村鎮之穀帛通邑大都山鄉水曲富貧賤莫不知錢爲通寶則錢法行矣若遍於此而不遍於彼遍於本省而不遍於別省何以謂之遍寶耶臣所謂從前錢法不行誠行於近未行於遠也立法又貴久而無算官有出

而必有收民可領而必可納由此推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徵收錢糧除協餉部餉起解正款稽算明白照數納銀外其餘若存留若雜稅以銀七錢三而收若兵餉若俸工亦以銀七錢三而放收納之際銀過七錢不及者仍令百姓補交不足之錢收回多納之銀支放之時錢過三銀不及七者仍於官庫找給不足之銀收回多搭之錢不然散給兵役則以錢充餉徵收稅糧則不以錢錢法尚能行乎惟出入均平收放盡一民皆知錢爲有用矣錢有用則錢青照堂叢書 大編 居官纂錄四 垂

錢糧莫甚此  
府一兩自錢一千五百  
當有以謂停

不賤矣錢不賤而銀能獨貴乎職所爲從前錢法不行誠上不行而下不效也苟行之得法又何患錢不流通哉

詳撫院

青州周機園

巡憲

爲錢法事照得錢法之設名爲國寶原以流通便民非可專利行私也價值自有一定低假不許攏和率土同遵誰敢違背邇來青屬奸民狡謀詭秘任意低昂操縱在手名曰傳牌忽貴忽賤變幻不測如遇營兵散餉之時勢必以銀易錢此時銀多而錢少則

操勝在錢若輩卽傳牌通知託言無錢捐勒減價攏和私雜及買銀到手遇鄉民比較錢糧緊急糴賣糧食勢必以錢易銀此時錢多而銀少則操勝在銀若輩卽傳牌通知託言無銀高擡價値以致營兵小民含怨飲泣莫可如何獨不思保護地方全賴營兵耕種五穀全靠農民輒敢略施奸計將兵民徵利盡吸收入私囊又窮民肩挑擔荷小舖經紀圖覓數十文養家活口而貴賤不常本錢易折展轉數回遂至赤手故青屬諸小舖面小生意年來每每消折者皆由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錄四 垂

若輩收其利而貽其害也至於等頭背面兩樣收進則暗加三分稱出則暗減三分手法之中更有輕重立心險惡亦已太甚近聞又巧立名色每兩明加三分云爲交縣補糧之用奉何公文有何牌票縣官卽至不肖安敢如此橫歛殃及平民此不過若輩串通衙役假立此名以欺罔愚詐孤客耳相應請示憲威嚴行禁飭使銀錢交易只許取三分之利此外俱照定例不得任意低昂私錢不得攏和等頭不得兩樣明加暗加盡行革除則奸民無所施其狡兵民亦免

今下爲善而  
次不知者

受其累矣爲此云。伏乞憲臺照詳施行

云。

茶馬通諭各屬事宜牌

茶馬 茶之漸  
巡按許青嶼 武進人

茶馬之設 國家殺柔荒服邊防寓焉非屑屑操奇

贏爭市易炫利於采山博馬之謂也顧利有所在弊

則叢生若今時所爲釐弊以集利者何嘗不察等牛毛而源不加濬流將自竭本院入秦以來周咨疾苦

務為

國家謀久遠不與商民爭旦夕凡所爲休養

而安全之者至織至悉也便宜數則初平平無奇策

然行之終歲而商賈樂趨

朝廷德意宣播遐荒此

青照堂業董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卷

青照堂業董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卷

無他利散於人則事集於上私絕於己則風清於下  
確確寡用之徒矢心夙夜必誠必慤唯此而已爰載  
如左願同事諸君子交勉而勸其不遠

一量力派引以甦南困招商增引關係裕課前籌第

秦省當凋耗之餘雖屢諭頻呼而消亡日告應籍無

人因而按籍取盈不得不就現在諸商責其增益然  
不量厥力雖俄頃勉承究竟經年歷欠袁顧粉粉催  
征無策商不加增引仍虛設又何益乎夫只此人數  
縱操奇贏什百之利豈有金穴銅山取盈靡竭倘一

人之身不問其貲力如何每年求益譬之致遠負荷  
弗堪中道而輸爾較必然之勢也輕減損課輕增困  
商給引時務加細察其無力者斷不宜勉責報引卽  
有力者亦應使棹然餘裕培養數年商力康阜聞風  
者悅而趨事商籍既富又何患引目不數倍今日乎  
至小引商人貲本既微消亡亦易僅宜給以舊額俾  
漢刑官通融給散酌盈助虛幸無闊額足矣萬勿輕  
加一引而滋振苗助長之害也

一通融便商以濟新引商人輓運官商茶斤於給引

青照堂業董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卷

時閩定司分以防影射作奸立法之初無有不善惟  
是各商官茶毋缺而其所分商茶多因該司地隘番  
貧不通貿易未免坐守歲時稽遲新引公私兩困往  
往由斯夫商籍遠挾貲有限在公立有程期在私  
則極之所往壅阻經年蠶營無利以致逋課相因當  
逼商裕 國之意乎合將商運官茶仍照閩定司分  
交納完訖其應分商茶有願改發別司者許赴院稟  
討號票准其改發則貿易流通推陳致新庶無壅塞  
不行之患至防奸杜詐惟於給票時察其官茶果否

全完商茶果貯某處飭令該管司官盤明茶數嚴立限期輓運到日將票卽投該司官徵院銷號違者以私販究治恤私而後責以急公未有其事不終者也一量寬限以恤勤商茶運艱難往返動逾萬里課程嚴迫栖遲倏忽經年向來造遲止以六月爲期預行該商原籍繫比家屬必漢刑官報文到日始行開釋關係軍需豈容踈懈然以時日道里計之廣漢嶺山捷足亦難飛越採買盤驗信宿必滯輓輸徒設嚴迫使條未覩輸將之效本院事從實濟酌其至平寬限已難矣歷來散引有期恐其遷延貽悞預遣耑差押令家屬赴領夫官課私營兩者不廢既欲責以急公而復繩以入笠束之過當無乃阻其子來願欲之心本院入關時卽咨詢疾苦開誠面諭令其互相傳布惟檄行各商本籍州縣催赴免用押差違者提究諸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八月必果必信毋踰歲終奏報之期我旣推誠商仍弛玩將來貽戾悞公繩之以法俛首何辭萬一官茶不完卽舊有商茶先令扣算諸商亦何敢不夙夜趨乃事乎終歲簡稽爲時有眼豈能代人受過庶從不容假借萬難措手之中略寬一線以緩眉睫之征樞載而來輓輸恐後亦體恤勤商之一驗也

一免押差以鼓樂趨茶課不同鹽筴每領部引一集賚赴產茶地方准市茶百斤到司稱驗開分一半納官招中一半給商貿易必俟官茶發而後商茶始

行此定例也每歲冀昌領引計其往返茶路不啻萬里有餘無非險阻且西寧等處貿易率無現銀除購馬有禁外不過互換皮張西纓等物往他處易銀營運倘無兼倍費木半載之內責其往返不踰時刻斯已難矣歷來散引有期恐其遷延貽悞預遣耑差押令家屬赴領夫官課私營兩者不廢既欲責以急公而復繩以入笠束之過當無乃阻其子來願欲之心惟檄行各商本籍州縣催赴免用押差違者提究諸商鼓無樂趨遠接臨鞏郡諸商已接踵而至惟王邦濟一人以訟事愆期量加數引以示後至之誅耳一禁發茶以杜民累漢興所屬地方所獲私茶收發別府州縣變價充餉原爲裕課起見第自漢中發運出境經過地方撥夫輓運未免繹駁且變茶地方該管官司潔已奉公者固有而食污之輩藉以營私者亦往往而見况官無貿易之理勢必派散里甲按額取盈因而差役繁興徵收滋擾多一番跋涉便多一番弊端當此三星在畧之時強之以所不欲亦復何

堪況乎層層剝削其間情弊有不可復問者乎凡有

催薦卽批令於本地方照依時值估麥外仍嚴飭不

肖官員不得借端發茶麥價科派里甲如遇許被害

之人據實赴院陳告以憑參究

一釐夙弊以蘇殘牧七監畜牧之場苦寒澆瘠斥鹵

石田以處戍卒責之領馬課駒斤馬匹倒斃與夫廄

欠孳息令賠補困苦之狀不可勝言其所稱司牧之

官亦大率草衣藿食無所粉華其賢者悉心芻牧茹

蘖甘貧其不肖者未免狺狺白骨希圖吸脂吮髓以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手九

恣磨牙或借端科派或設法誅求雖至繖至悉已屬

刻骨難堪加以正供或闕無策醫瘞則散走四方甚

至轉於溝壑往往而然惟嚴飭各官除督牧配羣點

馬驗駒等務不容疎懈外宜安心寒餓勉圖職業卽

毫釐不得妄取之牧丁如仍蹈前轍或有訪聞或有

告發卽行題參究治成鳩鵠餘生獲延殘喘牝駒

蕃衍著驗秉心自盛禁既頒而哀鴻旋集流離漸復歲內駒課丁糧輸將幾倍則遇無藝之征所云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 行苑馬寺

爲嚴查積弊以恤殘牧事照得牧丁領馬課駒全賴

撥給地畝耕種以資糊口之需今訪各監不肖官吏

通同羣頭里老上下作奸將給牧丁養馬田地或因

需索常例不遂不肯照例撥給者或有陽爲撥給牧

丁陰行占種者更有將熟地隱不報上輸課者牧

監公莫此爲甚合行嚴查爲此仰屬呈堂卽查七監

各原額牧地若干內拋荒地若干熟地若干撥給牧

丁養馬地若干分別羣內兒驥馬每馬給地若干羣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四  
手九

外兒驥及騶馬每馬給地若干實該下剩耕糧地若

干務須委官履畝嚴加查明造具清冊并占種撥給

牧丁田地及隱漏熟地各情由一併據實報院查該

不得泛視僅憑各監開報轉呈致煩駁查滋咨未便

慎之毋違

### 河工督催裁柳牌

總河  
部院朱梅麓萬之鑑  
義烏人

照得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固功

每卷一埽用柳動以千百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

數且不貲况伏秋河勢陡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

危爲安可以免塞決之費即使萬一有決埽料在手  
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口日淤可以免塞大決  
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於採辦之數然後可  
以源源相繼不然而樹藝不廣猝然有急無術點金  
難有不竭之金錢無窮之力亦不免束手坐困故  
裁柳一事竹頭木屑似乎瑣細而其實乃治河之第  
一義也業經前部院暨本部院題請責成各印官於  
河干按汎裁柳分別多寡照例勸懲俱經部覆奉有  
諭旨乃今一年以來報裁無幾殊屬疎玩應以違  
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纂過錄四至

旨題奏姑行寬宥以俟將來合行申飭爲此牌仰  
該道卽便轉行各州縣云。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急  
急圖之

詳各臺料價工食

淮河紀子湘

爲急陳夫食料價之積弊兼籌便民利 國之良圖  
仰祈憲鑒飭行以便遵守事竊照夫食料價二節所  
關河工甚重但法令廢弛已久其間百弊叢生有利  
於私而不利於公便於奸棍猾吏而不便於民者不  
得不早議變通以圖實濟先就料價一項言之按往

例於每歲正月內酌撥庫銀每州縣先給二百兩催  
各里辦料陸續完交俟估計具題用過料數若干照  
定例價銀撥發各州縣轉發里老里老又分散花戶  
往往有不肖官吏視爲給還百姓之銀以上賜下不  
敢取盈可以任意扣減及入里老之手又視爲百姓  
旣捐之物以現博賒原置度外可以借端開除於是  
辦料之花戶徒苦敲撻於前並無實濟於後飲恨吞  
聲莫之敢發卽有仁慈各憲念及於此然事無指實  
何所據而加之懲創乎夫官有染指之私法必不行  
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纂過錄四至

於下於是衙役勢豪挾官肆惡有本身原無柳料而  
代包科歛者有已身應納料銀止報虛文毫釐不納  
不怕河官里老不爲遞蓋彌縫者有小民交科赴厰  
而吏胥厭老勒捐不收橫索使費者始因料價不給  
於民後致柳價反累於官上下牴牾徒苟且塞責  
如此而欲河工有裨民力稍甦此萬不得之數也養  
士民公議嗣後辦料原照往例于正月內責令州縣  
按里公派使之完納迨伏秋以後通計各州縣實在

氣憲示禁  
以爲不便

完解柳料若干應領價值若干卑職照庫平印發州縣取具印領州縣將銀財庫不必分發里老里老不必分給花戶但照各里分完料數目扣抵各里分末季錢糧止給庫收不見銀錢之黑白扣者無所容其扣而侵者亦無所肆其侵則下之納於上者秋毫皆入正供上之給於下者錙銖悉沾實惠而勢豪惡棍見其無隙可乘亦不復萌代包妄派之恩矣此納料抵糧之法極便於民者也但須憲示嚴飭庶可永遠遵行若夫工食之積弊尤甚於料價按夫一名官給青果堂叢書

次編 居官募過錄四

工食銀十兩八錢因不足用里下議出貼費各縣照里均差約田數十頃派夫一名田多者應夫田少者貼費此歷年定例也但有田之人非屬紳衿卽各衙門吏書人役本身不能應夫勢必僱人替代卽百姓之少有身家者亦然是里下出夫之人並非河上做工之人也其間有名雖僱人代役而實無人上工者矣有本身原無夫役而以一人而包充數夫者矣州縣止送花名一冊其事已完真假督冒何從詰辨於是規避私逃等弊不能免矣是紙上之人夫半屬虛

名而河干之修築全爲故事也至於給散夫食舊例州縣解銀到廳收貯徐庫徐庫不數又領諸淮庫先呈中河工部驗封然後按季發之河判河判分發夫頭以及散夫其中蠹役冠除以及夫頭冒銷等弊又倍於料價甚至無夫之積棍反受多金而應役之貧民纖毫無得者矣今從長酌議若照料價新規令印官扣抵錢糧之數似屬安便但此項銀兩奉有給應河夫之旨孰敢更張是以不便抵還里遞如仍前給放又恐朝廷有憲第天不得親沾再四籌畫莫若青果堂叢書

次編 居官募過錄四

求憲臺出示申飭此後解夫之日嚴責印官不得以花名虛冊塞責必令詳開應值夫役本戶何人實係何人代役註明各夫年貌如有代包規避等弊立拿本戶重懲及按季放發夫食之時仍令印官親同河判照原冊按名給發仍具州縣與河官公同放過領狀並各夫領銀甘結報上開銷倘有給放不實與包夫規避等情一經發覺官卽題參鑑役勢惡立置嚴法庶人夫方得實用而雨露不致空施矣

安撫河夫

大梁沈繹堂  
巡憲  
松江人

里下僉夫半係鄉愚樸魯若盡令親身赴工省費既

多竣工必速乃聞鄉夫上工每被夫蠹吏庸始而逼之使逃旋復指逃勾詐其勢遂有不得不僱覓者獨

是僱覓之夫又係四方遊氓或縱酒聚賭虛應逍遙或晝事畚鍤暮爲穿窬至秋後大工一完糾黨行劫到處流殃如近日襄城獲解白玉山等盜案與傍河

州縣屢告失事皆由平日工繁則但徵夫數不暇問其來歷工竣則任彼星散亦不窮詰其去向之故也職愚以爲河夫聚散關係盜源豈可因循故輒不一

青撫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  
墨

講求合無懇請憲臺嚴飭各屬俱着本處里夫親自

赴工不許夫棍圓謀代頂卽有不獲已而僱覓者亦

須令夫頭歇家各具甘結內開某係某處人現住某

處或下某店并無奸宄等情一投管河廳一發本州

縣存案仍令各夫頭十名一結一人爲非衆人連坐

如是則調集在工之日永無他患矣至散工之日一

面發遣一面行文該州縣著令點收歸籍如有不到

卽係踪跡可是本家慮禍及身自龍查覓務在必得

如是則工完解散之日亦無後慮矣

如此請尊旨

水利行巡十道牌

秦瑞寰

爲欽奉 恩詔事伏讀 恩詔款開一東南財賦之

地素稱沃壤連年水旱爲災民生重困皆因失修水

道修築堤防以時蓄洩俾水旱無虞民安樂利欽此

爲照水利疏導得宜小民田畝攸賴是以周禮遂人

掌野匠人治溝凡畝洫溝漕疏濬以時俾水流不壅

而地土無壞自古重之良有以也年來旱澇頗仍間

間失所致屢 聖慮頃本院入境時見浙西一帶隄

青撫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  
墨

堵滯沒路俱無若遇澇澇必無洩水之地而彌漫

難圖若遇旱乾必無蓄水之源而草岸無術由此推

之浙東各府大槩可見屆茲冬月水落農隙之際正

宜及時講求疏通以重民事合行通飭爲此牌仰布

政司守巡十道照牌事理卽便轉行各屬掌印水利

等官躬親查勘本縣原有陂塘渠堰澗壩某處應疏

濬洩水某處應築防蓄水逐一清查修復設處何項

錢糧酌派何項夫役俱要詳議妥確見諸力行但不

得藉口踏勘搜查驟擾百姓自干罪戾至阡陌間溝

漁牘滄可以民力自爲者俱勸諭百姓及時築濬省  
城內外有無知居民將官河墳塞佔爲已業起造房  
屋堵築墻垣者勒令還官總期利國便民成效可紀  
本院查勘得失自不斬獎優異之典也期各勉之先  
具實行遵依繳查

築堤詳文

安陸  
郡丞馬翰如  
萬人

爲築新必須補舊懇乞通行沿江地方各立堤長堤  
甲編造烟夫以固堤防以全民命事切照安陸一郡  
襄江水面高於湖田春夏水漲堤防不固田產廬室  
一換止圖了事經承承票坐差志在打錢竭有限之  
民膏鹽無窮之巨鑿此修彼決害無已時雖云洪水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募過錄四哭

竟付波濤 國計民生兩受其困故曰此處以堤爲  
命防堤甚於防盗盜之爲害不過一家二家以至數  
十家而止堤口一決洶猛奔溢不知幾千里也蒙各  
意臺留心 國計軫念民生於順治十一年十月內  
委職修築卑職於十三處決口俱經歷到見其傾圮  
崩塌者固多而低矮單薄者雖云未壞已有必壞之  
勢者亦正復不少若止築新而不補舊此處纔完彼  
處復決徒竭官心民力無抵於巨浪洪波非勝算也  
治堤有如治癱左潰右潰總是一潰與其備棄待數

不若消弭其毒使之不潰之爲愈也如某某某某等  
地方不下數十百處凡此皆就車職巡歷所及者而  
言其餘未知未見者又不知凡幾矣除已行州縣委  
官差役幫補修築外其應行事宜請略陳大槩數年  
以來州縣印官俱以籌需措餉爲重佐貳管水利官  
又有催辦解運等事羈身未及分心堤務有緊急潰  
決之口卽爲修築亦不過急則治標而已年長一年  
一換止圖了事經承承票坐差志在打錢竭有限之  
民膏鹽無窮之巨鑿此修彼決害無已時雖云洪水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募過錄四哭

爲災亦人力不竭之所致也故此處州縣等官十分  
精神當用六七分於堤工之上有堤然後有田有田  
然後有耕種有耕種然後上完 國賦下養民生不  
然民窮財盡州縣卽有經濟當於何處施之或曰軍  
需爲重固不知堤塹一箇乃軍需所從出也故卑職  
有築新必須補舊之議補舊之法云何一曰立堤長  
二曰立堤甲三曰編定就近烟夫四曰嚴州縣印佐  
等官考成夫脩堤官事也何用立堤長堤甲及烟夫  
止因州縣印官政煩事冗無暇巡歷佐貳管水利官

中情

亦有解運催糧等公役平時不暇查閱及至堤決往往視則已晚矣至今經承坐差則皆以有利而爲未可以此事信任之也必選近堤百姓田多殷實者爲堤長人情無所利益多不樂爲必免本家一切差徭如採買解運勾攝制費之類是也每一堤長管五堤甲堤甲選有中人之產年力精壯者充之亦免本家差徭一堤甲管十烟夫烟夫亦免本家差徭此等鄉民初必畏而不前若見州縣官果免差徭特示優異勢必爭充而競進矣每五里立一堤長一里立一堤甲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  
卷

十烟夫分派段落汎地有事則齊集救援無事則更番看守不時剗伐荆棘補傾塞頽小工自做大工飛報該管衙門於烟夫之外另起人夫幫做已報不修官司之過應修不報堤長堤甲之過長甲應修不報卑廳及州縣官徑行拿處卑廳及州縣官聞報不修各上臺卽行究治倘州縣官不聽約束許卑廳揭來卑廳督催不力聽上司參處苟稱厥職卽以此定其考成五里以至百里以至千里人人如此處處如此有事救援無事加幫服藥於未病之先消壅於

周到

中情

不潰之日因時補塞逐年加帶行見高者益高厚者益厚集衆力爲堤防合沿江無缺漏雖有狂瀾巨浸如天塹何卽或小有傾頽亦不過零星敷處決不似今歲之在在背崩口口待塞也至於修堤之舉或應獨修或應協修或按畝起夫或按糧起夫受害之處宜多派不受害之處宜少派道府公議一報卽定九月做起年終限完失事之堤甲長該州縣官並水利官與該經承各治以罪如此則法嚴堤固一勞於前而永逸於後矣何至如決信一聞倉皇失措以權授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四  
卷

之吏胥聽其舞文作弊輕重在乎民田止造里排官田止造總甲小甲不列花戶姓名貧懦者雖數十畝不免豪強者卽千百畝亦漏每打堤一次徒爲奸蠹作生涯折夫入已修築不堅則下年又有事做故以堤決爲美事官民之災異反爲若輩之禎祥也此屬官禁蠹之法所當先計至於鄉紳舉貢生員及各衙門差承書吏又不能無說焉如選立堤長堤甲烟夫書吏差承一身難充一役本身應免編派鄉紳舉貢生員當以優禮本身亦免編派然止免本身其族人

家火及佃戶概不准免此就選編堤長甲長烟夫而言也若夫堤潰口決事出非常自當別論或應獨修或應協修者則不論紳衿衙役俱按田出夫不免編派每田五十畝每糧一二石出夫一名修堤不比他事爲時止有三冬春水一至卽有工不能施矣故用工宜力督工宜嚴視三冬爲一日急急趨成始不償事卑職歷任十月博稽旁採以及身歷親嘗而始成此愚論非贗說也卑職前議欲派沿堤殷實之家季出工食給堤甲長爲守堤心力之資徐思日久弊生言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至

後人不知立法本意指公爲私徒滋口實今熟思之惟有沿堤築栽楊柳及各種易植之樹俟其長大聽各堤長堤甲砍作柴薪官不得取民不得伐一則俾管堤之人少有利益而不致徒勞一則令樹根盤結岸土益堅永無崩塌之患矣矢此愚衷仰祈憲鑒

江南籌幕鶴鳴先生

〔諱天顏陝西人〕議疏吳淞劉河有一段云然則所急惟在錢糧今遭災荒之後行軸既空不得不請銷正賦但朝廷方在蠲災詔飭之時又何敢言動帑惟念興水利而後有農功有

家火及佃戶概不准免此就選編堤長甲長烟夫而言也若夫堤潰口決事出非常自當別論或應獨修或應協修者則不論紳衿衙役俱按田出夫不免編派每田五十畝每糧一二石出夫一名修堤不比他事爲時止有三冬春水一至卽有工不能施矣故用工宜力督工宜嚴視三冬爲一日急急趨成始不償事卑職歷任十月博稽旁採以及身歷親嘗而始成此愚論非贗說也卑職前議欲派沿堤殷實之家季出工食給堤甲長爲守堤心力之資徐思日久弊生言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至

後人不知立法本意指公爲私徒滋口實今熟思之惟有沿堤築栽楊柳及各種易植之樹俟其長大聽各堤長堤甲砍作柴薪官不得取民不得伐一則俾管堤之人少有利益而不致徒勞一則令樹根盤結岸土益堅永無崩塌之患矣矢此愚衷仰祈憲鑒

江南籌幕鶴鳴先生

〔諱天顏陝西人〕議疏吳淞劉河有一段云然則所急惟在錢糧今遭灾荒之後行軸既空不得不請銷正賦但朝廷方在蠲災詔飭之時又何敢言動帑惟念興水利而後有農功有

農功而後裕國計若惜一時之費不作久遠之圖將來海口淀沙日淤一日并劉河之涓流亦塞必致水災淳告遇災荒而一歲且蠲數十萬積累而往矣審虧朝廷萬萬之額今合兩吳淞不過暫缺十四萬金較之一歲所蠲尙未及其半而田工無患國賦常充可垂千百年之大利一勞永逸功在斯時

工役城垣

西寧朱仙伯

〔諱衣客閩東人〕

看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至

看得涼城爲西邊之保障須加意綱繆以固吾圉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至

後可恃以無恐此地城基倚土爲勢高下參差難以畫一然覈其自然而求其如式城所未備酌量加添

城有不平相度填補至梁口疎密不均大小不一欲高低各盡其致內外真爲可觀獨力鮮成衆擎易舉

非奉憲諭各屬何由鼓舞伏望俯賜批示庶捐輸有心城工克濟疆土享鞏固之利人民無烽火之驚矣

營房

撫州劉黃中

〔諱玉璜太守〕

看得營房之設所以恤兵亦以安民屢奉部院諭諭檄諭敢不仰體恪遵以竭綏弱除本府捐賞擇日興

工外查工程尙多用費不敷屢移疊催俱以無力捐

輸爲辭合無請乞憲臺俯賜批示俾奉行者踴躍從事觀望者鼓舞爭先庶不負憲臺惠愛兵民之至意也

橋梁

劉黃中

看得城垣橋梁保障全郡撫治之東郭外濱水先年建橋名曰文昌屢大河若平地合兩岸爲周行誠豫楚閭越之要衝上下來往之共由也後因霪雨連綿山水大發數十里之長虹一旦盡歸烏有遂致咫尺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四  
卷一

河干如隔千里下民病涉無計可施幸遇總督部院憲臨昭武捐助於先嗣奉巡撫都院巡歷湖東倡率於後用是合郡官員樂輸喜助共成茲舉以仰副臺慈航普濟之心本府忝職斯土不敢辭勞隨卽廣募工匠購備木石委官督務期堅固以利永久匠役計工給銀灰石照價平買動費皆出於捐貲經毫不擾於民力殫盡心血刻日告成見今行人稱便驛路無遲合無詳請憲臺俯賜題敘以勵羣工以垂不朽

諭曾司李監修檢道

賈膠侯

照得棧道之險本部院夙繫耳聞今經目擊據歷代相傳以爲天險難平以本部院視之亦是一件可爲之事但恐不得其人與法耳茲本部院毅然自任誓不平此險道不去西秦惟該廳殫智竭能襄此大舉力捐賞不動民間一人不費民間一錢非賣公孰能有此大膽略大陰功也此路可修世間無不可修之道路矣只恐人不肯勇於任事耳粵東總制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四  
卷一

盧山斗先生念民夫船之苦亦有疏通舊路牌尾又云其餘一切地方利病本部院力能與除者俱候察訪得實次第舉行服官無論大小但有臨民之責俱宜痛痒相關決不置爾民疾苦於膜外也讀其言令人泣感

議覆同安築堡

興泉葉國公  
丘憲  
江寧人  
萬均案

爲設立寨堡以衛民生事看得同邑濱海當泉漳二郡之衝中左對峙其前而泗州賊黨伏於肘腋其來也無時去也無迹忽而登岸則驟雨狂風鄉村遭彼

躁躡比及我師掩至則已揚帆而遊此同郊遠無寧  
字該副將所以有倚復太平舊寨之請并令沿海各  
村保民自築土寨自爲守禦賊來則堅壁待援賊去  
而耕耘如故綢繆疆場之道無逾是矣所慮者兵燹  
殘黎賊役繁困上有經營之苦常患於民之不可使  
知下有筋力之勞常怨於官之不能盡亮小民身家  
之計一旦臨以官法恐趨公未必如營私之易應令  
各保地方就本保內出工役責保長以董其成該印  
防官時時鼓舞勸導之俾無疑無畏而後可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卷四

建倉詳文

紀子湘

爲酌議速建官倉以慎大獄以重民命事切照在官  
人犯罪有輕重之分則禁有監倉之別此定制也凡  
人命強盜成招定辟者始加錄枷繫入監獄候一旨  
處分至在欽案憲案者或未經訊鞫慮其踈虞或  
已定招詳罪涉疑似者例應發倉鴟候今本府并仁  
錢二縣止有監而無倉囚犯不論輕重悉繫于此省  
會重地獄訟繁多每月稽查監簿不下千人無論穢  
氣蒸蒸易生災疫不分有罪無罪均化獄雖已屬可

憫且以人類嘈雜則奸宄易生啟閉無時則疏虞難  
料常有輕犯入監卽爲重囚之線索傳消遞息使之

詐富扳良賣官擾民半由於此又有重囚冒輕犯之  
名或竊換衣帽乘獄卒之不備混跡越監而去者弊

竇無窮禍端側出職餽鰥慮之近查得錢塘縣地方  
原有舊倉基址因向年倒塌遂成丘墟今本廳會同  
本府及各廳縣捐俸脩建備牌行錢塘縣查明舊址  
所在可建房若干間築牆若干丈應費工匠若干木  
植磚瓦若干一一估計明白報廳以憑申詳上臺卽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四  
卷四

癸

日典工告竣去後今據稟知縣查看得云。等因到

廳據此理合通詳各憲臺祈爲酌奪批示施行

爭殿小忿倡亂屠民

川南  
守憲  
紀光甫  
諱潤  
清苑人

審得錢堯孟天德皆鄉民也鄉俗每值亢旱必禱龍  
神以求雨澤秋成之後計田釀金用酬神祀此成例  
也今秋值錢堯首事天德有田二十畝應出白鑑一  
金錢堯索之甚力天德輸之甚慳兩不相平致塵憲  
廣天報神之禮不始於今日釀金之費不止於一家  
素往例而惜一金則咎在天德但酬神之物應出於

鄉民之樂輸天德者於酬神神降之罰可耳爲錢橐者豈得以武斷之勢臨之橫征使出神亦莫之享耳各薄杖以平之

絕命兒殺事

涇陽縣令王晉年諱晉有丹徒人

審得秋苗在地不特八口之家藉是養生卽惟正之供亦由茲以出何物褚承業家畜驥騾不加雜糲馬得奇手胼足胝植此嘉禾豈爲他人供芻秣乎絕命兇殺之控所不能已也據訴止有蹄跡而禾苗未傷夫不踐生草惟振振麟趾足以當之下此則皆傷苗侵其兄吹篋之謠謂何謹杖之以教讓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第四卷

妻

墳稼者流矣觀此茫茫而不張牙鼓吻天地間有此仁獸乎褚承業非以和息之故罪烏能免

大亂國典事

賈善喬

看得胡甲何乙世有姻好其兩家門內之事彼此知之最深卽兩家絕無影響之事彼此坦諭亦使人易信胡甲曾借何乙之衣質於典鋪其後贖還似非故物兩相角口誠爲細事奈何日復一日遂以淺忿而不平但不合以不平之鳴激而爲過情之語辱及祖

先玷及閨闥先使人口沸騰以快一時之憤計誠得矣獨不思我固能誣人亦善誘辱人祖先者人亦辱其祖先玷人閨闥者人亦玷其閨闥然則非自辱之也一間耳據詞推問兩人幾無地以自容姑不深求止令彌保押處俾息爭端仍各予以杖爲罰人不擇言者戒

惡弟殺兄

文太青

張有庫草野之虫民弗聞於尙齒之風而敢以詐唇

侵其兄吹篋之謠謂何謹杖之以教讓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第四卷

縣令季滄葦諱拔有恭與人

王某輕狂惡少禮義不嫻遊女以看會爲樂彼復以看遊女爲樂佯狂失檢致王某拳脚交加是自辱也王某不能閑家出妻見子以資途人笑柄亦豈人辱之哉厥罪雖均厥杖無異

大亂國典事

賈善喬

看得胡甲何乙世有姻好其兩家門內之事彼此知之最深卽兩家絕無影響之事彼此坦諭亦使人易信胡甲曾借何乙之衣質於典鋪其後贖還似非故物兩相角口誠爲細事奈何日復一日遂以淺忿而不平但不合以不平之鳴激而爲過情之語辱及祖

青照堂叢書

劉振清金亨彙粹

男維翰宗臣校錄

居官寡過錄五

朝邑

李元春時評聞

江南江蘇評定

約束兵丁

江南江蘇督撫

爲嚴禁旗下兵丁生事害民以申功令事照得江南爲財賦重地設立四旗滿洲駐鎮省會原期鞏固

封疆又安百姓乃以衛民非以擾民也本部院欽奉錫賜勅書內開載駐防滿洲兵丁如有擾害百姓妄行生事爾會同該管審問治罪邇來聞得旗下兵民人等有故違約束妄行擾害收買土棍藉爲爪牙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一并不付以貨本却令徒手營求覈利等錢遂致若輩

招集匪黨布散街衢名曰扯蓬或耽視塗人衣帽白手搶奪或強買店舖貨物短價攜歸或借倚搜覈冤逃

人而攫取貨財或捏指擅損衣物而逼使賠償或擺

錢局賭慾弄鄉民白晝橫行公然無忌又有戶長小

廝借打柴而砍伐墳園竹木托取草而剝割田禾禾苗轉畜捕魚採蔬掘筭無所不至誣賴人偷刀竊斧

閭室直入恣意苛求婪詐無厭再如守門披甲兵丁每遇商民出入索取銀錢故違將軍副都統禁約不

照例查盤乃借此逼婦女下轎看耳看足任意戲狎甚至民間婚娶女婿必索銀數兩卽送葬棺槨亦逼錢千文不則阻攔麥道鞭棍交加必遂其欲而後已種種惡狀均屬擾民本部院未出都門久聞此弊但旣往亦不苛求將來自新不容少待合行出示嚴加禁飭爲此示仰滿漢軍民人等知悉示後務宜恪遵紀律痛改前非如有怙惡不悛仍蹈前轍生事擾民者國憲炳在本部院必不因屬滿洲人而有所分別也彼時虛贗何及如有前項等情許被害之人卽時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二喊稟本部院以憑查拿會同將軍副都統等位盡法究審從重處治斷不輕貸須至示者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三爲嚴查虛冒兵餉以實營伍以肅軍政事照得朝廷費餉養兵專爲守護封疆禦盜賊之用而各營

將弁亦藉其力以樹功勳若平時虛冒軍餉使兵丁缺額一到地方有事召募不及苟且支吾未有不違

悞軍機而干犯國法者也本部院蒞任之初卽已

嚴加禁飭近又奉每歲兩次選官密點以防虛冒之

旨非止愛惜兵餉正爲封疆守禦計耳各營將弁  
諒知 國法森然本部院軍令嚴肅必不圖竊升斗  
虛糧而悞身家重計但恐人有賢愚不等知機達務  
者固多而昏昧不醒貪小利而忘大計者百中不無  
一二本部院束髮從戎熟知將弁中利弊有等不肖  
員弁平時耑此影佔或兵丁有召募不足假捏鬼名  
充數及有逃亡物故等情隱匿不報苟免地方無事  
早端一日早冒一日虛糧多隱一名多沾一名實惠  
臨點之際僂情應名每遇調遣則以擺塘出差等項  
青堦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三

各色彌縫答應獨苦現在之兵操戈挾矢爲召募未  
足逃亡物故者當災此所以衆心攜貳臨障不前雖  
遇可殺可擒之賊亦縱之使竄不肯爲主將立功皆  
虛冒二字悞之也及至違悞軍機身遭重譴卽有虛  
冒所得之糧餉其能安享而坐食之哉本部院欲申  
軍令先以循循善誘之語破其癡蒙想爾等將弁亦  
能猛省而默識之也

論杭州兵民

杭州佟崑壁諱國琦  
遼東人

自古迄今有有兵而無民者乎無有有有民而無兵

何不裕乎

者乎無有二者旣不可相無則治之之道貴協於平  
爾杭猶舟也官斯土者操舟者也兵與民左右載也  
偏左左覆偏右右覆視所重之處卽所偏之處視所  
偏之處卽所覆之處今治兵者重兵偏兵安得不覆  
兵治民者重民偏民安得不覆民夫苟一偏覆而舟  
與全覆偏兵覆兵究且覆民偏民覆民究且覆兵兵  
民俱覆而操舟者獨焉不覆乎本屬與兵民約更與  
治兵治民者約勿偏重斯無全覆凡兵民有坐於席  
者兵言兵之情民言民之情本屬虛懷折之已而兵  
青堦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四

就民之所坐本屬與代言民之情民就兵之所坐本  
屬與代言兵之情兩得其地兩得其平要於大公無  
偏無陂若有不公不平者不妨面相折難本屬靜而  
聽之務期兩服而後止本廳今日初服此中空洞無  
人我相爾兵民暨治兵治民者幸勿復如前此之此  
界彼疆可也左右適均操舟者力不勞而下令於流  
水樂何如耶倘仍前執迷偏護致生憤競本廳以不  
律隨之雖蒼兕之獵不難惠文相束也戒之戒之

告諭軍民

江西巡撫王陽明諱守仁  
山陰人

告諭軍兵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

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

驅馳道路萬里遠來者無他皆爲朝廷之事拋父母

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

家其爲疾苦始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

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

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

得安寧之苦卽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苦

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諒事寧之後凡遭兵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困之人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句句體貼人情說出正欲人以恕道待兵自不

怨其久駐非諷兵使歸也先生理學宗匠待民

待兵至於待賊無不以忠恕行之可見聖賢處

處是正心誠意作用非後世權術所能彷彿其

萬一也

枯忠社  
已自能動人

止逃民論

瓊州  
司李姚經菴  
江廣人  
博士升

本應今晨拜客過四牌樓見有兵強奪屠戶肉者當

將其人交鎮責二十棍訖本廳意謂衆兵必譁及至

本廳巡試南門一帶衆兵不惟無譁且嘵嘵稱善其

意無他可知爾百姓尙爾妄聽訛傳紛紛携眷下鄉

不思墾島四面皆海去將安之除拿責外合行申諭

以開爾等茅塞兵雖眾強其數不多於百姓百姓所

以讓兵不敢敵兵者蓋爲官兵兩字拘束民因官畏

兵兵亦因官督民不知但有官在兵卽不敢殺民若

青照堂叢書

居官寡過錄五

要殺民須先去官若旣無官兵非官兵民卽不畏民

旣不畏兵卽以眾寡爲強弱兵雖衆強其數不多於

百姓由是觀之官卽兵之護身符民卽官之報讐人

也今官府現在兵斷不敢有他爾等何自譽惶萬一

鄉村暮夜有失豈非自取其悔更諭爾等衆兵惟官

尙知爾等甘苦百姓不知好歹惟以虐彼者爲警萬

一彼此交構那時官欲護兵先不能治民上司聞風

只信兵能虐民不信民敢敵兵不如兵民各安生理

兩俱無猜靜以待餉上司聞知自然憐汝等饑苦前

番出城廻是萬不得已百姓商旅往來之口捷於文書不可不畏也思之深恩之勿忽

旣借官慰民又借民恐兵可謂仁而有術

笠翁  
無錫人

禁民避兵示

尹吳伯成  
無錫人

爲曉諭事照得江南新奉特

旨撤回防蘇大兵船

變俱齊取行在卽聞爾城外及鄉居士民慮其經過流連預爲周匝之計挈家而避者紛紛使本縣聞之不勝浩歎夫人旣奉朝廷銓簡俾作一方司牧則

繭絲保障必所優爲若止能敲朴催科而於應接兵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  
七

戎之事莫之預理以致兵馬有需索之煩居民受糧驟之苦甚至家貲有失婦女貽羞則是此一人者固爲民害所基有此一官不若無此一官之爲愈也

朝廷何所取而畀以民社百姓何所得而呼爲父母

乎本縣雖乏長方猶能酬應師旅自聞報之日卽將供應需用之物先期措辦寧多無少現貯城外空房俟大兵經過之日取之如寄且防大兵停泊城外本縣深居署內早晚或有取給必致呼應不靈則爾城外居民聞其大聲疾呼未有不震恐而跋躡者今據

於大兵入境之日爲始本縣不分晝夜盡在城外料理直待出境之後方纔入署爾民自可安心勿生疑畏况大兵防蘇日久將軍紀律素嚴又爾民所熟悉者豈有在此則相安而臨行忽縱佚者乎爲此出示曉諭自示以後爾民未避者其各安居已避者速歸復業如有不信曉諭仍前移竄者是視本縣爲民害所基雖有若無之官矣立拿嚴究決不姑貸須至示者

以身衛民如置赤子於襁褓而不使驚恐此纔不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  
八

愧父母兩字凡爲司牧者人人當如此事事當如此勿使吳公專美於前而令百姓笑我爲雖有若無之官也

止逃民論

督學  
部院史道林  
諱可法  
宜平人

爲安集人心鼓勇禦侮事照得本部院治兵有年習知賊情久矣自蒞任以來行文各府州縣俾勸爾鄉市士民各訓諫本里子弟以自固其圉此古人守望相助禦寇之良策也聞爾士民愚頑成習不知上緊一旦聽聞妖語風聲鶴唳便爲搖動不知小人詭

計專造虛言恐嚇待爾民逃竄離家則室中所藏衣食盡爲所擄但得爾民十百成羣操練不走賊亦人耳誰肯捨身近前與爾相鬪爾若不信試遇惡犬爾若疾走卽便咬傷爾若站立不動大自寂然速退賊之智猶大也今特傳諭鄉市人等急將前諭每里自報一人照依縣操隊伍派定成陣今日派定一冊明日即可殺賊逃散則人稀勢弱派定則人眾勢張大敵且不足畏視彼土賊若砧上肉釜中魚耳爾衆其信本部院之言勿生疑畏

綠鄉民可法  
須有此諭

青熙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九

諭六營逃散各兵

姚繼菴

閩瓊民米實熟者不過六萬六營所食廻逾九萬絕有壓欠皆協餉不時之過豈司兵者責汝輩竟忍舍二十年來日夜撫循之老主師一旦遁去中夜徘徊不卽就伍將欲何爲雖然本廳又何忍不曲爲汝謀而空勸汝回依舊忍悶腹之苦不見汝等去後本廳卽親詣汝等家中查問汝等妻子親見汝家瓶無斗粟室有餓雞汝等妻子見本廳泣下本廳亦爲泣下似此景象誰忍怪汝等遠去本廳冷署素無蓄儲汝

等所知彼時卽爲汝等家置米若干斗銀若干錢夫此些須錢米豈能便救汝等妻子之饑但示痛楚相閼之意而已隨向汝總爺處再四懇求借銀若干兩併向府庫貸銀若干兩備給汝等一兩月之餉雖處計不足而月計有餘刻下申文催請協餉早晚定有至者逐漸過去勝似野處離拋妻子翹翔河上也汝等披堅執銳效死報國已歷二十年所賴城堅守天下知名今因缺餉之故率爾荒野萬一草盜奸黎乘機搶竊鄉村風聞訛傳汝等在外何以自解不如早歸城中爲萬全也本廳素爲汝等所信一錢不妄一字不欺者其言如是汝等以爲何如望之望之勿再遲疑致生後悔特示

青熙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十

告諭頑民

王陽明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卽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攝是方之命隨因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

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卽發兵剿捕顧其間尙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千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致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旣而兩邑之民罹賊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十二

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尙當體恤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中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卽官斷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

梁任於崇好  
卷一錄抄

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歸之先自本院撫寧以來向未嘗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特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尙有可能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齋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講共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十二

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盍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特頑樹黨結怨擣營結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常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道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宗室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奪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朝廷威令挾一

此役亦切中

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擒匹雞爾輩縱頑梗兜

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盡汝之罪不過令一偏

裨領衆數百立齧紛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

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

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

之心唯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

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

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獨爾債負除爾罪名

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募過錄五  
吉

不然不免爾租賦不獨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

讐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值有罪者伏其辜吾

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纔罪之旋諒之纔矜之旋恐之既不全逞威嚴亦不全用姑息蓋過剛恐阻其改化之機過柔恐益其負固之念剛之中有柔柔之中有剛最得招撫

亂民之法然要之寬猛相濟卽治良民之法亦不

此一書應當無窮兵刀

出在當事者神明冊善用之耳野人

曉諭在城官兵

王陽明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今本院仰仗朝廷靈威調集官兵二十餘萬卽

日臨城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

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貿賣如故軍民棄甲投

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

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捨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募過錄五  
吉

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軍民卽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招亂民復業

胡貞畿

爲廣開歸正之門以招亂民復業事照得樹嘉穀者

必鋤非種安良民者必穢異類今查各屬自城郭之

外逼地綠林倚山作窟者自恃爲負嵎之虎視海知

歸者動思爲狎浪之鯨不思自大兵撲剿以來頭顱

山積血湧成渠爲虎爲鯨者求爲腐鼠枯魚而不可

得前車屢覆後轍相仍爾輩豈真鐵石爲腸絕無噬

賊之念者哉總以心懷疑畏向善無門非虛官長之不容卽恐讐家之報復求爲良民而不得勢必以盜賊終其身耳今本道蒞任方新事事與民更始因念今日之盜卽往日之民焉知來日之民非卽今日之

盜耶以生來非盜之民與可以爲民之盜不思勸諭

招徠必欲置之死地好生之義謂何而必爲此殘忍刻薄之事哉所以下車之始卽刊示遍貼冀爾等卽日來歸活得一條性命就如拾得一件珍寶何等快樂誰料爾等恃頑如故絕不體本道好生之心必欲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五主

破本道嗜殺之戒昨已會兵驅剿生擒賊首王貴王欽楊總仔等立行梟示可見本道前日之勸諭原非不善用兵故以招撫藏拙乃有殺賊之能而不忍驟用者也今渠魁旣經殲滅何必更究舊從故特再申前諭以某月某日爲始某月某日爲止凡有從前作賊悔過投誠者自具改邪歸正甘結一紙或願入伍或願歸農或赴該府縣呈明或竟赴本道衙門投遞悉從爾等自便卽日安插斷不苛求仍移會各衙門凡有讐家告害爾等者槩不作理倘能引導官兵擒

獲賊首又當破格獎賞不在尋常歸化之例倘過期不投仍前負固者則有王貴王欽楊總仔之律例在本道反低眉爲怒目欲彼時於刀下留人恐不可得也特示

曉諭浰頭巢賊 王陽明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爲職蒞任之始卽聞爾等橫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卽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剿蕩巢穴後因漳寇旣平紀驗斬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五主

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憤然興衰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况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理義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違爾與師剪滅是亦近乎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强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

甚於身被賊盜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

刦掠之苦今使有人屬爾等爲盜賊爾必怫然而怒

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

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子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

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

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

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

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

不切爾當初去入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尙且要去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老

訖至此應無  
不革心

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明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

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

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

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

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閼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

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

等等一生路唯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與

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

報之以真矯  
又應易反

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

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

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非

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

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逆

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

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尙有衣食不充者何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老

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用之於商

賈可以坐致富饒而安享佚樂放心縱意游觀城市

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

避營入則防誅懼剝削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

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

言改行從善吾卽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

咎爾等旣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王張賓王

輩吾今與良民一體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云

習性已成勢難更改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訓兩

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數萬大軍圍爾果  
片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  
力有限吾之兵餉無窮爾等縱爲有翼之虎諒不能  
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祇因爾等必  
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  
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  
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  
等所據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  
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  
之以倚金是爾之以誠

據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剿然尙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巒兵一千名萬承龍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并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虛營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剿之後有司卽宣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

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及各  
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  
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  
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  
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及此不覺  
淚下

而反爲民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俟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旣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

先生當時則  
每亦正如與  
人講學所以

王陽明

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平今稔惡各招舉兵征剿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卽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旁良善各巢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惡黨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道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殺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違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唯事補饋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卽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鄉近貢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至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至

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得恩喻以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聚所信服立爲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殺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論以稔惡各賊若彼不收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絕滅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剿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至

若各賊果能改行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卽待以良善卽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地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蓄苗灌漑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獲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

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事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尙不知其間所屬其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營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閹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視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唯有該府議欲散撤雇僨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箇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個月日而更一

居評先生子  
此等處最不  
放苟此理不  
真作用不是  
細故

次若有鴈鷺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剿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

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海州地方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卽要星火馳赴信地不得遲延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轉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長安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加紹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纂過錄五

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定奪

招那危城示

姚燧卷

諭陳仔吳丁頭等知悉昨本廳快役自那危市回說汝等衆在那危市中廳役經過汝等見有本廳牌票隨卽令衆護送過去不敢損傷者是汝等猶知有官也是汝猶知有好官也旣知有官必知有王法有

天理既知有好官卽當做好人行好事前汝等乘夜

燒刦白沙河等地方道鎮大怒卽欲發兵前來剿除

汝等汝附近居民人人切齒都要點起看村淮備火器夾攻汝寨本廳因見汝等昨日一番舉動像箇不

終爲惡的因此急會道鎮并傳諭各村民暫且停兵

三日思量救汝等數千百條性命汝等果若真心改

惡遷善牌到之日汝等接下安放寨中具一手稟附來役帶回本廳見了明日辰時卽單騎親到汝等寨中帶汝等頭目數十人一齊出來叩求道鎮招安汝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等永爲良善之民本廳水心素定一錢不費汝的一茶不喫汝的一字不欺汝的汝旣知我爲好官我也還汝爲好人汝若稍有執迷本廳卽刻回覆道鎮鋒鏑之下勢無完卵機會一失不可再得本廳亦將身詣各村督率看村鄉勇旣移犒賞汝等之花紅牛酒爲鼓勵各村鄉勇之花紅牛酒賞貳鋤惡王法如是天理如是好官應當如是思之思之勿貽後悔特諭做好官不惟夏民愛戴卽強盜亦不敢一例相看是何等尊貴何等受用人何苦不做好官也野人

剿捕漳寇方略牌

王陽明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各呈剿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漏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福建等處兵備僉事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贊畫等官于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

明文謂天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叢翳若雨水淳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原序仁人之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旣揚却乃大擾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繁惱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牒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卽便齎糧銜枚連夜速發務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唯在推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衆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亦不得輒亂行次邇者就便以

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遜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渠魁其餘解

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舉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蕭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窠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掠宜撫恤者卽加撫恤宜處分者卽與處分毋遠一時之歸復遣他日之悔本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卷

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卽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機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

始終整肅周詳一絲不漏至戒其不許多斬首級不許槩屠餘黨不許擗掠村落尤見仁心惻怛凡用兵者斷不可少此叮嚀也

移督撫賞成卒

佟淮白

爲軍務事照得定關成卒久著勤勞本院視師海上理應犒賞以示鼓勵謹捐俸銀三百兩齎送貴提督

原諒仁心  
黃

煩爲分別賞勞使各沾微澤第爲數寥寥難備椎牛之用不過圖其勞瘁少效投醪之意云耳擬合移會爲此合用手本前去貴提督煩爲查照驗收施行

示各驛

賈應侯

爲釐草驛弊以除民累事照得驛遞馬匹奉旨官養原爲杜紛擾而蘇民困也司郵政者若能仰體朝廷軫恤至意實心奉行毫不取供於民則民受其賜又何有築愁築怨猛虎頑鼠之論乎本部院未奉

簡命之前卽知三秦以內驛弊多端除號馬之外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卷

又設里馬夫役除工食之外復令幫貼銀錢或以疲瘦馬匹勒令牙儈買換或指倒裝馬匹坐派見年賙補或取草料千里甲或索鞍屨于鋪行額設站銀悉爲官役中飽需用諸物盡皆取辦于民以致哀鴻遍野怨聲載道是驛遞之苦官役僅有其名而閭閻身受其實擺站之役罪人之期有限而夏民之累無窮嗟乎秦民疊遭兵燹物力已盡惟正之供尚苦竭歷無奈瘡多於肉吾見秦民之立盡也合行嚴禁爲此

示仰撫屬州縣司驛官役人等知悉嗣後務宜恪遵  
功令易轍改絃如有疲瘦及倒斃馬匹并所用草料  
鞍屨等項須動支正額站銀照依市價自行易買不  
得仍設里馬私派草料及幫貼工食等名色如敢陽  
奉陰違怙終不悛或本部院密訪得實或被人告發  
定行從重參處坐贓追擬本部院執法如山斷不徇  
情姑息各宜清夜慎思毋貽噬臍之悔

禁止攜重

翁易張臺陽濟州人

畿南孔道皇華經絡馬瘠夫困剝肉難瘳錢糧領發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  
卷

上下交侵疲敝倒置懸忍莫告是驛站之壞未有甚

於今日者禁多索嚴騷擾天語憲令不啻再三奉

差官役近亦知所畏憚矣而多騎驛馬之弊尚有不

能盡革者不在火牌勘合之明索而在背包駕搭之

暗加如齋本馳奏止用夾板一付或背包一座已足

盛貯奏章打疊行李至各衙門奉差員役所攜不過

公文數角衣被一囊而已何至往來攜帶任彼增添

以致所乘馬匹不求多而自多驛官馬夫見其囊重

包多乘載不起只得另撥副馬分駛此爲不多索之

多索不驛擾之驛擾是天詔所不及而憲令所未  
申者也况有駝包不止一二件甚至南北貨物裝載  
盈箱任其稍帶射利者以致稜棗馬脊擁疊如山竭  
歷不前加之鞭證此倒斃缺乏之由來也雖或購買  
增添終歸于盡望有起色寧可得乎職愚以爲此種  
積弊非止憲禁宜頒尙宜具疏請旨凡齋本員役  
止用夾板裝盛其一切無名之馬與無馬之駝包無  
爲禁絕齋奏且然况其他平則多索驛擾之弊不求  
絕而自絕矣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  
卷

報災

失名

看得淮屬災傷所在見告而鹽城一縣爲尤甚職未

蒞任時已經署印王經歷上報今職受事以後饑民

閩街塞巷哀啼具控故職不得已於本月某日單騎

徧歷四鄉則止有袁草洪波一望無際而已卑職徒

有告荒之文恨無繪圖之筆雖所言之再三不及所

見之什一伏乞憲臺俯軒民瘼再疏請鑄延此一方

之生命則功德非淺鮮也

天災流行何代莫有所恃爲民父母者以君之民

通鑑

爲已之民卽以民之命爲已之命一值災傷卽懇告申請請而不得以官殉之於民活一命則於已增一福乃人往往諱而不言者則以旣報之後必要檢踏檢踏有委員則已不免有迎送之費旣驗之後必行蠲免蠲免無徵比則已又安有耗羨之資利於民不利於官故匿而不報者有矣卽或迫於百姓之號呼不得已而具報亦多淺淡其詞半含半吐下以謝草野之哀求上以俟憲臺之裁奪其或允也則矜爲已之功其或駁也則該爲上之請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五  
卷

咎袖手高坐而視萬民之輒轉於溝壑流離於四方如越人視秦人之瘠而不加戚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畏天之威畏君之法者斷斷不肯出此野人

偃船救難民示

和州王憲章諱執中廣寧人

爲捐俸買舟急救難民事照得洪水爲災民房漂沒此係非常天變本應正切杞人之憂恐巨浸之爲害當不止於此也頃聞地方報呈知片刻之間水長數尺城外男婦小兒現有漂去無踪者則轉瞬之間又

不知作何狀矣遇此非常大難而不急爲援手何以官爲但思救民水中必需船隻若待出票催拿勢必遷延時刻待船隻拿齊之後民已溺死無算矣今本廳除捐俸之外復典衣裘換得制錢若干萬照民價催募不減分文爾船戶人等有願得現錢兼做好事者速來領價如飛往救難民務須盡心竭力放出生平手段來救活一人爾有一分陰功勿作尋常生意做如有衙役人等當堂給發現錢尙後索分使用者許爾大聲喊稟以憑重究不貸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五  
卷

賑粥示

姚燧菴

上失其道黎民阻饑不但米石五金卽今榔榔各樹尖芽摘食殆盡嗟我瓊民其何能子遺耶此皆牧民者之罪也本廳力請於上多方募助得米若干石可充二千人兩月有半之粥自今日始設厥要公廟傍前後置密柵柵內廚房六間官達三間沿柵置鹿角欄杆兩蓬周匝柵內置大水缸數十口盛粥柵外站立餓民柵上雜置鹽菜等物先一日本廳親自驗米給做工人次日黎明煮粥辰刻擊鑼一同本廳到厥

饑民齊集廟前本廳親驗其中有瞽者跛者病者老不能健行者皆坐廟外本廳親督各役先給四項人

各粥二升鉢具官備少壯男女皆進廟中四項去訖

擊鑼三回本廳親詣廟前點名給鐵先女後男人持一鐵本廳復同厥中手執瓢杓各役隔欄給粥人各二升小兒懷抱各給一升鉢具官備鐵盡照前再散鹽菜任意取食散訖擊鑼三回本廳每日初到

謁神四拜向饑民八叩首散訖再向饑民八叩首以謝不職之愆也廟內多設蒼木防疫氣也先散老嫗

青照堂叢書

大編居官寡過錄五  
卷

罷疾懶懈跌也做工人卽用饑民食力便也自本廳下至門皂與夫皆不許別帶飲食卽同用水缸內利

粥期潔淨不致米穢污穢也小兒懷抱人給一升彼

凡生員暨少婦處女一次後卽逐日照粥給米不令

再赴厥尊斯文養廉恥不欲以一日之饑妻衣冠之

體央內外之防也嚴禁兵丁及商旅間人不許入厥

慮其誘我饑民鬻子女使仳離也在遠未卽至者分

差各役持米迎之在途未卽到者持粥迎之願守家者量給米付之其殍於道路與斃於室隅者庶幾寡矣麥秋將至量道里遠近各分米作路食遣之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兩月之粥不能達數日之程猶之乎未生也吁嗟乎爲人上者先之不能燮理災沴俾無水旱饑饉次之不能薄歛省徭使民婦子相養迺至無食頓連攜扶老弱奔走道路沾糜糊腹抛面灑甲干百爲羣擁擠踣側爲人上者自顧清夜何以爲心雖使兩月有餘同飽缸中之粥共敝欄頭之鹽爲人上者亦愧死矣尙何顏以對此千百之饑民哉爾饑民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  
卷

姑相與寬此賑厥一官俾汗顏而終此事則幸之幸也謹示

無大不該無微不悉真菩薩現宰官身與爲民父母者說法也○又居赤水先生云煮粥不如給糧

零散不如頓散○又有謂賑粥散米皆不如給錢

蓋以散米有弊而散錢無弊也亦是一法然要之

總視設法之人何如耳

賑養難民示

照得本縣屢次往切敵營救出難民難婦若干名口

賈城高寓公

嘉興人

仔細前事  
濟民去功勳  
不知何說

除屬境內者俱給帖發歸本里外其在別府州縣及山東府屬者必俟敵退解嚴津隘無阻始可遣發還鄉昨已安插空房寺院等處諭令暫居今恐天氣漸暑齋蒸致疾不但預籌賑養之資兼爲曲防疫疫之計先令食粥三日然後煮飯益恐久饑之人反以驟

飽致疾也其煮粥煮飯煮菜悉取舊鍋備用萬一不足卽將新鍋向民間換取舊者若以未經炊爨之鍋煮粥備賑饑民食之未有不立斃者人命重大爾荷

門值事人等悉體本縣好生之意恪恭辦事勿以草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卷三

率懈惰而害生民其有染疾抱患者卽報本縣以便

撥醫給藥調治總期爲人爲微必至生還而後已也

分別周急以彰優禮事

泰安刺史林武陵

律學  
在幕人

照得告賑諸生蠻憲苦志雪案埋頭子夜青燈會見

絕編研露丁年黃卷未獲衣錦梯雲旣無負郭之田

難免懸鹑之結雖斷盡羹粥菜羹之味堪嘗而雀食

鼠糧袖底清風難買當茲歲歉兼值年終恒念床頭

金盡壯士無顏詎不瓶之罄矣室人交謫本縣優禮

斯文觸處動念豈嘗賦濟便爾慳予自後謹生不必

前吾鄉又撥  
去林士不知  
句說

同餉民領穀但赴儒學報名以憑照冊發賑務與齊民有別蓋雞鵝原不同羣駕驥豈客共棧今汲西江以活鮑府使點額之頗不渝菜色後破巨浪以駕鯨幸將剝膚之痛轉念若華特示

論瓊州兵民

盧山斗

爲便宜救荒以全一郡生靈事照得粵東自禁海之後商販船隻久矣不通功令如此誰敢橫越但令

瓊州一府孤懸海外去歲連遭颶風霪雨禾苗豆黍盡皆漂沒民不聊生又以海禁森嚴不敢出疆告糴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卷三

合郡兵民向則嗷嗷待哺今且蹶蹶待斃矣該地鎮

道等官各以時事可危紛紛代爲請命又且情詞迫切

非曰旦夕不能苟延卽曰死亡今已疊見本部院

批閱至此不覺寒心兵民饑困若是而不早爲區處

直待臨危告急非地方文武之過而誰過歟當斯時

也倘束于禁海之功令坐視萬姓之危亡爲民上

者固不當有此忍心害理之事卽使飛章入告請與

疏通而粵東去京八千餘里若非經時累月豈能獲

見

自來真心爲  
民洛皆如此

綸音竊恐候至彼時雖有救荒之粟民不得而食之矣然而航海有禁齊盜可憂未經請旨而遽爲開

羅矯詔之罪萬萬難逃是兵民安則本部院危本

部院安則兵民危矣與其危數十萬之生命墮削邦本之可憂不若危本部院一人明示國法之爲得

也昨已會同巡撫提督從長計議幸與本部院綽有

同心今許爾等與瓊州界內航海而來本部院給與批文向米價稍平之處通行告羅但須該鎮道估計人口自某月某日爲始算到新穀登場之日爲止約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卷

用糧米若干石無使不足亦勿令有餘填定數目具

由前來方准照數收買數外不許溢溢買完之日仍

將船隻編定號數委的當官兵押送過海該鎮道照

數點收查無缺少船隻方與兵民領去如有假借救

饑名色將米糧運出界外接濟賊航者查訪得實該

地兵民與養送官兵及船戶水手人等不分首從一

例處斬今本部院一面開羅一面具疏上聞自陳愚

鹵擅使之罪靜候皇上處分矣昔汲黯矯詔開倉

見亮於漢之武帝今本部院才術短淺雖出汲黯之

下而我皇上仁慈愷悌則更出漢武帝上或者幸叨恩宥亦未可知爾兵民人等各遂所天無爲本部院過慮可也特示於君爲忠臣於民爲慈母真誠爽快可與汲長孺并傳

救荒三十策之四

屠赤水

諱隆

一日行官糴之法以資轉運夫境內災傷野無青草將議賑濟則恐官府之囷廩有限議勒借則恐地方之殷戶無多最善之策則有官糴一法官發帑銀若干

此法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卷

千轉糴於各省外郡豐熟之處歸而減價平糴於民

委用老成員役分頭往糴每發官銀一千兩先糴五百兩

百兩至而糴與饑民卽發後五百兩往糴先五百兩

糴完而後五百兩繼至後五百兩將盡而先五百兩

復來如此轉運無窮循還不已則百姓雖丁凶歲實

與豐年無異積穀之家雖希踊貴而官府平糴之糧

日日在市彼卽欲獨高其價勢有不能漸近有秋閉

藏無用則亦不得不平價而出糴矣如他處米穀不足則雜買豆粟蕷葛麥蕷蕨粉芝麻之類並足充饑

民恃無恐況豐熟而運帑官銀不虧那移以逸民民  
饑獲濟若委用得人必無他虞卽勸富民自以已資  
來往糴糴彼必樂從較勸輸財助賑爲何如也若附

近州郡無豐熟之處不妨稍遠所貴見災而懼先事  
預圖惟出糴之時須設法禁約糴者必係真正饑民  
人不許過三石毋爲商牙揭販者所欺尤當嚴戒胥

吏誅求役人抑勒此不能禁事瓦解矣

一曰勸富戶之賑以廣相生夫富者珍寶豐盈一身  
而外長物耳倉箱充溢一飽而外何加焉卽令百姓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 義

垂範而吾安享饒腴萬一民窮盜起戈矛相向雖有

勸富戶之賑

栗吾得而食諸而富者雖有所積未聞軀命饑者稍  
得所濟實延餘生以吾未聞軀命之糧而爲彼實延  
餘生之助官府敬之百姓感之而又有陰德何苦不  
爲又須懸賞格以勸民頒科條以鼓衆或量其所捐  
而優以禮貌風以折節獎以旌勳榮以官帶富民之所  
最欲得者給以印信一帖除重情而外渙免其罪責  
一次令得執以爲信彼見吾之心中欵誠謂停詳安好義者必爭先貪吝者亦勉應矣但惟宜行勤勞

聽其自願不妄行科派惟以不堪其最要者在有司  
先自捐俸夫有司之俸幾何足以賑卹百姓然而  
假以鼓舞倡率使士民無辭者則在此也

一曰詳村落之賑以遍窮簷夫顛連無告之民城市  
尚少村落爲多有司之行賑濟往往彌縫於城市而  
疏脫於鄉村城市之中饑戶稍有賑濟以爲親美而  
不知窮鄉僻野之間橫於道路墮於坑谷者不知其  
其幾必也多方撫循加意周遍無遠無近皆吾赤子  
近處則正官親臨遠處則委用廉幹而詳於防範嚴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 義

於稽察使無不均之嘆可也

一曰戒抑價之令以來商糴夫民情之趨如水之流  
順而導之則通壅而遏之則決荒年穀貴民誠不堪  
有司不忍穀價日高以病小民乃令抑減時價定爲  
平糴此令一出則他處之興販者畏沮而不來本境  
之有穀者閉糴而不出民食愈乏人情益熑強則有  
切掠弱則有餓死而已故責設法調停令穀價聽時  
低昂不逞抑減漸近食新則穀價不減而自減矣

禁索私債

顧南樓

爲勦諭緩徵私債以甦荒困事照得民間稱貸原以

禁賊人口

盧牛山

濟緩急遍有無也但歲當豐稔則並權子母而有餘

爲嚴禁販賣人口以圖生聚事照得粵東一省自海

時值凶荒則徵較鎗銖而不足惟是因時斟酌舒疾

氣不靖以來父子流離夫妻拆散者不可勝數其間

合宜斯見仁人君子之用心耳目今天時亢旱十室

有通海窩賊自陷身家以致官兵搜剿捕獲人官者

九空饑餓游蕪流亡載道朝夕之謀尚虞不給賦稅

此等孽由自造無可矜憐外此則饑寒自鬻者有之

之苦甚於剝膚安得餘貲以償宿負惟有稍寬歲月

營債逼售者有之錢糧追棄者有之詞訟陷賣者有

以俟有秋則名實兼收利義兩得如或爲富不仁惟

之近又爲遷海失業無計資生以致夫賣其妻父鬻

利是視不能救災恤患逼人剝肉醫瘡舉之溝瀆追

其女棄骨肉以延殘喘忍耻辱而救天親者其頗連

爲逃亡民獨何辜堪此重困爲此示仰閩縣軍民人

困苦之情尤可憫惻然使以粵東婦女仍賣粵東此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五里

等知悉一應舊逋宿欠概行停止不許追索俟天意

時雖暫抛離猶望於否極泰來之後或有珠還鏡合

同祥歲禾稍熟總計本息一併取償倘冒利不遵立

拿懲究本縣臺桂性成不畏強樂卽朝廷正供錢

糧尙且不避斧鉞力懸上臺暫停徵比何有於豪強

之時即使不能尙可希圖見面不致音耗難聞一人

之私債乎勿逐蠅頭致干法紀至於欠債窮民亦宜

感茲義舉無負本心稍俟有收卽當完楚不得以本

縣告示藉口便想賴過今生若到該償之日特刀不

還被人告發者本縣卽當以爾來生果報現之今生

嚴追痛比之下非復人形與變牛變馬無異也特示

此示仰云

勸民修省祈災

顧南樓

苟非喪心孰不驚省

祈雨示

姚遂菴

照得紫邑凋罷民困已極自夏及秋先經螟蟲作祟  
四野被傷既又旱魃爲災千巖盡亦倘使秋成失望  
必至饑餓淳黎貧民轉於溝壑富室困於輸將非特  
本縣之痼瘼亦合邑切膚之患也柰珠璧既罄爻威  
愈烈本縣對臨天日憂心如焚虔誠齋沐步禱雩壇  
引躬自責以祈昭格所有屠酤之禁從來禁而未止  
地方奉行挨查反開繁詐法門無益於物命而徒累  
於小民本縣所不爲也但福善禍淫天心豈無仁愛  
居官纂過錄五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

救災恤難萬姓自有同情緒此亢陽深思懼忠誠對

酒爲之不歡列珍不能下咽而猶有飲酒食肉以爲

樂者非人矣本縣誠望爾民之各自爲善所謂以不

禁禁之者也爲此示仰概縣士庶軍民人等各宜深

慮洗心省身悔過合城齋戒共挽天災庶望油然沛

然立見雨珠雨粟倘有匪類敗羣故彰腥穢此卽天

之憲民王法或不及鬼神斷不爾宥也衆各觀省戒

之毋忽

從人心天良難昧處悚動不禁之禁深於禁者也

各廟不必有  
神靈以誠感  
之則神靈皆  
通

爲祈雨事照得瓊土自正月至今四月不雨本廳晨  
隨道府步行詣壇行禮祈請儀文無所不備一月有  
餘雷而不雨如閭左向大戶貸錢每日造門但得唯  
唯而已本廳儻極再不跟隨行香發願繡衣草履步  
行烈日中逢廟叩頭日行三十里城內外無廟不到  
食粥一盂不扇不蓋薄幕歸卧門扇不帷不席如此  
三日尙猶不雨本廳情願與囚同處不雨不出諸色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五

人等有願隨本廳者自明日始

情不在苦而在真所以能回天意

收養遺棄小兒

窮民遭遇饑荒多將小兒遺棄道路更則爲烈日所  
蒸冬則爲寒威所攝以襁褓中物忽然使之輒轉號  
泣就死土地苟非豺狼成性見之未有不傷心而流  
涕者况躬居人上爲萬民之父母而使吾四境之內  
有此顛連之赤子所稱字人之謂何而可不設法收  
養乎朱世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願育者抱至局

中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嫗餵養或有人家無子女者聽來局取養之雖歲荒亦無拋棄者真良法美意也。逋來揚州蔡璉建立育嬰社其法募人月出銀一錢五分以四人共養一嬰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為滿聽人領養醫藥居處規例甚詳蘇杭皆倣行之推之天下何處不可行也。

此是人間第一美事我願有心有力者處處皆行此法則普天下無不育之兒真是一等景象何等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裏過錄五

卷五

陰功不可視為閒談而忽之也

世人

代貧民寡贍男女疏

盤崎野人

人情之最悲者莫悲於別離別離之最悲者莫悲於生別離生別離之最悲者莫悲於慈父母與小兒女迫於饑寒而別離富人之兒女未饑而與食未寒而與衣豈惟與食且必美豈惟與衣衣且必華貧人之兒女饑然後與之謀食而食則多是藜藿也寒然後與之謀衣而衣則多是褴褛也艱難困苦非人所堪然其兒女安之如故初未嘗以此憾其父母者則

以一室之中歡然聚首飽煖則不足恩愛則有餘相憐相惜而與以藜藿彼且忘乎其爲藜藿也相憐相惜而與以褴褛彼且忘乎其爲藜藿也倘得朝如斯夕如斯相依爲活卽終身焉奚不可者亡何饑餓浮黎室如懸磐饑而索食并前之所謂藜藿者無有矣寒而索衣并前之所謂褴褛者無有矣父母於此將欲死耶旣恐幼稚之無依將不死耶又無以謝帝饑號寒者之嗷嗷於膝下祇徊於死不可死生不能生之間而計無所出意惟有鬻之富室使兒女得所養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裏過錄五

卷五

父母亦因以得所養猶愈於暴露而好於道路乎然

一言念及此痛心如割淚涓涓而流聲嗚嗚而咽矣以故今日欲棄也而不忍棄姑俟明日明日欲棄也不忍棄姑俟後日日復一日而饑且懨懨而欲棄寒且顛顛而欲僵則又何能不取不忍棄者而棄之也左携右寧且泣且行倩牙保以爲媒投富人而求售俄頃之間身券一押而兒女復非已有矣至於臨歧行者回首而泣送者牽裾而號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則又反嘆不如一死之或可免茲痛楚而已

而父母旣遠兒女仍啼主人故作猙獰厲聲呵止兒女仰頭一視黯然而悲淚且不敢清滴而流聲且不敢嗚嗚而咽矣自是以後食非必不愈於藜藿也而同思向者相憐相惜而與我藜藿時不可復得衣非必不愈於褴褛也而同思向者相憐相惜而與我褴褛時不可復得望二人而不見借一憂以相依乃枕

上驚同泣涕如雨又恐同伴有覺往告主人謂有恩家之心必無愛主之志得無執鞭而興問罪之師乎父兮母兮但在故廬空相憶何知我今至於此極也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五  
此其情之可憫固無人不代爲酸鼻者除本縣捐俸

爲倡外敬修片牘佈告仁人惟願破不痛不癢之財救極痛極癢之苦贍童稚於富戶俾骨肉而重逢吾意返舍之時父母見之悲喜交集當必相抱而泣曰吾兒來耶誰憐吾父母與子而使之復有今日也夜闌秉燭恍疑在夢其欣慶當何似哉更望富貴主翁以自愛兒女之心度人愛兒女之心知此舐犢之情盡人無異但收原值卽遣歸寧勿復羈縻致捐冥福倘在巨室大家貧民不敢自贖本縣願躬代曉諭所

與完聚若民間豪富恃才吝不肯出及過索身價者木縣請於上臺當以略買良人爲奴婢之條坐之非與爲警實惻隱之心迫於中而不能已也雖然人之樂善誰不如我聞茲義舉豈無不待請賙而造發還家者乎苟有其人高誼厚德本縣又將額其閭以風世矣

青紫堂叢書

朝星劉振清金薰梓

男維翰

宋

居官寡過錄六

李元春塘齋評閱

男來南

宋

強娶劫女判語

麗水縣尹方邵村

桐城人

羅孚中謀親不遂而至於劫是以強盜之行而結婚媾之局者也黃世榮之姪女阿炳生而窮窶人人思得以為妻然餌以厚聘者有之賺以巧術者有之節求之不得而以大言恐嚇欲以從賊報於營通海首

於縣者亦有之未若孚中之敢作敢爲滅理滅法而竟以搶奪爲事者也據稱黃阿炳未生之時其父世

青紫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一

貴在日曾與孚中之父指腹爲婚夫果若是則阿炳

之生已十七年矣何及笄以前絕不聞有通好之事

直至桃夭將賦百兩爭迓之年始有蹇脩何雨若者

過而問焉豈非奇葩未艷蝶使不知異卉將開蜂媒

卽至之故歟况求者自求而世榮並未之許卽其所謂十六兩之聘非聘也因其完糧無措欲以腴田二

畝暫押於孚中之兄羅毓字毓字付銀而還其券想

卽以此爲嫌婚之由而世榮莫之知也夫男女婚娶

有時指腹割襟律有明禁况一絲全無而謂百年已

前安能起九原二死者而訊之乎據供持燈之外並無多人轎傘之餘別無他物獨不思不由情愿而強之登輿則明燈彩輜與明火執仗何異哉卽訊之屢媒何雨若亦復囁嚅其口謂十六兩之聘原係代交但世榮口語糲糊有且待後看之覆則其中情弊不問可知矣特強奪婚大干法紀本應離異但念孚中年齒尚幼主使由人况婚已渝時返非完璧且訊之阿炳又俛首無言懸揣其意得無有將錯就錯從一而終之願乎除重杖孚中外仍加斷聘銀二十而給

青紫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二

世榮以補不足羅毓字教猱武斷何雨若左袒佔婚

並杖不枉

逼嫁判語

太平二守劉松舟

諱浦引

看得婦人夫殺之死靡他理也卽有從傍慇懃使之

別抱琵琶者大都早則期年遲則三載亦必出於公

姑之命父母之言而後可斷無有夫未死而先定議

以改節從人者也如端氏與故夫王之乙生前素稱

好合已生一子年及四齡不幸而頑臣早世遺此孤

婦形影相吊惟賴親姑倪氏暨夫兄王之甲爲之外扶持使薪水之無缺則孤離有成立之日而寡婦無改操之憂矣奈何有之甲之甥婿趙某者立心奸險硬設羅網當碩臣抱恙之時斜王族某某等三人借嫁氏爲名誘騙許爾調聘銀一十四兩止以四兩爲定假倪氏出名預立婚券及碩臣旣死氏兄端君赤託趙某借銀若干爲殯殮之費趙某立心不良忽於事後假稱滿債橫語驚人使端氏有不得不嫁之勢幸端氏不從亂命矢節弗回而趙甲等四人始計

青堦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三

絀而氣喪矣然猶思出奇制勝爲倪氏裝詞訟媳加以忤逆之名而列君赤於詞首絕其援也本廳初擬端氏不端或者再醮之念勃然於中事姑之誠果有未逮致倪氏急於去媳以拔眼中之釘未可知耳乃故反其局以試之不罪媳而罪姑欲以刑加倪氏以試爲媳之心如果忤逆恩媒則必神色泰然是誠於中者形於外矣不意纔說加刑端氏卽抱姑狂呌其聲徹天涕泗滂沱求以身代本廳睹此不覺泣然泣下敬之重之且爲致歉於往昔東海孝婦之幽冤誠

哉其不謬矣彼喪心敗行之趙某固無足論獨怪之甲爲之乙之兄忘吹簫之義助滅倫之謀獨何心哉本廳怒欲加刑詎其母倪氏捨地呼天哀求再四姑與婢免嗟乎倪氏之悲痛若此者爲母子之情也獨不思孫之與媳亦母子乎必欲逼之使嫁強之使離豈欲償之愛獨鍾於我而不鍾於人乎矧夫之甲之乙均爲子也何忍於待死而溺於愛生乎且也四歲孤兒正需顧復倘奪之襁褓而不獲長年則碩臣絕嗣致缺烝嘗爲之母者獨能安然於心乎不特此也

青堦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四

之甲年逾知命尚未有子卽不爲之乙謀嗣續豈併不爲之甲計螟蛉乎種種愚蒙都不可解總由一人作弊崇姦弄其間致此昏瞞老嫗墮雲霧而不之覺也爲趙某者等諸構杌窮奇尚有未盡之梟獍矣本廳之斷此案也罰許爾調於前聘之外再出銀一十八兩中媒趙某等除追前銀十兩外各再罰銀二兩追出王之甲前銀四兩共計銀四十八兩與端氏從祖生員端茂秀等另有公議資助合之前銀俱付端門宗老安置田一區爲寡婦守節之資孤兒養生之費

但無令趙某上門復生他訛庶水霜之婦得以遂其本懷而辱弱之兒亦不致流離失所矣萬一事有中變則此項仍作公費他不得覬覦至於許爾調原聘一十四兩查律文本應入官但守節撫孤有閭風教追付端族以襄義舉似與入官之律異旨同歸諒亦貴府所樂聞也趙某恃強逼嫁漏責以懲仍與越禮助奸之王之甲硬執斧柯之某某謀人結髮之許爾調各加杖儆倪氏聽唆逐婦不能無辜因係親姑免議

青鼎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五

頤婚判語

建昌

呂莘

米子來

雄漢妻

施平人

看得王鏗三與鄒魁五原無兒女婚姻之約止緣庚子年間魁五之妻携女避亂於鏗三之家婦人閑敘有欲結親之言過此則未之或及耳鏗三無聘無媒安得以婆語爲憑遂盼百年之契乎余意二左袒之言較婆話更不足據今魁五之女與婁姓婦結朱陳係王鏗三說合其事已定應准完配鏗三蓋二商串賴婚均杖不枉

悔親判語

張梅庵

審得方國順與吳學福之女有婚姻之訂其來久矣

賦桃夭之咏已及瓜期奈萍逐之身如同梗斷國順

我躬不閱遑問室家學福名曰催親實圖翻覆閨中

少女不堪虛度青春露處棄人無計能牽紅幕吉士

徒有回壁奚詞以謝漂梅淑女望斷三星何夕艷廣

東絕傷哉貧也幾致輕離我則憐之仍爲復合今木

縣捐俸八兩著水人周彼百年庶免怨嘆之懷永遠

唱隨之樂

誤婚判語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六

毛錦來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六

看得鄒爾彥下體不全生缺人道聘妻李氏且八年矣名爲箕箒之婦從無枕席之歡李氏恬處八載從無怨恨之語者以有姑在堂耳姑憐其不幸能加意撫恤之且訂終養之後許其別嫁仍命子彥預立休書付與氏父李光先爲據今年姑死父懷愛女之心不忍李氏之終寡也急持原約求判於縣縣謂陰陽失配誠非人倫之宜况有母命子當遵從哀李事始有年而光陰已邁斷命伊父止備原聘之半與彥退婚而准李氏擇配此合理順情之斷也何彥乃必欲

取盈而旋有是控耶嗟乎八年真姑媳誠可憫矣數載假夫妻實何舉焉爲彥計者卽不念李氏之勞亦當思亡母之命奈何無畜妻之具而懷陷婦之心豈自恃無陽爲奇貨而故欲居之以爲利耶語曰陰類之物毒而不仁信不謠矣始念天網殘廢令光全給原聘以斷葛藤准李改嫁可也

判先姦後婚

廣信司李朱周望  
上海人

審得李光正李君德同胞兄弟也君德以別案擬罪該完贖錢若干縣票行追而君德遠遯累其兄光正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七

拘比光正收其田價猪餉等項完官宜也但其數有不敷當爲曲處以足之奈何賣其孕妾吳氏使七齡長子離母病亡腹中之兒謂他人父較於弟之累兄抑又甚矣至於買妾之人卽其緊鄰蔣貴七夫貴七與君德比閭而居豈不知吳氏有夫有子且有未生之孕乃拘光正以圖婚此中必非無故又捏君德正妻杜氏出名而杜氏回籍已久誰爲押字更可笑者婚書中有從前並未來往之句自添蛇足欲蓋彌彰則其未婚之先不無苟行可知矣及拘吳氏對質則

又明畔前夫頗歸貴七寡廉鮮恥一至於斯若以此婦仍歸君德則大義已絕覆水難收若遂斷歸貴七則傷風敗倫義不可訓凡男子之久出不歸者其妻者戒蔣貴七決杖不懲光正君德不兄不弟均當究擬但念義闇手足抑法伸情諭令釋怨全恩姑從寬典

買良爲賤判語

嘉興司李文燈嚴  
譙德潤江西安人

沈氏名家女也適倪大而大投空門王奎故宦祖某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八

之僕也聞其色而悅之遂謀爲妾而實受命於主人夫人各有偶偶分良賤豈有良婦娉婷而狂奴畜爲侍妾者乎奴不足論爲主人者獨不念嫁前令之女還故家之妾爲士大夫美談也乃使王奎淫縱至此奎徒斷沈氏離另擇配

附賣妻告贖示

尤展成

一戒離異夫婦五倫之一卽律犯七出尚有三不去之例此中惡薄動輒鬻妻甚有携兒挈女並入他門骨肉分離路人酸鼻而被恬不知怪且有夫之婦本

地何敢娶賣至旗下一去不還與死何異更可惡者告官找貼或斷歸重賣直以休書一紙爲奇貨兼之本婦惟知棄舊憐新不顧義斷恩絕敗倫傷化言之髮指雖或逼於債負驅於饑寒然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棄婦者固所不齒二夫者亦復何顏今後有犯必將本夫本婦原媒中人一併重處

活佑判語

賈著喬

審得胡貞甫有婢芸香嫁趙光所爲妾原聘止三十六兩光所暮年無子而林於獅吼之聲以致芸香不

青棠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九

安其室光所商之貞甫俾以原價贖回惟時芸香身已有姪子光所曾以手書相司約生子當還貞甫至次年果舉一子光所不惜重價贖之倍付聘銀七十二兩而芸香母子始歸於趙歷今二載貞甫知其必不許贖而故爲贖之之意在索我總由七十二金爲之崇也光所不許隨有活佑之控據稱子屬寄養妾爲撫子而去夫妻妾何物而可以假人况一假不足而再假乎背義食言貪得無厭界以一杖似未蔽辜倘於斷後不知悔過仍復典誦當於原受七十二

金數內僂追一半給趙祇償原聘以治貪頑可也

繼嗣算宗抄斬等事諫語

續貞光甫清刻入

審得王寅恭之祖王求如兄弟七人其最幼者爲王餽故絕無嗣敘應寅恭之父之典入繼所稱昭穆相當者也乃王餽於去年物故而之典反先餽兩月而亡未及告廟成服承祧者未有其人王求者王餽兄玉式弓之子也式弓官留守經歷殉難鳳陽求薨孤

無以自立王餽螺負以爲已子娶妻生孫二十三年矣遂得緣經從事儼然稱嗣子焉寅恭以父係應繼青棠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十

子應承重出而爭之未爲不可乃王之宗族暨餽妻周氏謂孫不可以補祖堅拒不納以致屢告院道蓋周氏與王求母子承歡二十年如一日不欲使外人間之耳但查律例有云繼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聽其告官別立或擇立賢能及所親愛者寅恭承重之說固爲近理其如周氏之不願何卽寅恭爲周氏嫡孫稍有違忤驅而遠之尚且一惟母命況猶未定入繼之議乎茲據族衆處明議以地二十畝付寅恭爲葬父養母之費而求奉王餽蒸嘗如故兩情允服似應

備從

滅祧鑄繼事諫語

建德李石庵諱英質  
號尹

柯英植與柯麟植乃同堂兄弟而柯世鑄亦再從姪也麟植難於子向以雲植子世蕙爲嗣後蕙復不年思得含飴弄孫以慰老母因撫世鑄幼兒擬後世蕙此英植滅祧鑄繼之控所自來也夫鑄子原非上承麟植何祧之云滅且麟植春秋方艾祐長枯楊珠胎老蚌斯亦未易量也英植祖屬同堂何忍逆料其爲石田焦種必欲以子繼之乎爲英植者口當曲盡爻青紫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士

于之道久而情深繼將焉往乃不勝榮顧念追悼恃出懲罰則爲麟植者擇立賢能與所親愛之律彼益據以有辭英植之計誠左矣至其與我不論莠言自口人之無良何以風世相應重警若夫嗣續之議應俟麟植夢蘭有無以親以賢唯其所命不得預爲懲

尚在籌善策以弭衆口乃遷延十餘載昨歲奄然棄世斯時也不知其族內期功之親何以一無議杖者乃今襄事之後文郁之子士濟以伊弟士泳序宜爲後私鬻二孀之田十餘畝又聲言作非種之鋤王氏不勝忿忿故有是詞據文郁謂文奇生前曾有以士泳過房之議然則王氏在側胡不與聞卽聚族而訊皆不能爲之辭也律文不得以異姓亂宗是汪祀宜屬汪承固也但又載若義男女婿爲所後親喜悅者繼子與本生父兄不得用計逼逐仍分給家產夫義青紫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主

男女婿尚不得逐况外祖亦爲外孫所從出乎繼子尚不得逐所喜悅况未成繼者乎死者念之生者悅之一旦指爲非類而逐之難矣以非所應繼之士濟與尚未成繼之士泳擅動可繼之產一爲盜賣一爲私擅俱何辭以逃于律顧本縣以繼絕爲心睦倫爲重槩不深究定以士泳父文奇龍孫母曹氏總計文奇所遺授士泳十之六給龍孫十之四嗣後王氏生

主氏之故夫汪文奇邁年喪子因挈外孫徐龍孫令曹氏子之以慰孀媳之心善已惜乎不早爲計乘其

吞蠶慘極事諫語

李石庵

依例由平

語文郁士濟果爲其子弟謀尚訓士涿夫婦克盡子  
婦叔姒之道以無傷繼母寡婦心使入其宮而家政  
自專爲父兄者又從而侵蝕之則適中風波之口他  
日賢能之擇未必不執以有辭翻前案而重事更張  
是若輩自取之矣抑本縣更有慨焉今之所謂承宗  
大半爲爭產計耳設無嗣者家徒四壁將望望去之  
若將免焉者矣又今之爭產者名曰爭之實爲破產  
計耳得隴望蜀家閨庭爭因是以有戶族之賂因是  
以有酒食之糜因是以有輿馬之泥沙因是以有教

審得丘天民者已故朱君房之婿也先因君房無嗣曾以庶女妻天民雖設甥館以待然至則下榻去則懸之未聞常館其甥於貳室也迨君房物故天民熟中其產遂攜妻孥子而家焉不思君房雖死其小星之遺孕尚在天民能必其無後乎據云岳父在時曾有以耳房代奮之語若是則君房在日胡不同居直待宛其死矣而忽爲他人入室誰其信之况索一字

之憑而不得也嗚呼誕矣今據胡氏之控實爲有情而天民之訴亦不忍遽爲抹殺請以三月爲期視胡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六  
圭

氏所誕之雌雄爲天民所爭之得失爲男乎則子承父業非其類者急鋤而去之爲女乎則已嫁方生均有半子之義合二女爲一男分一宅爲兩院亦情理

之至平者也兩宜靜聽無事曉曉

李沁水

姚五聚姚五緯相爭一案皆因死父之胎禍來生子之操戈者也五聚爲已故姚大化嫡子五緯則其庶子耳此子雖小後自能得豈大化真有知子之明何厚嫡薄庶者竟有四六擇分之亂命乎若爲五聚者

貴無同宗可  
避乎

何辭

果明而熟於計當付是言於飄風而兄弟相忘自作止水之平可耳乃父命爲尊一諾伯夷以此讓國五聚以此爭家可乎且食果取小弟分固然而非曰兄之必宜取大也乃前府審斷時忽於五聚名下追銀二千兩給五緯是反瘦兄而肥其弟矣况繫五聚於獄以致身受箠楚於五緯安乎爭皮毛而傷骨肉無乃太不祥歟該縣斟酌其間令五緯吐銀五百還楚弓而完趙璧可謂兩得其平矣合照縣擬以杜爭端若今案已定而復有操戈奪釁者乎行見兩分好家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六  
圭

貴並歸烏有變棄封而爲乞丐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則請兩人者各儲一鉢以待

誣盜殃民等讞語

毛錦來

看得曹某乃曹志獻之胞弟也獻無子而家計稍豐學有二兒一貧如洗故覬覦其兄之後將琴朕而張朕矣獻以已地一片出賣與武進士李宏寶爲業學以爲是兄之物實已物也見寶築墻力爭無狀寶控於縣縣尚未審而某遂聳憲臺夫志獻無子固有兄終弟及之義然一息尚存學不敢過而問也今將

欲殺兄之臂奪其地而不得反遷怒於受地之人貪

而且驚一杖不枉

欺孤局騙讞語

太倉刺史陳麓屏韓國珍  
金華人

劉尊五以腴田貿瘠地非拙於謀以地在屋旁而田落村外也乃賺地入手而復較其原價之重輕令鍾明割廁以我將欲瘠其腴而腴其瘠乎爲已則善矣其如人之失算何廁不得而杖隨之今而後可勿乖涎此廁矣

憲剿勢佑讞語

祁虎子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之

如此鄉言亦是矣

劉宦告贖山田該縣斷歸原主令償產價以償又許減半以抵歷年賦役可謂無求不得矣乃租收三年而價不給主將欲田價兩獲而以堂堂縣令爲爾聚歛之臣耶貪者若此居鄉之素行可知改斷不准取贖情法兩宜仍杖其僕以示儆

犯上誣官讞語

以民訐官非有所憑卽有所倚憑則憑其事款之實倚則倚其謀主之雄也王思明告無一實而敢於誣官豈無所恃而然乎是必有陰持訟柄者矣

逆親讞語

浙江瀋憲袁輔宸請一相  
題天人

看得嘉興府儒學書役蕭遠原係秀水縣禮書僞造

學印該學歷年學租文冊皆僞造先據該學葉教

官申詳今據該府審實前來查蕭遠私造假印一當

死也僞造歷年文冊侵盜學租二當死也僅與一辟尚有剥率第本司於此重有慨焉據葉教官所獲假印係蕭遠之子蕭錕抱印出首并供質甚確者也夫

壞羊子證千古詫爲異聞今蕭錕雖供出繼固蕭遠親生子也不意當聖朝之世而有証父以大辟之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之

子實係世道人心之一大變此乃司世教者之憂而於犯人奚責焉謹按大清律有親族相爲容隱之條凡同居及大功以上親族除謀反叛逆外其餘罪犯許其相爲容隱並勿論罪夫大功以上尚許容隱况親生子乎又按大清律云於法得相容隱之人爲之出首比同罪人自首免罪其小功總麻親出首者亦得減等功令昭然炳如星日此千古帝王相傳之法斯真仁之至義之盡也而今之法官未見識及此案以子首父比同罪人自首免罪之條未知法

司允從否耶再某 大清律云自首有不盡者仍以

不盡之罪罪之今蕭經止首蕭遠私造假印未首蕭

追侵盜學租則蕭遠侵盜錢糧之罪固自在也又據

府審假印實係紹興人沈倫生雕刻查私造假印之  
係應以雕刻之人爲首行使之人爲從今沈倫生尚  
未提到其蕭遠僞造歷年學租文冊該府未經審明  
侵盜某年學租銀若干均難定獄此案事關大辟應  
聽臬司審理擬合詳請憲臺督批按察司提審明確  
詳悉定奪可也

晉煥堂叢書

火燭

居官專過錄六十九

背誦獻語

毛錦來

看得東脩固弟子之禮缺之則爲不恭懷利非師長

之宜爭之亦覺失禮但寒穠旣屬苦局而嚴邑又鮮  
多才歲科兩場收門生不過五人而已頭角一換見  
師傳亦當三有禮焉半生老景止靠此一度春風千  
載奇逢不過是幾名新進况教官之嗜慾無賒非如  
萬取千千取百尚曰吾猶不足詎秀才之心腸太毒  
即使與之庶與之益皆云我昏不能若非嗚鼓之攻  
終無執贊之日幸存羊而愛禮始略法以原情歸斯

受之可免窮途之哭與其進也益顯師道之尊

背誦獻語

貢蒼喬

看得余昌三徐氏贖身之僕也初靠身於徐君仁之  
父不數月而獲罪於主主人杖之昌三不耐刑辱遂  
備原價贖身以出已歷年所矣今君仁父故而爲讐  
家所奸列其事於欵單昌三因而反噬夫君仁卽不  
還他人可許而素嘗投靠之昌三何可並許若不諭  
而杖之是天下之主得罪於公庭而乘奴悍僕皆得  
恣其姦孽非所以厚風俗也前縣擬杖而君仁不服  
晉煥堂叢書

火燭

居官專過錄六十九

故有是控合移君仁之杖以杖昌三於理斯得

姦情總說

李笠翁云姦情有二曰強曰和其彰明較著而易斷  
者真若和姦以捉姦必欲姦所姦夫淫婦罪狀昭然  
不敢不以實告故也然而和姦之律一杖之外無加  
焉爲民上者卽欲主持風教而除淫潔污之念又窮  
於無所施所恃以挽回惡俗整飭乾綱者惟強姦一  
律而已又無柰強姦之真僞最難辨析有其初原屬  
和姦迫事發變證因姦成怒而以強姦告者有因爭

寵失好由愛生妬由妬致爭而以強姦首者有親夫原屬賣姦因姦夫財盡力竭不能飽其谿壑又戀戀不捨拒絕無由故告強姦以圖割絕者又有報讐雪怨而苦於理屈詞窮不能保其必勝故用妻子爲苦肉計硬告強姦令彼無從置辯者此等詐妄之精實

難枚舉卽云喊救之時聲聞於外有鄰佑之耳目可憑捉姦之際情迫於中有奪獲之衣帽可據然鄰佑止聞聲音不能以耳代目衣帽雖云合體奚難以竊爲攘聽訟者於此將以真也而坐姦夫以死則公道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主

日誣而姦僞日滋將以爲僞也而坐原告以誣則善教愈衰而淫風愈熾每見慈祥當事遇此等疑獄皆以不斷斷之置姦情於不問但訊其以他事致爭之由或責被犯之招尤或慟原告之多事誠以強姦重獄審實卽當論死不若援引他情牴牾結局所謂不癡不聾難作家翁者是也漁獨於此有深慮焉好生固是美德而綱常倫理亦非細故人之異於禽獸者僅有此牝牡之分嫌疑之別耳我以一念之始怠而

姦誣害等情卽欲出之亦必治以九死一生之法庶足以快貞婦之心而雪丈夫之恥不然爲女子者何樂於拒姦守節而拋頭露面於公庭爲之丈夫者亦何樂有此守貞不屈之婦而反以詩書所尚者爲辱身玷名之具哉

凡審姦情最宜持重切勿因其事涉風流遂涉風流之局以聽之語近褻慢亦爲褻慢之詞以訊之當思平時之舉動原係觀瞻而此際之威儀尤關風教稍涉諷諳略假顰笑在我原無成見不過因其可詭而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主

謂之彼從旁睨視者謬謂官長喜說風情樂於見此無論姦者不悔其姦且有不姦而強飾爲姦思以阿其所好者矣至於讞牴之間更宜慎重切勿用綺語代莊嬉笑代罵一涉於此則非小民犯姦之罪狀反是官府誨淫之供招矣總之下民犯此由於上人失教苟有反躬罪已之心方且垂涕泣之不暇奚忍譏笑而道之哉

資治新書笠翁論姦者五則有一則云律法事事從重獨於姦情過輕何也潘爲萬惡之首而和姦

止於一杖又必獲於姦所捉以親夫然則親夫遭出捉姦無人與夫在而善爲提防不致獲於姦所者皆得快其淫亂之心矣笠翁此言似爲有理而言則謂未諒古人制律之深心也律稱妻妾與人通姦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夫人之可殺者惟士師則可以殺之今因姦爲

天理之所難容而人情之所不能忍遂許本夫以登時殺死勿論則是古人惡姦之心不可謂不深而其予本夫以誅姦之權亦不可謂不快矣豈當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呂官寡過錄六 畫

盡以一杖概之哉其云獲必姦所者防以他事而

賴姦也其云捉必親夫者防以他人而誣姦也古

人立一法必防一弊思深慮遠真可謂嘔盡心血

而爲之今乃以防奸之心而視爲縱姦之事其亦

何以服造律者之隱衷哉至謂造律雖出於蕭何

參酌必由於察采祇以同時同事有盜嫂受金之

輩故以怒已者怒人而爲天下姦夫淫婦開此方

便法門耳噫此不惟無以服古人且敢輕於誣古

人矣夫蕭相之造律無諭未必命陳平以來酌假

陳曲逆無益  
地事此勢亦一說

令陳與參酌而有怨已之心何不并取姦兄弟妻綏斬一條易之以杖而乃於和姦之內始開方便之法門哉卽盜嫂一事吾嘗爲平冤之益周勃之謂盜嫂是竊嫂之物非漁嫂之色也假令是淫則當謂之烝其嫂矣豈可謂之盜其嫂哉以盜嫂爲烝嫂不知何人讐平而作此註解也雖盜與淫均屬惡行然以杖而行之於嫂則盜止杖徒而姦當綏斯其輕重不迫然相違哉今不爲古人洗子載不白之冤而反加古人以減律誨淫之罪文人弄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呂官寡過錄六 畫

筆以善謗而流於爲虐也如是夫

盤野

淫烝諱語

湖廣人附記

據詳鄭維四之姦在自立門戶之後遂引和姦律擬

杖若是則凡贓身之奴皆可酣眠於主母之榻矣抹殺綱常成何讞法仰該府嚴審確據報

全前

嚴州侯筠庵  
司李  
蘭陽人

品莫嚴於士行莫醜於淫况上烝之惡律禁詳切豈以列名膠庠而可嘗試者洪河生名廁儒林儼然士君子之號顧通姦祖妾至於懷孕無忌有醜面目視

人罔極卽日讀書不讀律而牆茨中葬之刺亦冥然  
不聞與前憲斥爲衣冠禽獸憲臺駁謂地方有此殊  
屬不祥皆深惡而痛絕之職又何敢代爲請命但按  
律議法五服之外則杖蓋親以盡而法漸輕先王好  
生之德與懲惡之典並行者也王氏分爲祖妾爲已  
卑親越五服則已疎惡惡則誅意行法則援律祝衿  
杖懲似足蔽辜現奉院檄祥刑相應呈請祝綱始開一面者也

台州王旦復海陵景州人

看得放債之利每兩只該三分償債之家年多不過  
青瑤堂叢書

一倍古例爲然楊成曾貸僞兵王有功本銀七錢疊  
年還過十一兩夫亦可以焚券矣不料虎嗜難厭仍  
逼六兩欠票以七錢之木而索十八兩之償此是何  
等利息不惟子大於母指粗於醫幾至孫遇於祖髮  
重於身矣擴而充之卽有郭家金穴豈能厭其所欲  
乎然而有功之心尚不止於此也殆有甚焉據成女  
口供謂本月某日父出未回有功率領臬僕王三同  
轎夫二人先到母舅毛雲家吃飯畢轉到成家索湯  
洗浴時已將晚卽令鋪牀要睡成家止得住房一間

青瑤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卷

看得放債之利每兩只該三分償債之家年多不過

青瑤堂叢書

成妻毛氏因避瓜李之嫌不肯留宿有功硬住不去  
又討酒吃無以應之致氏投繯身死追鞠王三暨各  
証供吐皆一一與成女同辭夫傍晚索債者何意硬  
要止宿者何心爲乘氏夫之不在耳即使牀頭有酒  
以待不時之需猶恐醉翁之意不僅在此況於色心  
不遂酒興徒濃兩無一應有不咆哮而索命者乎嗟  
嗟毛氏苟非萬不得已何忍棄枕上之斐夫割懷中  
之愛子捨生門而就死路耶姦雖未成死實由此他  
人之爲惡者或因債逼命或因姦致死一之爲甚有

青瑤堂叢書

功再焉可謂具兼人之才者矣天理赫赫王法森森  
職何敢妄爲出入

強姦殺命讞語

紹興太守紀光甫諱經清苑人

審得朱會五之致死余氏也始疑余氏與工人有私  
遂爾乘間入室其爲姦情無疑矣旣又因失於賄禮  
余氏矢天詛咒復相爭鬭遂至投繩其爲威逼致死  
又無疑矣合而言之則爲因姦致死夫因姦致死非  
身首異處之獄乎然查圓姦事在初回而余氏死於  
廿五相去二十餘日且有失於賄禮之說使當日會

五果如其言則姦情一事渙然冰釋余氏不復投繩矣故氏之死其始死於爭嚷新讐不死於行姦夙情也不然何二十餘日之久青蠅蒙玷不爲自裁之計乎然該縣僅援威逼滿杖則又不無遺憾查律有強姦未成者照例准徒四年以定斯案庶足蔽辜律所謂兩罪俱發從重論斷者是也而余氏之死又難置之不問似宜仍照威逼斷給葬埋律所謂仍盡本法者是也擬城旦以懲淫惡斷埋葬以慰幽魂而寬其大辟則以體憲臺好生之德一舉而備三善或可以至傷心如是即使姦雖未成是亦疑或難解然此尚屬揣摩之詞也今據稷山縣審國忠且親見二人在窪相戲矣旣親見其相戲而猶得謂之指姦乎以一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三毛

定此讞乎

殺姦讞語

毛錦來

看得吳國英之訓姦隣婦王國忠之毆死罪妻其間情節固甚彰明較著也萬泉縣初審執未在姦所捉獲一語遂謂歐妻是實而指姦無據以此定國忠抵塙之案噫誤矣夫指姦者或夫與他人有讐而指姦以誣人或夫與其妻不睦而指姦以誣妻是必無姦而後謂之指姦今國忠與國英以比屋之隣兼瓜葛之親式好無尤者也且忠以赤貧窮漢娶董氏有年

生子七歲亦式好無尤者也苟非有傷心刺骨之隱而謂其一旦殺恩愛之妻誣無怨之戚天地之間斷無此人情也查萬泉縣招看有云國忠於舊臘見要董氏向牆孔張望國英等語嗟乎丈夫親遇其鑽隙目擊其相窺而猶謂不當以姦疑之也天下有如是豁達之丈夫乎故職曾駁曰倘非事涉有因決不至傷心如是即使姦雖未成是亦疑或難解然此尚屬揣摩之詞也今據稷山縣審國忠且親見二人在窪相戲矣旣親見其相戲而猶得謂之指姦乎以一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三毛

赤貧窮漢與妻同處竟至不能自有其妻怨之不敢止之不能不得已束其妻而撻之無論其無殺妻之心卽使其有殺妻之心也是殺淫也非殺妻也殺淫者何罪况曰無心實難重坐過失似足蔽辜但係已妻無容斷給姑念有子合著妻父眼同備棺槨埋可也若曰王國忠殺妻之罪輕而誣人殺妻之罪重是又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何也使國英與董氏無姦而忠故殺其妻以誣之是正宜坐殺妻之條正誣姦之罪今國英董氏之姦實矣假使忠能捉獲於姦所

卽手刃國英猶且不坐况誣之平故曰誣不姦其妻者則坐誣姦其妻者則不當坐矣至其妻父董復亨不謾不潔之女而反殺誅潘之婿始終直道此亦下民中之有氣節者也更何議之有焉吳國英潘人之妻釀禍至死情實可恨因係和姦得免重律

霸賣拐逃讞語

趙五絳

審得鄭加禎一案該縣初招引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之律歷審皆照原擬矣仰遵憲批復取律文反復斟酌誠有未暗合者焉夫夜入人家青堦堂叢書次編居官寡過錄六羌

以之爲姦安知非其和也以之爲盜安知非其竊也和姦竊盜罪不應死而何以打死勿論蓋以其爲登時爾倉皇急遽之頃慮其手有兇器外有黨援稍一遲之則禍必及已若其旣就拘執卽無擅殺之條矣查律妻妾與人通姦本夫於姦所親獲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蓋姦夫姦婦本夫殺之實爲應死之人該縣不引此律者以係姦拐之後捕捉而來非姦所非登時也姦爲隱情然殺之必於姦所不則恐有圖賴本夫之殺爲義憤然殺之必於登時不則恐有

別嫌造作之意微矣哉今則姦夫姦婦拐逃被捉雖非姦所猶姦所也先以拐逃遠去莫能踪跡忽然見面怒氣激中雖非登時實登時也相應引用捕亡條內應死擅殺之律庶情與罪兩得其平矣

又有解審事讞語云審得劉榮之殺羅八所恃者非姦卽盜之說初讞者覽之亦狃於無故夜入人家登

時殺死之律但律之本意全在無故登時四字蓋無故而來恐爲奸人刺客少一緩縱則禍反及已故登時殺死可勿論也今羅八雖傷遍體非猝然殺死者青堦堂叢書次編居官寡過錄六三

矣兩人相格不應如許多傷旣已多傷不應復加細繩繩宣憲臺疑之駁之而欲嚴究之也仰遵細鞠以爲盜則無賊無夥萬難懸坐以爲圖財則圖財害命者其設謀必陰其行事必疾必不相格鬪而至於鱗傷也揣其情理閱其前後口供其爲姦無可疑者蓋非捕於姦所何以赤身被戮非赤身被戮何以體有傷孔而衣無鎗痕况中夜有賊丈夫格捕爲之妻子縱不赴援亦當喊救而榮妻某氏反從籬笆潛遯情已顯然據濶可會供羅八孟浪無妻又常嬉戲榮家每

聞炒鬧則羅八平日之目挑劉榮之腳恨非一朝一夕可知已因某氏既逃不忍並殺又欲借盜以掩姦名故垂斃之餘又復加衣絀縛此誣計也但某氏姿貌頗陋而又堅不認姦鎔鍊成之不惟不足服其心且詳玩律文夜入人家條內不言是盜是姦者蓋夜入人家業有取死之道必與辨盜辨姦恐姦人嘆口不惟竊人貲財又且玷人名節故略之也羅八之踪跡難名而劉榮之所犯已確應用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之律庶輕重得平而情罪允孚矣

青燕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六卷

雜姦讐語

秦瑞寰

沈一郎以少艾行童爲淫僧洪雪所屬意兩當沉澱之後求歡不遂置毆相加淫色之戒雪已自犯而一郎鼓刀刺腹初非其意橫逆之來此際有難順受耳過失殺傷情可矜也

和姦讐語

賈蒼喬

審得王某之控方君仁也其名爲盜其實則姦詰其誣姦之由則以名節雖失廉恥尚存不欲使鄉間共聞其醜耳庭訊之下具以實告本縣聞此未嘗不義

而憫之義則義其復讐憫則憫其喪行然所耻於辱人幾行者爲其藏垢匿污耳既暴其事於公庭志已大白何辱之有君仁潛入卧榻子夜被擒自供其姦而不居竊盜之名者謂盜有嚴刑而姦無重律也然和姦之擬雖止一杖而懲姦之痛否則在司風化者之輕重耳捷之垂斃而僅留餘生誰曰不可

豪濶讐語

紀光甫

審得已故沈象韜先年與土娼屠氏因姦成偶未幾棄韜物故屠氏名爲孀守而往來相贍者實不乏人

青燕堂叢書

次編居官纂過錄六卷

去年冬懷孕將乳其伯沈熊韜暨同族諸人始執送到府親供腹內之妊爲沈東生誘姦所致以東生常往來其家也查律稱姦婦有孕罪坐本婦恐捨所愛而供所憎故也又稱非姦所捕獲者勿論東生雖爲姦婦所供似難竟置以法况屠氏閨人頗多馬牛羸呂知爲誰氏之後乎和姦之律屠氏當身受之仍勤令別嫁毋再貽中孽之羞東生不避瓜李往來孀婦之門重杖不枉

誣姦讐語

顏孝叙

審得何大時之與何仁安初以戶役起爭糴因魚塘  
角口時周氏曲護其子而又欲求勝其詞遂甘不有  
其躬挫仁安以強姦夫淫以色動未聞芍藥可贈於  
雞皮而形管肯貽於鶴髮也今氏年踰知命仁安亦  
將耳順矣已覺眊眼瞇瞇不堪窺穴豈有龍鍾憊骨  
尚可踰牆繼感悅不愁乎厖吠詎求歡不避其子孫  
言之醜也不可道也大時以弱冠之年而居然抱告  
是母之強姦不必問而已之不幸幾莫可逃矣

污嘒黑冤讞語

張夢匪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卷

余祖舜以失館之故鬻其舊主湯仁三仁三年逾四  
十望一子之青其衿不啻懦之欲黑烏之欲白移山  
倒海而不可得其擇師而教也固宜何物祖舜自號  
婺州名士撰寫紅梅記一段粘貼通衢汚其處女嘲  
及新館之郭生員揣其胷中墨水亦止有紅梅數句  
耳試以他藝殊覺茫然欲塗他人以花面而不知公  
庭容辱已面之更花於人也掣舌地獄之設正爲此  
人痛責枷示外仍杖之以砥頹俗

斬姦肅化讞語

賈蒼喬

審得游標方亨四乃寡廉鮮耻之徒藉妻覓食名良  
而賣則妓也富厚子弟之入其門者可誘則誘之如  
不可誘而稍加倨慢輒以姦控他處弗論卽其行於  
齋邑者已不啻一試再試矣矧君立之逐隊尋花固  
非善行然未聞有意行姦而率多人以往者況非  
不可姦之人乎究其故止緣鄭氏索綵衫一件而君  
立不與遂至爭鬭故飾詞強姦以行故智鄰佑供吐  
甚明合行嚴逐以淨吾土周君立游手招豔杖之

鬻弟沉屍判

秦瑞寰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卷

李維几之殺族弟李宏選也屠刀六割裂目斷指況  
屍井底其事甚慘本由賭博起禍忽云姦母致殺此  
言除陳氏維几而外誰則知之宏選辱弱之少年陳  
氏衰老之嫫母欲爲兒子開生路不難挾老羞而認  
姦由此推之辱母求生則維几蓋不容於誅矣獄者  
輕聽而或曰慷慨或曰血性傳訛襲舛幾認兇手博  
徒爲孝子俠士矣豈第死者號冤地下尙恐生者竊  
笑圖中今亦不必多辯總之捉姦無跡手刃是真殺  
人償命無他辭也道覆審維几監候

奇冤慘殺判

李少文

審得李綿六之毆死雷明四也禍始於買礮忿極於  
頑身然當明四持鎌入綿六之門兩人已不俱生矣  
此時明四兇鋒莫可擗遞綿六猝不能避若責之以  
不歐其將束手待斃引颈而就明四之刃乎欲自活

明四亦得稱瘋以寃罪否無瘋而可以殺人則無瘋  
而可以爲人殺者使非綿六之得志久以遊魂泉室  
烏從食息圓扉當亦不自悔其下手之太毒矣按律  
坐絞攝諸葛藤可也

又

不得復活人奮臂一擊騎虎之勢固然况有佐鬪之  
壠七助焰之忠十在也彼出門尙用足攻則當場定  
應力逞父子兄弟羣起而甘心於一人其不立斃於  
拳下者奄奄餘氣耳比昇歸李忠十卽以殺男告次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卷

卷

曰雷明六亦以殺兄告不聞一字及瘋也今鞠綿六  
且云當日欲甚明四之罪旣未肯言瘋而明六亦欲  
甚綿六之罪又不肯自言其瘋辨哉言乎設明四而  
瘋也其市確時胡不錯投綿六而必投稔熟之高八  
其挺刀時胡不誤向高八而必向怨恨之綿六顛狂  
者若是乎總之明四旣被毆瘋亦死不瘋亦死綿六  
應論抵不瘋亦抵瘋亦抵如謂毆殺者可藉病以脫  
僨妄見抱病皆必死之人而科條中亦豈有殺病夫  
不抵之律據綿六試反思之當日若摶明四之寸鐵

審得李綿六之議抵也以毆死雷明四也而綿六之  
毆死雷明四也則以其外已投牙且入門推刃也因  
毆得死因死得抵七年成案何容更喙茲以縣審初  
招曾據綿六飾詞挿入狂病二字遂開展轉辯端茲  
青照堂叢書居官寡過錄六卷

卷

且未論明四之本非瘋卽信以明四爲瘋也律無瘋  
人殺人在赦原之列又寧有不瘋人殺瘋人反得原  
宥者耶且原被投詞告詞并地保呈詞并未言明四  
爲瘋也尤縣丞相視絲文亦未有一字及瘋也至十  
一日綿六訴詞突稱明四舊發瘋疾而讞者遂藉此  
爲兒人出路死者其瞑目乎况攢擊多人出門踢肘  
母胡氏妻蔡氏之抱住熊湯八薰末六之昇歸則明  
四之死於毆而不死於瘋也明矣若非毆也其滿身  
血瘡痕跡斜員從何處得來乃猶轉置一辯曰彼生

前之延醫請禱俱病者據也則不思醫禱之說凡世俗之怖死求生者皆習用之不聞專爲瘋人設而獨於被毆者廢也此一案也惟當問之細六之毆不毆不當問明四之瘋不瘋亦惟當問明四之傷與不傷死與不死更不必問其家之禱與不禱醫與不醫前道讞詞云正以瘋顛二字不能爲綿六寃此真鐵案矣合仍原核

勅究屍棺判

秦瑞寰

于華保怒黃華岳逼索米價而立斬之岳之屍棺實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卷

華保之抵案他人必不盜也然屍經檢過傷痕屍棺在亦抵不在亦抵拳師拳師受拳之害矣監候

殺死二命判

陳卧子

袁主二陳兆保皆農家者流也兆保之讓佃主二不爲恩乃於其奪佃也遂懷必報之怨矣商謀主三乘其二子夜歸伏刀潛刺昇富腹洞昇貴腰傷洞腹者過亡傷腰者亦倅而不死耳喊聲徹夜鄒仁六可證也遺訴兒名袁龍二可證也身上血衣牀頭血刀其母與妻可證也如必求一見毆者彼深更僻地安從

得夜行不休之人乎造意兼加功斬無可議

簡殮夫命判

穀水盛柯寧諱音對

和魏顯科之恩男而魏奇亦魏文衡之廝養也舊年三月間奇慕市兒爲人搬運嫁和以十歲幼子應而奇則與夫長每名工錢五文奇扣其二僅給三文和之子失去寸紙之券奇並恆此三文不償和屢索之至五月十八日遇諸途遂與奇鬭一朝之忿勢

不並生兩人者均輕七斤于五銖矣乃奇強而和弱和不量力必欲勝之已仆于地猶支起相搏解而復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寡過錄六卷

合者三雞肋不善辭拳螳怒尙思張臂所以必至一敗捐軀而後已也嘗場兒童地保萬目聚觀有曾三者持和之綢巾報于其妻和妻雷氏親往見其毆憊

與歸次日奇過其門和猶向奇索裙彼此悻悻餘忿未消此時和一縫僅存豈能再加手足奇隨散去和茲夕亡矣毆于十八日而死于十九日非受傷重法允合而奇亦甘心引頸矣愚故和不怨亡而怨負

奇不倖生而倖勝俱死而無悔者匹夫之勇亦可憫也夫

多閱人命讞語能令人息憤止爭多閱姦情讞語能令人遏邪窒慾開卷有益不必爲官吏始宜讀刑書也笠翁

恤刑事判

司李趙五絃諱明雍  
資應人

審得劉文若以派糧之故深啞鳳啟潛要中道欲得而甘心焉濟惡諸人異口同詞屢番屢供業已定案如山允無遺議矣乃今以無證之故欲從輕擬如是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嘉

則若竊若姦若發塚若刦盜凡黑夜行奸無他證佐者皆得肆狡脫而蔑王章也解網固爲美事然夜臺飲恨亦干天地之和職再加研鞫旋吐實情其爲信獄無可疑矣相應各照原擬以慰幽魂

羣謀打死判

趙五絃

審得孫坤亨等挾孫允中之夙嫌折其腿復剜其目

殘暴已極不可謂無殺人之心矣第折腿剜目苟不當時身死皆得以幸保之幸而平復止於一徒卽不幸而致命亦止於一斂以其傷非必死之傷故其

罪亦無必殺之罪也不然以文弱之子矜而遇夙讐之羣惡使有心必殺卽立刻斃之亦復何難而仍得延喘於三日之後哉夫律法之設誅意與誅事兼行者也以誅意者原情故謀故者斬所以誅犯者之凶心也以誅事者揆法故非殺訖不問謀非當時身死

不問故所以防屍親之圖賴也坤亨等情雖極毒而法有明條相應仍照原擬分別殺徒情罪允協蕭公制律於前此公解律於後可稱千古同心翁主僕大分也尹會期敢忘恩而挾怨叔姪大倫也郭斗歷則見利而迷心當諸逆奴設謀所忌惟斗歷耳使能諭之以義未必不少寒其膽乃歃血受金舟中皆敵道恒遂不免橋頭之死卽謂斗歷殺之亦春秋之法矧死後又分其一金乎諸逆未經碎磔俱服天刑斗歷之顯戮無可原矣

殺父滅屍判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甲

失名

主僕大分也尹會期敢忘恩而挾怨叔姪大倫也郭斗歷則見利而迷心當諸逆奴設謀所忌惟斗歷耳使能諭之以義未必不少寒其膽乃歃血受金舟中皆敵道恒遂不免橋頭之死卽謂斗歷殺之亦春秋之法矧死後又分其一金乎諸逆未經碎磔俱服天刑斗歷之顯戮無可原矣

引經折獄儒吏本色

笠翁

審看得李黑之毆死劉孟曉也起於爭木之小釁而

司李翟靜生諱廉  
通州人

成於揭地之背言據黑自供廿日早間曾留孟曉飲酒語不投機因其赴城而尾至荒坡初持棍痛擊繼之以磚將圓滿洩胸中之忿而不意打傷致命處遂越三宿而亡也兇器具在屍傷昭然爲李黑者自應俛首無辭矣但其事涉故殺致煩駁批今按律註臨時有意欲殺非人所知曰故觀李黑當毆孟曉之後卽回家告知伊嫂著孟曉家遣人往看令其哈湯等語伊嫂董氏并劉孟宣等曰供皆同則是黑在當時但有毆孟曉之心而未有死孟曉之心也且其家人青照堂叢書

宋編居官寡過錄大里

到荒坡時孟曉尚自能言若黑果有意欲殺何難立斃當場而顧留呼吸未絕之氣以爲保辜之左券意何爲者以是知其是毆殺而非故殺也至屍傷共十一處嚴訊再四實無他人加功然以黑之兇狠毆孟曉自有餘力想亦待不加功爲耳一命一批縲首允協檢抵事判

紀光甫

審得章百十一之毆死陳十一也敢繆雖微兇狀甚烈太陽左穴一傷前開深重紅紫今復加檢驗仍係紫紅血膿其爲致命無疑蓋以重大之物平擊至死

者每於筋骨有傷而皮肉無恙似不得以皮不破血不流爲展辯之辭也况偏左偏右胸腹兩肋脣後背脊後肋腰眼種種重傷悉屬致命求不三日而殞命其可得乎至併作堵吉覆檢報傷于委因石棍打傷之下加一跌字意欲搖動爰書此眞胆大包天者不知人命撻抵但問其打與不打卽打而復跌不能爲打者貨死况石塊木棍之封貯縣庫者一一具在乎吉以得賦無據姑重責免檢章百十一仍照原招

地方事判

江寧陳大亨謹閱處大守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里

看得張文秀之死以同胞之兄同族之叔至親之母舅共聚一堂而同心協力以毆殺者也然則文秀之非善類不待辯而明矣據張白等供文秀爲賊而逃于松江復在松江爲盜而逃歸鄉里露刃挾兄放火嚇叔文禮慮其貽禍于是商之渭陽謀之諸父衆論僉同乃舉一人而斃諸拳棍之下揆度其心似與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者同是一理而不知有家法國法之殊也夫文秀固有可死之罪台等非可擅殺之人爲士師則可以殺之此家絃戶誦之書也豈宜

等數人竟未從事鄉墾耶據該縣檢驗誤死已真而  
擬旨英文燦等以期親兄叔故殺弟姪之律似亦法  
當乎情第奉憲批提文秀松江盜案未到則其果否  
爲盜尙無確據至造意首從旣有毫釐輕重之分而

尊長毆卑尤有親疎等殺之別必俟提到張文禮  
確質庶成山案耳茲因奉有嚴限未便久羈相應摺  
招呈覆

四書五經是一部大律從來聽訟者皆取決於此  
不似秦刑漢法代有變更令人守不到底也

二字情理明白  
二字亦可

青堯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  
卷三

打死人命判

趙五絃

則誤殺旁人其罪亦童本意誤殺者罪輕則誤殺旁  
人其罪亦輕星燦所毆者妾也卽或毆死按律不過  
滿杖滿徒而况乎誤殺而况乎醉後之誤殺哉旣據  
該縣屢詳未減又查與

赦例相符則改擬滿杖而斷給埋葬生死可以無憾矣

胡貞巖  
警姦殺命判

人命中誤殺之情未有確於此案者殺人之具非梃

則刃未聞以法器行兇而殺人以鋸者也呂士達修

齋薦亡令僧如海掉鋸爲戲卽此一念於事佛爲不

青堯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  
卷四

於事亡爲不孝業有可死之道矣如海辭以手法

不熟強而後可此豈有殺人之心哉及掉不中節而

觀者譁然亦可已矣乃士達不容中止必欲盡其能

事而後快是何說乎如海無弄丸之技而操舞劍之

權其不以人爲試者幾希矣一掉再掉而鋸鋒之下

適中士達之腦門血流一夜而殞命是其死也自死

之耳於如海何尤呂蒙痛子之深而歸罪如海亦其

情也但姦婢慳阻之說何爲乎來哉律以誤殺之條

殺旁人者以故殺論蓋其心乃殺人之心爲其事亦

殺人之事也誅意誅事律兼行之本意誤殺者罪重

時也

律不外情理  
二字情理明白  
二字亦可

以不孝不虔之罪

按見正法奏

江  
南  
督  
部  
王平子  
諱度  
嘉慶人

朱永貴殺死朱希儒招稱報復祖父舊讐自行投官領罪該州叅云夙忿未消欲得報怨甘心漕撫駁云

千秋名義所關非獨一夫存亡所繫今審據儒兄朱

希正供稱朱希儒先因墳地殴殺黃祖朱邦寵後恐報讐殺死黃父朱之高據儒妻韓氏供稱氏孫晚嫁不知殺其祖父情由但曾聞儒說與永貴有讐夫希正爲儒之兄韓氏爲儒之妻交口稱仇則復讐爲誠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集過錄六  
甲五

確矣但律無復讐殺宥之條先儒謂非闕文蓋以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轉殺無能禁止故可曉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韓柳二議俱以原讐之有罪無罪定復讐者之出入按永貴之復讐起墳地則義不受誅之讐也况若祖若父兩世之讐乎假令永貴以世讐鳴官妄知不爲之高之續誠如文公所云抱微志而伺讐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以公羊之說未可以爲斷也希儒之若兄若妻哀求憲獄猶亦知出爾反爾子

報父讐之惡可已乎先儒謂有復爲讐者事發具其事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首今永貴之事讐復兩世自首甘罪亦千古來不少舉見之事非臣等所敢議也似應奏聞

殺死人命判

李少文

審得黃雄二族田畝界聯共湖而蔭某年月日兩姓各用桔槔戽水時方亢旱爭一勺不啻損命之齊遂並持鋒刃格鬪於田間而標三者熊科十之僵工人也受傷立斃矣科十告於豐城黃公四亦以黃范五

青熙堂叢書

次編居官集過錄六  
甲六

被殺告於清江據兩縣屍雖似人命俱非茲袒但兩縣互閩兩詞互抵終無訟結之時乃兩造自度各殞一命若各求其抵葛麻或起牽累無休直以標三者五兩命相當遂合詞標箇額息竊謂兩命果真應各究下落殺標三者未必范五殺范五者未必標三也但查律例同謀共毆之人監斃在獄尙准抵命況同割舍引金刃傷人之律熊科入熊甲一黃麻六黃寅

五分剖首從各擗鬼薪三尺伸而三看亦非難矣

二命判

施五絃

覆審得胥役承票重被犯而輕原告理也奉周反此  
鎖繫然於成龍之家致繫然羞憤自刎其爲同謀固  
不待言第在本犯實以賄之多寡分袒之左右原無  
挾讐肆毒之心卽在成龍亦因誣見不出控告虛誣  
遂施凌虐快私之計其同謀也謀殺之非謀死之也  
既經並援元謀情罪亦云協矣職詳律文同謀殺  
人者在謀殺條內謂之造意同謀殺人者在殺殺條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六  
半七

內謂之元謀蓋謀殺者期於必殺乃意中之事故造  
意者斬謀殺者期於一殺臨時下手因以致命乃意  
外之事故元謀者流也今奉周受成龍之囑成龍欺  
瞽然之幅期於辱之而已繫然自刎亦意外事故前  
猷比擬洵爲得平至於自刎之刀係繫然藏帶其父  
全黃供吐分明難爲他人疑也相應仍照原擬

假兵鎖兒判

顏孝叙

聶明儒嘗營兵索債之時置身無地得譚龍光留宿  
正如駭獸投林其有想而無譬也明矣然當債之本

利不能完而營兵之拷逼不可忍所以乘投宿之時  
各無照管竟甘心投棲於龍光之屋後若謂龍光致  
死何不行死於他處而令畢命于本家光雖至愚必  
無自招其禍之理且使致死累係龍光其平日與明  
儒讐怨必深將見之遠避儒雖至愚必不肯止宿讐  
家以自送軀命也况前檢自縊傷痕鑿鑿卽偶有別  
傷乃傷于索債之時非傷于投宿之後况屍親聶明  
若非誤聽唆誣又何初健訟而今悔息也棺經前縣  
兩檢後停曠野區處原無守管不知何時何人因墮

青鼎堂叢書

次編

居官纂過錄六  
半六

田莊草沿燒古墳一帶連燒三棺及蒙委檢始知明  
儒一柩亦在被燒之內地保呈明在案棺停曠野難  
責屍親地方日枕席于青燐白骨之間亦不能預料  
焚棺早設禁于墳田燒草之輩總之聶明儒生爲負  
債之人死作累人之鬼仰天亦厭其牽纏贖禍故借  
咸陽一炬以代六月之飛霜耳

殺死人命判

張壘賜

聶明儒嘗營兵索債之時置身無地得譚龍光留宿  
正如駭獸投林其有想而無譬也明矣然當債之本

言矣迨奉招撫歸農之後恃斧鑽而莫加如虎狼之傳翼鄉民之遭凌虐良婦之被姦淫者較從前更難

僕數於是一方之人莫不傷心切齒欲與偕亡有李

登雲者首先倡率而劉才等四人遂羣起和之夜伏

林莽伺得花之醉歸合力奮擊而欲得甘心之人果死於怨毒之人之手矣雲等卽日投縣服辜不俟差

票之及可謂義不惜身勇能就法者矣及經本道庭鞫而五人又復爭抵殺人而不忍死其同殺之人是又以勇而兼仁義而合禮者也不正其罪無以彰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哭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哭

辛

國法苟正其罪又恐無以快人心然令求死者得死是殺其身以成其仁死之誠是也按以不先鳴官擅自殺人之罪分別首從斬登雲而戍劉才等再杖劉洪宇以餘人於法似無遺議但登雲雖犯故殺之條罔業已代登抵命若再坐登以死是以兩善易一元兇揆之於法未免過峻雖登雲等招案已成不得不爲平反況又恭逢恩赦正烈漢得生之日而兇魂

喪氣之秋也合無與遇死李岡之楊治二併邀恩援  
赦用廣皇仁以回天變可乎

活殺父命判

江寧謝傅公謹金司李謝傅公謹金建寧人

梅繼志張五襄同惡相濟稱雄閭里繼志與張子廷

爲田畝構訟廷弟子朝以諸生而代聲其罪繼志縣審被責心頗銳之而五襄又以同宗外向爲繼志左

祖此二惡殿辱子朝之自來也惟是子朝之死未得確情以致憲臺慎重人命再行駁審卑職反覆細研繼志縣審之開在二月二十八日于朝之死在四月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哭

辛

初六日相隔已久無事推求至於五襄之殿據中証孫元清口供于朝經過伊門五襄逞強追趕將污穢塗打計在辱之時繼志父子一同在場並未動手言之歷歷在五襄自恃不過謂爲本宗撒潑無賴莫我誰何耳繼志雖袖手在旁是以不殿之殿也于朝負一鄉之望矣能堪此滿懷憤鬱而命隨之不可謂非二惡所致然欲據是以定其罪實多未協蓋穢污非殺人之具而人命無氣殺之條況行縣檢視其子嗣良又不忍起棺到案親供惟痛父受奇辱死且不瞑

美得一伸已耳繼志五襄雖罪無可加而情則難貸除原擬決杖外仍行鞭責以警幽明之憤

吸死子倫判

平陽司李毛錦來

詳錄新昌人

看得楊氏悍濶無知之村姬也。有子杜紀姪偶遇市

中爲瘋狗所逐欲避入劉三店中奔不及入竟爲狗

噬劉三及市人段之章等共椎殺其狗然不知狗之

斯苗來也。紀姓歸家兩月毒餵而死。楊氏遂誣劉三

爲狗生以爲殺之殺人訟之於縣。縣審逐之理也。乃

楊氏貧而無積冀得燒埋擇肥而食又牽段之章入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至

詞復行控憲夫狗嗜殺人於狗主無與也矧非狗主

者乎且癡使之然卽於狗併無與也矧曰殺狗者乎

殺嘴子之狗者不知德之而反告之是非能愛其子

也無乃爲瘋狗復讐乎可笑孰甚養姬無知逐出不

究

打死婢命判

王望如

審得鄒氏之被撓贖回歷今十四年所矣。王厥之不收復水起於執理太過不以遭亂失身之故而稍有怨詞以致鄒某兄弟欲甘心於厥并欲甘心於厥之

母也。鄒章周兄弟之儻然敢圖起於偏情太過不以胞姊被撓之故而稍抑其心以致王厥不以其姊爲妻并不令其子視之爲母也。十餘年來經院遣府廩歷審定案爲王厥者卽當安置出妻於別室令其子祁兒任生養死葬之事則不爲礙也。妻者猶得爲祁也。母然後別娶茂陵以事其親而並育其子孫亦處亂後權宜之道也。胡爲乎送歸母家禁絕來往致繼室李氏續膠之會突如其来則其參視商贊也夫有所導之矣。爲鄒章周者自知其姊有被撓之嫌復有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六至

殿姑之案卽當緩煩開陳俾其姊于長門獨守以終

天年亦爲不幸之幸。胡爲乎於王厥重婚之日欲以

十四年不賄面之出嫁送歸廄室以作眼中之釘謂

此冤端起覺其誰信之致鄒氏出不成出歸不果歸

攸處於杜大之庄屋延至五月之朔已旬日矣未見

夫家作何著落母家作何調停鄒氏以多病之軀遭

此極難排遣之遇夫不以之爲妻子不以之爲母又聞其新孔嘉有不撫膺而頓足者非情矣。溘焉長逝誰云意外之事乎於是鄒章周以打死告王厥以毒

死訴夫打死毒死總非檢驗莫定然提及檢驗二字  
兩姓均有不忍聞者在矣王廢故是薄情然不打死  
於十四年前而打死於十四年後且不打死於先娶  
鄭氏之日而打死於再娶李氏之年此何爲者至於  
鄧章周一暴弱書生也世無鳩人羊叔子況毒死胞  
姊以圖賴他人乎且不毒死於王氏之室而毒死於  
杜氏之庄房又何爲者且聞王鄧兩尊人皆名孝廉  
均以理學文章自任不幸值人倫之變閱其往來筆  
札皆痛自悔艾耻蹈終凶隙未之轍不意兩郎君者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卷三

皆以執理矯情之過卒至兵連禍結而未有已也兩  
庠諸生數百人皆仰體憲臺盛德作人之意與民無  
訟之心連名具呈激切繙息卑職細籌此案止有善  
處之方並無強斷之法恭王廢之于鄧氏夫婦也夫  
婦之誼或可棄捐祁兒之于鄧氏母子也母子之倫  
斷難澌滅况今已及黃泉猶令無相見也於理安乎

是以卑職一面令祁兒成服終喪設靈報訃以盡子

情一面令王廢擇地卜吉附葬祖塋以全夫道王廢

但知以烈丈夫事責之不讀書之婦人絕不知以孝

義之道自勉以勉其小子發學戒慾以爲朴教庶生  
者不借死者爲口實而子道又賴夫道以克全矣

打死兒命判

德安太守高雲旆江寧人

看得胡發乃胡君弼之僕與佃戶李俊及農人馮賓  
同庄而居某月某日雨中盡出栽秧三家小兒羣戲  
池內而俊子溺焉發聞兒呼疾趨抱之已無濟矣俊  
痛兒死無所歸咎而咎及發是以有打死兒命之控

夫盛怒不及於絅故大杖豈加於小兒况駁兒無証  
驗兒無傷衆目昭然合供無異卽欲讐發將以何罪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  
卷四

加之且兒死于溺卽不能問諸水濱亦何至誣及救  
者豈救者有罪而反以袖手爲功乎再四窮詰乃知  
疇昔之夜俊妻與嬖妻曾以護兒勃谿忿於中夜  
此以洩要之兒溺於水命也勢將誰憲但俊客居窮  
民兒旣溺死勢難抱骨姑斷君弼出錢五千賄恤之  
以田主恤佃戶義也非罪也

明火刦殺事獻語

衡州司李王望如諱佐雪江寧人

覆審得陳遂等盜頤林官生爲積宦之後一刦不已  
至再再刦不已至三夥黨多兇刦殺數命屢經刑訊

俛首無辭復經憲駁特爲原贓未起耳但贓愈久而愈消年歷多而起辨必寡詰其人勢必鹿馬之指任其翁張以擒縱作生涯視唆扳爲利網況當年紺衣

一件雖獲自劉大劉二店中車主認識已屬真贓贓

論真僞不論多寡旣云真矣何存乎見少也陳遂陳

淵以紺衣爲蔡京之物喚喚展辨獨不思蔡京非他

卽其夥黨一貞則百貞此真則彼真盜案真定於此

紹等徒多搖尾之憐何益墮賊之悔乎其來春酉者

係賴得宋盜未經折楊撈掠業已吐供貞贓應與陳

帝照堂叢書次編居官專過錄卷六垂五

遂等一例治罪至蔡秀雖曰年幼無知旣已誤入桃源何云弟夷而兄跖未滅流配尤當厥辜餘照舊擬不枉不縱

白晝盜殺事讞語

鎮江太守陳九屏譯

謝仁墨臂橫賊起手充兵盜心不悛職隸人胡興之歲當歲除日值其夫婦偶出遂入室而手擾之猶然竊盜故智耳獨於裨子之認呼乃以斧擊其腦血流昏暗則與竊盜傷人之律合矣雖幸而得甦似宜未減然律重殺傷不論死不死也反覆律例欲爲此囚

求一線之生第盜後分贓之人已從杖配則上盜傷人者難與同科欲改戍又無明例真所謂求生而不得者也

拿獲大夥強賊事讞語

趙五絃

審得王大等刦張所學當被擒獲盜情最真以不得財之故遂從未減似乎寬縱矣仰遵憲批細查律文其入門行刦正律所謂強盜已行也其登時擒獲未嘗刦得一物正律所謂不得財也律重弼盜得財者斬自盜言之謂之賊自主言之謂之財使或爲本主青照堂叢書次編居官專過錄卷六垂六

所拒或爲鄰保所援則盜之強雖行而主之財未失概以斬論網亦少密焉不妨寬之矣前所擬於律允符

賊情事讞語

太原太守蔡連西譯

看得閭三小子年方齠齒詎懷盜心禱因胞兄閭九成素與馬二等同聚萑苻草面歸化編五食糧兄之同類弟未有不相識者也及馬二等鷹眼猶存復逃定裏偶遇小子如逢舊識安知其爲逃伍乎乃相隨省兄二等中途行刦小子驚懼始知誤入虎羣所以

急奔其兄而避之也所割錢米幾何四盜分之猶不  
飽欲尙能以餘灑殘瀋及童子乎無實賊無現仗無  
失物主而以此愚昧無知之弱齡入於身首異處之  
大辟是豈仁人之心亦豈明允之法也馬二等既以  
伏誅毋容在議三小子爲盜無據難以律究閏九成  
本不知情相應省釋網解三面悉出憲裁非卑職  
敢擅便也

爭殿小忿倡亂居民

川南紀光雨

傳

人

居官寡過錄六至七

大亂國典事

賈若喬

審得錢某孟天德昔鄉民也鄉俗每值亢旱必禱龍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至八

神以求雨澤秋成之後計田醵金用酬神祝此成例  
也今秋值錢某首事天德有田二十畝應出白錢一  
金錢某索之甚力天德輸之甚慳兩不相平致塵囂  
牘夫報神之禮不始於今日醵金之費不止於一家  
素往例而惜一金則咎在天德但酬神之物應出於  
鄉民之樂輸天德吝於酬神降之罰可耳爲錢某  
者豈得以武斷之勢臨之橫征使出神亦莫之享耳  
各薄杖以平之

絕命冤殺事

涇陽王青年

譜

人

居官寡過錄

審得秋苗在地不特入口之家藉是養生卽惟正之  
供亦由茲以出何物褚承業家畜驥騾不加維繫馬  
得奇手胼足胝植此嘉禾豈爲他人供芻秣乎絕命  
兇殺之控所不能已也據訴止有蹄跡而禾苗未傷  
夫不踐生草惟振振麟趾足以當之下此則皆傷苗  
損稼者流矣觀此充荒而不張牙鼓吻天地間有此  
仁獸乎褚承業非以和息之故罪烏能免

大亂國典事

賈若喬

看得胡甲何乙世有姻好其兩家門內之事彼此知  
青照堂叢書

次編居官寡過錄六至八

之最深卽兩家絕無影響之事彼此捏誣亦使人易  
信胡甲曾借何乙之衣質於典舖其後贖還似非故  
物兩相角口誠爲細事奈何日復一日遂以淺忿而  
結爲深讐胡甲欠糧而累戶頭何乙受責何乙宜平  
不平但不合以不平之鳴激而爲過情之語辱及祖  
先玷及閨闥先使人口沸騰以快一時之憤計誠得  
矣獨不思我固能誹人亦善謗辱人祖先者人亦辱  
其祖先玷人閨闥者人亦玷其閨闥然則非自辱之  
自辱之也一間耳據前推問兩人幾無地以自容玷

不深求止令鄉保押處俾恩爭端仍各予以杖爲晉人不擇言者戒

惡弟殺兄 文太青

張有庫草野之氓民弗關於尚齒之風而敢以誣唇侵其兄吹篴之誼謂何謹杖之以教讓

截殺事 县令季滄華

舒某輕狂惡少禮義不嫻遊女以看會爲樂被復以看遊女爲樂佯狂失檢致章某拳踢交加是自辱也章某不能開家出妻見子以資逐人笑柄亦豈人辱

青照堂叢書

次編 居官寡過錄

三十九

之哉厥罪維均厥杖無異